

武俠長篇小說

# 虎嘯龍吟

朱貞木著

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 5

鄭證因著

長篇武俠  
小說

虎  
嘯  
龍  
吟

第五集

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

民國三十八年六月二版

武俠小說 虎嘯龍吟

每冊實價

著者 朱貞木  
出版者 勵力出版社

發行者 劉彙臣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弄五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經售處

青島	莘縣路市場	新明書報社
漢口	洪益巷	青藝書局
北平	楊梅竹斜街	新華書局
廣州	漢民北路	興華書局
蚌埠	國貨路	三山書社
南京	敦敷營	大陸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武俠  
小說

# 虎嘯龍吟

第五集

鑑湖朱貞木著

## 第一回

孤島起風波女將軍鸞刀追敵  
莽夫洩隱祕俏佳人鴉羽殲仇

上集說到游一瓢師徒回到雁蕩絕頂的草廬內，看到綬蘭臨走題詩，當下錢東平甘瘋子泚湫僧三人，搗破詩內寓意，便知師父母兩起了絕大裂痕，雖是輕飄飄兩句詩，却已蘊藏着夫婦從比各行其是的意思，最厲害的，把游老師比成濁水俗塵，彷彿說，我們兩在雁蕩居時，你也是滑的，出山後便成濁物，鬧出百笏糜一搥子把戲來了，三人中甘瘋子心中格外難過，假使那晚沒有他從中搗亂，老師不致離開書齋，湘魂這檔事不致於難分皂白，可是老師的清白，也只有俺一人是個親眼目睹的證人，有俺一在場，目前錢東平泚湫僧便不致疑惑俺老師，話雖如是，只俺們三人曉得老師受了冤枉，仍然無法破此疑團，點污湘魂身體這人，究竟是誰，依然大海簪針，無法查究，甘瘋子心裏這樣思索，錢東平泚湫僧也是這般着想，而且三人對於游一瓢夫婦以往的事，並不知曉，鐵扇哥飛龍島何以用此詭計，也摸不着路道，又不便向老師細問，六隻眼珠看定了那張信箋，倒沒法擺佈了，游一瓢却微微笑道，這事關着十年以前的事，難怪你們茫然，前幾天在鴛鴦峯破寺內俺聽你們說及百笏糜艾天翻，已知這樁事關因絮果，成了一樁不可解脫的怨孽，現在俺這位夫人被他們詭計瞞住，素性又迂執冷僻，這一走，愈弄愈僵，正落敵人圈套，但是真金不怕火煉，是非總有大白之日，俺這位夫人將來定要報復的，俺們師徒的事要緊，這種塵俗煩惱，正應選用慧劍斬

斷，從此置諸度外可也，這一番話，從世俗眼光來看，只覺游一瓢夫妻之情似乎非常淡薄，三人之中也只有錢東平已體會出游一瓢的意思，連連點頭道，老師道念堅定，涵養功深，所以勘透塵網，趁此解脫，一面推測這樁事不到水落石出之日，同師母見面，也是無法解釋，不如暫置度外，使敵人祇於防範，將來不難見機行事，甘瘋子龍湫僧被錢東平一點明，果然覺得有理，游一瓢笑道，你們三人相處，雖不多日子，各人氣質，已見一斑，東平器宇開展，智略遠到，可以傳授我的陰符握奇之術，先天太乙之類，寔生（即甘瘋子的原號）剛毅果敢，豪氣凌雲，可以傳給我的拳經劍術，龍湫僧心源澄澈，世情恬淡，可以傳授我的吐納葆身煉丹壽世之祕，至於鍛鍊體魄，陶鎔性天，爲人道之基，凡在我的門下，人人必須經過的第一步功夫，這種功夫，便是內功正宗，世人練習武功的都是由外而內，俺却是由內而外，由外而內，無論練得如何驚人，根基終是不固，比如身子雖是鐵錘，五臟六腑依然是一座琉璃，一震便要粉碎，如由內而外，先須練心，練氣，練血，練精，練神，按五步做去，把心氣血精神運用如一，穩如泰山，然後把五官，四肢，七竅，同拳術的手眼身法步，十八般軍刃的躡，挑，砍，刺，撮，一一融會拍合，便可觸類旁通，任意所使，然後取精用宏，由博返約，各專其性之所近，以達於神化不測之境，如此內功正宗之祕奧，已得其十之五六，出血濟危扶困，可以游刃有餘，但是做到這樣時候，還只內功正宗之一半路程，按我所說傳授東平的兵機術數，寔生的拳經劍術，龍湫的吐納煉丹，途徑雖不同，而探本窮源，都可以達到葆命養元之金剛不壞地步，看各人自己功行如何便了，這一番話，三人聽得又驚又喜，一齊俯伏在地，齊聲說道，從此子弟們長侍左右，全仗師傅訓迪，真不知師傅在大台雁蕩兩處擇那一處設立絳帳，弟子們可以親自動手建築起來，游一瓢道，就在此處舊廬中再添設幾間，略一整理，便足夠用，不必多費手腳了，三人聞

言起立，於是師徒四人，擇定廬旁地址，由龍湫僧回剝靈岩寺，運上許多糧食菜蔬，同爐伙傢俱等應用物件，建造房的動手傢伙，應有盡有也不雇用木土工匠，三人親自選材搬土動起手來，好在山上有的是木材，沒有的東西，再向山下搬運，不到幾天，居然添蓋了幾間樸而不華的草廬，從此師徒四人，在雁蕩絕頂參究內功正宗，宛如世外桃源，每逢春秋二季，游一瓢依然下山雲游四海，三年以後，錢東平等三人功夫大進，游一瓢下山時，便於三人中帶一個徒弟同游天下，於是塵寰中又有游一瓢師徒蹤跡，順便又做了許多驚人的俠義功德，江湖上因他來去無踪，不可捉摸，却又光明正大，無人及得，他陸地神仙這個雅號，便自此遐邇皆知，後來在雲游時，又收了黃九龍王元超兩人，雁湖草廬中師徒五人，不但講究武功，關於修道的煉丹內視，治世的救國安民，治軍的兵機戰略，依照各人性情相近，分別傳授，這樣又過了幾年，游一瓢看錢東平甘瘋子龍湫僧却差不多已到爐火純青的地步，錢東平本是個智慧絕人，學問淵博的才子，在雁蕩從師幾年，一發成了大器，武功之外，尤其長於佈陣行軍以及懺緯壬遁之學，甘瘋子素性豪邁，却又飽學，此時從游一瓢又學成一身驚人的劍術，祇有龍湫僧雖然也學得一身功夫，學問一道，却比錢甘二人略遜，可有一樣，是他人所不能及的，他參究吐納辟穀之法，看得世情極淡，終日面壁參修，內功根基却非常深厚，此次游一瓢命他們三分途下山，做些俠義功德，又說天下不久大亂，刀兵四起，叫他們下山去見機行事，驅除鱗虜，恢復山河，錢甘二人便欣然領命下山，惟獨龍湫僧却不願重入紅塵，一意在山深造，將來如果師兄們需他幫助時，再從旁出力未遲，游一瓢見他淡泊無爲，也很贊許，再說黃九龍王元超入門未久，也需他代師指導，便也不叫他下山了，游一瓢自從錢甘二人下山以後，自己依然分春秋二季下山雲游，想起從前緬蘭負氣出走，迄無消息，也時時暗地留意，有一次特地到福建百笏巖一帶，先打聽艾

天翻消息，却從沿海的居民口中，探出飛龍島內已無一人，飛龍島主同湘魂筠孃以及艾天翻都不知去向，起先不信，親自走進島去一看，果然變成一座荒島，後來在洛陽聽得江湖上盛傳艾八太爺的大名，說是本領無人及得，再一打聽，便是鐵扇幫首領艾天翻，長江一帶，遍地都有鐵扇幫黨羽，比早年勢力還要濃厚，却誰也不知道他巢穴所在，武夷山的老巢，也祇有一部分黨羽，艾天翻本人養尊處優，深居祕巢穴，祇指揮手下在外鬼混，也無人識得他本來面目，游一飄倒也無法找他，便又把他淡忘，連探尋緞蘭的念頭也漸漸淡了，有一次偶然在相近天台黃巖沿海一帶遊覽，忽然聽得象山港海口相近有一座極大的島，島中有個海盜首領，叫作千手觀音，是個神鬼不測的女劍俠，手下有兩個女小孩，本領也着實驚人，游一飄一聽這個消息，想起當年緞蘭姊夫呂元，不是從太湖歸隱到象山港的島上嗎，這個女劍俠，也許就是緞蘭，便想到象山港一訪，一轉念當年不自之寬，尙未水落石出，緞蘭又是迂僻左性，萬難解釋，不如讓她獨行其是，留待日後再作道理便了，從此游一飄又把這事放在一邊，但是飛龍島是艾天翻夫婦的根據地，又是飛龍島主的發祥地，何以毅然棄掉，走得無影無蹤呢，這其中却有一樁驚人的事，依然關係着游一飄夫婦，原來緞蘭在百笏巖出走的一天，筠孃詭計告成立刻從地道走到飛龍島，同丈夫艾天翻阿兄飛龍島主會面，把詳細情形一說，艾天翻自然高興異常，總算把開元寺忍着的一口怨氣，在自己妻子手中報復過來，可是飛龍島主却懷着鬼胎，幸而湘魂咬定是游一飄所爲，可以脫身事外，不過自己妹子一夢眼珠非常厲害，一面對艾天翻說話，一面只管用眼神釘他，而且在有意無意之間時時對他冷笑，看情形好像已被他識破機關，不禁機伶伶打個寒噤，正在心神不寧當口，筠孃忽然把他調在無人處，從懷內拿出一條玄縵腰巾，擲在他面前，劈面說了一句，你做得好事，這一下，就把飛龍島主鬧得面紅耳赤，做聲不得，原來他們兄

妹二人雖係同胞，性質却天差地遠，飛龍島主是個有勇無謀的脚色，筠嬾却機警絕人，便是武功也是筠嬾比他強，所以對於這位妹子，非常敬畏，島中事務，大半由筠嬾主持，名爲島主，其實大權均在筠嬾手中，自艾天翻入贅以後，武功智謀又比筠嬾強了幾倍，於是全島悉在夫婦掌握之中，飛龍島主不過坐享其成，恭聽號令罷了，此時被筠嬾當頭一罩，又拿出證據來，頓時心頭突突亂跳，口中囁嚅着說不出話來，筠嬾看他如此，一發肚內雪亮，鼻子裏冷笑一聲，道，你做得好事，將來怎了，說了這句，脚一踩，一轉頭要走，飛龍島主慌忙一把扯住，賠着笑臉，千妹妹萬妹妹的懇求道，總怪俺一時糊塗，做出這樣事來，請妹妹替俺遮掩這個罷，妹夫面前也不要說才好，筠嬾下勁啐了一口道，難道這事，就這樣遮掩過去不成，萬一被湘魂知道，豈肯與你干休，依我想，你還得下一番水磨功夫，把湘魂名正言順的弄到手才可無事，正說着，艾天翻從外進來，兩人便閉了嘴，筠嬾對丈夫說道，俺想游一飄夫妻是一對怪物，雖然被俺蒙住，難保兩人之中，有一人探出你的蹤跡，到百笏巖去搗亂，別人不怕，獨有這對怪物，實在扎手，而且前天有個會使蝴蝶鏢的怪漢，投到礪內，聲稱慕名而來想投入咱們幫內，因你不在，留在客舍，不料游一飄逃走的晚上，那怪漢也同時不知去向，有人似乎看見他們兩塊兒走的，這事大有可疑，俺們不能不防，不如將礪內的人歸避到島內，把地道堵塞，便可高枕無憂了，艾天翻沉思半晌，然後說道，游一飄這個怪東西，俺遲早要同他一決雌雄，當年俺師父臨死當口，對我說，般禪掌的功夫，神祕不測，他老人家也只練到一半程度，所以吃了游一飄的虧，堅囑俺擇一人跡不到的深山，靜心修練，再用十年深功，便可把般禪掌融會貫通，無敵天下，非但報得當年師徒兩次羞辱，也可長生不老，俺這些年時時存着這個主意，你此刻說歸併到飛龍島來，也非永久辦法，你要知道，飛龍島全仗着孤懸海中，無人敢上島來，可是近年海



禁已開，外洋海輪時時橫行島外，俺們部下進出已是大大不便，將來定必要出毛病。現且暫時把百笏嚴的人遷來再說，慢慢另找妥當地方，再由海道遷移，倒是一個辦法，不過湘魂這檔事倒出俺意料之外，據俺猜想，恐怕其中另有別情，游一瓢是個沽名釣譽，老奸巨猾的人，未必便做出這樣荒謬事來，艾天翻這樣一說，旁邊飛龍島主不由的面孔一紅，心裏一陣難受，幸而他這張尊臉，又黑又紫，無論怎樣變貌變色，是看不出的，却聽得筠嬈說道，這也難說，如果不是他，何必一去不返呢，這且不提，湘魂妹子因咱們的事，叫他受了委屈，難保她不怨恨咱們，這倒是可慮的事，現在俺且回礪去，立時派人收拾東西，從地道搬來，晚上連湘魂妹子一齊到此，好在島上原有俺們的圍房，你再派人收拾一番便了，說罷，又從地道回轉礪內，却聽得湘魂在自己房內嚶嚶啜泣，只好老羞臉，花言巧語的撫慰一陣，探着湘魂詞色，却沒有怨恨他們的樣子，便放了一半心，當晚，便把礪內撥得寸草不留，湘魂自然跟着她到飛龍島了，艾天翻等她們遷入飛龍島以後，隔了幾天，自己又東裝離島，指揮長江一帶鐵騎做他無法無天的事去了，這番出去，却不帶飛龍島主同行，其中又是筠嬈的密計，想把湘魂同阿哥聯成一體，所以這幾天飛龍島主，對待湘魂，格外無微不至，真可說得先意承旨，奉命惟謹，其實湘魂也是一個絕頂聰明的女子，看他們兄妹鬼祟祟的神氣，早已瞧料幾分，無如落花有意，流水無情，而且湘魂自從吃了啞吧虧，推原禍首，不是筠嬈是誰，沒有筠嬈的詭計，自己何致如此，不禁把筠嬈恨如切骨，表面却不露出，心裏暗暗打了一個主意，你道他存了甚麼主意，原來她一直以爲游一瓢愛她，所以姦污她身體，存了個痴念，想遇到機會，偷偷一走，天涯海角去找游一瓢，索興跟定了他，就是緞蘭同游一瓢並不分離，也甘願作個妾媵，所以飛龍島主無論如何奉承，只是淡淡的不理，可憐把渾渾噩噩的飛龍島主，弄得廢寢忘餐，夜不安枕，一個月以後，

兀自毫無成績，真把飛龍島主弄急了，有一天，他走進內室不見妹子同湘魂的踪跡，一問丫環，才知筠嬈帶了幾個勇婢，巡視全島，湘魂一人無聊，也獨自到海灘邊遊賞去了，飛龍島主一聽，匆匆趕將出去，先在島後瞭台上四下一望，一眼看到台下海灘上一排榕樹底下，立着一個裹着白狐鳳縵的俊俏女子，細看身段，正是湘魂，頓時如獲至寶，看她擁裘獨立，被海風吹得衣袂飄舉，益顯得鳳縵綉，丰紗絕世，離湘魂百步以外，沙土上立着一塊木牌，牌上畫着一個五官四肢俱備的人形，便知她在此練習鳩羽梅花箭，那塊木牌，就是她的箭鵠，此刻想已練罷，在海濱徘徊休息，飛龍島主恐怕她轉身回去，慌一躍下台，三步併作兩步，趕到榕蔭底下，這當口，海邊一輪血日，宛如極大一面寶鏡，放出萬道祥光，映得海面金光閃閃，耀目生輝，連海灘上樹木沙草，都呈異彩，湘魂面對海日，正在看得出神，忽聽後面沙沙步響，回頭一看，只見飛龍島主大踏步走近身來，一張黑而且紫的蟹殼臉，罩着一陣油汗，被迎面日光一照，宛如社喻中新塑的金臉黑判官，湘魂不禁心裏一跳，却已無法迴避，祇得微微頷首，只見他嘻着一張闊嘴，露出滿口黃牙，走近身大笑道，原來湘妹在此高樂，教俺尋得好苦，湘魂突然問道，尋俺作甚，飛龍島主原是信口開河，被他凜然一問，一時倒弄得張口結舌答不上話來，半晌，才笑嘻嘻道，俺聽說湘妹攜着鏢囊獨自匆匆走出，俺不知底裏，所以四處亂找，不意湘妹在此練鏢，像湘妹這手梅花箭，百發百中，誰人能及，尙自這樣用功，真把我們男子愧煞了，說着，又接二連三謔恭維一陣，湘魂一句不睬，他頭昂得高高的，兩只眼只顧看他海日，兩隻脚却順着榕蔭底下一條沙道，慢慢向前走去，飛龍島主跟在身後，兀自無話找話，同他攀談，在湘魂以為他自知沒趣，定必躲開，那知今天飛龍島主已忍無可忍，好容易得此機會，左右又無丫環們搗亂，好歹要把多日苦心，盡情一吐，恰好湘魂向前走去，正是全島最幽靜的地方，四面榕

蔭如蝥，入冬不凋，島中漁民晝卒一個不見，只遠遠海瀛下，泊着幾艘漁船，略有人影，湘魂走入榕林，回頭一看飛龍島主依然緊貼身後，不覺吃了一驚，便想轉身回去，不意飛龍島主四面一瞧，低低叫了一聲湘妹，且請留步，俺有幾句心腹話相告。湘魂一看他滿臉尷尬神氣，忙正色道，時已不早，有話回去再說吧，飛龍島主一看神色不對，又要前功盡棄，心裏一急，顧不得前後有人無人，喚通一聲，矮了半截，湘魂大驚，慌問何故如此，飛龍島主滿頭大汗，咕咕吧吧的說道，俺們從小一塊兒長大，俺這幾年敬愛妹妹，憐惜妹妹，成日夜痴心妄想，弄得失魂少魄，妹妹何嘗不知道，妹妹如果再不憐愚兄，愚兄這條命也不長久了，今天俺也顧不得許多許多，心裏有許多要緊話，非同妹妹直說不可，俺這條命不要緊，可是妹妹的終身大事要緊，俺如果再隱瞞下去，非但誤了自己，也誤了妹妹，妹妹不必疑懼，祇幾句話同妹妹一說罷了，湘魂起初聽得又怒又急，後來聽出話中有話，不覺滿腹狐疑起來，暗想自己主意已經打定，就算他存心無理，自己也制得住他，心裏這樣一轉，便假作笑容道，快起來，教人看見成什麼樣子，有話也無妨，快不要這般做怪相，飛龍島主以為這一番話已打動她的心了，便躍起身來，又連連作了幾個揖，口中囁嚅了半晌，滿頭急得大汗，却依然說不出話來，原來他這幾天，也不同筠娘商量，成日夜痴心妄想弄湘魂到手，費了許多心思，依然打不動湘魂的心，急得沒有法想，存了一個孤注一擲的獸主意，索興把那晚李代桃僵的情形盡說出來，或者湘魂木已成舟，除非跟從了他，別無第二條路可以保全名節，自己越想越對，恰巧此刻旁邊無人，正是機會，所以逞着一股勇氣，先跪在地上，說了幾句打動心腸的話，彷彿做文章似的，先來個虛帽，然後一步步可以發揮議論，不料立起身來，回想那晚偷營劫寨的手段，實在太欺侮她了，太嘍味無禮了，良心一現，當面如何說得出口，欲待不說，非但上面幾句話，收不回來，以後機會難

得，一發難以啓口，這樣裏天人交戰理慾交攻，面上神氣煞是雖看，湘魂何等靈敏，已知其中大有關係，所以他一時難以出口，秋波一轉，滿面笑容的悄悄說道，俺兩人從小在一起，論情也無異手足，你待我好，俺也時時存在心內，只俺女孩兒們，遇事不能不慎重罷了，現在沒有第三個人，你有心腹的話，儘管說出來便了，這幾句甜密密的話出在湘魂口中，飛龍島主可以說是第一回聽到，頓時三萬六千毛孔，孔孔酥融舒暢，嚙着嘴，不知如何是好，湘魂嬌嗔道，你說呀，飛龍島主尚猶疑道，俺說出來，妹妹可不要動氣才好，萬事寬宥愚兄一點，待愚兄將來極力補報便了，湘魂愈聽愈疑，故作媚笑道，你的心俺也明白，將來俺們日子長呢，你只把心腹話實說出來，俺決不怪你好了，飛龍島主究竟是莽夫，禁不住被湘魂嬌滴滴的一擒三縱，早已酥了半邊，又以爲湘魂此刻口氣似已肯肯萬肯，大功不久告成，說也無妨，便湊近一步，壯着胆，把那晚游一瓢不在書齋，自己掩了進去，看見妹妹被他點了穴道，一時不克自持，怎長怎短，竟盡情說了出來，湘魂不聽猶可，一聽其中原來是他佔了便宜，頓時花容失色，幾乎氣得暈倒，慌一咬牙，勉強鎮定心神，急問道，此話可眞，這是關係俺終身的事，你預對天設誓，俺方能從你，飛龍島主不假思索，慌又指着天說這，如有虛言，天誅地滅，話猶未畢，湘魂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倏的退後一步，喝一聲好，俺從你，喝聲未絕，只見她狐驚一揚，玉手一抬，哧的一聲，一枝鴉羽梅花箭直向飛龍島主咽喉射來，飛龍島主正在失神落魄當口，萬不料湘魂下此絕情，如何躲閃得過，咕咚一聲，頓時仰面跌倒，只兩脚一蹬，便已氣絕，喉中一枝小小梅花箭，兀自半截留在外面，湘魂急淚如雨，一俯身把梅花箭起下，雙指叱道，教你識得老娘厲害，殺死你這匹夫，還去不了俺心頭之恨，可恨筠娘這惡婦，行得好毒計，瞞得俺好苦，你們既然無情，俺也無義，說了這句，殺氣滿面，騰的一腿，把飛龍島主死屍踢得憑空飛去，跌

入榕林深處，一蹶脚，急急奔回寨內一看，筠娘尚未回寨，料想飛龍島主屍首一時不會發現，慌慌跑回自己香閣，定了一定神，暗暗籌畫了一下，想定主意，把房內丫嬭們統統指使開去，匆匆把身上裏外結束停當，洗盡了面上脂粉，從箱子裏拿出十幾付金鐲，分套在兩臂上，貴重的珠寶細軟，也收拾了一小包斜拴在肩上，懷內又塞了十幾兩碎銀，然後把鳩羽梅花箭一齊裝入鏢囊，緊繫腰中，從牀邊摘下一口心愛的百煉精鋼麗珠劍，也連鞘跨在腰下，仍復披上那件白狐風氅，走出房來，直向寨外走去，有幾個丫嬭們看她脂粉不施一臉怒容，又獨自走向寨外，摸不着道路，但誰也不敢多問，守寨門的頭目嘍卒們，平日連正眼也不敢多看一眼，益發無人敢問，她一人急急依然走到島後海灘上，一看西南上紅日已沒入水平線以下，殘餘的晚照，變成深紫顏色，東北角上的海灘，却已霧氣迷漫，只聞人聲，不見人影，湘魂不再留連，直向海邊趕去，一看相近處有一漁船，正預備掛帆渡海，湘魂在平日早已留心，知道這種漁船，裝着白天捉的魚，隔夜渡到對岸，預備明日一早趕集發利市的，心中大喜，三脚兩步，躍近漁舟，只見舟上一對老夫婦，同一個十七八歲赤腳蓬頭的女孩兒，正忙着點篙解索，便要開船，湘魂急把風氅一擦，金蓮一點，便蹤入艙內，漁翁漁婆大驚，定睛一看，却認得是寨內湘魂小姐，那赤腳女孩兒還得過湘魂重賞，頓時一家老小，又驚又喜，正想問明所以，湘魂已搖手道，不必多問，此刻俺有急事，快開船送俺到東北角的對岸，越快越好，俺定有重賞，說罷，從懷內拿出十幾兩碎銀，一齊擲與漁婆，便催開船，船上一家老小，高興得手忙腳亂，一齊動手，便向東北角駛入波心，這時已離島上漸遠，海霧却愈來愈厚，一片迷漫，已看不出島上景象，湘魂暗喜，回頭再看東北的海岸，却漸漸露出一條黑線，又漸漸露出樹木影子，原來此處水岸，距飛龍島最近，但也有七八里路，行了一程，忽聽得後面濃霧中，隱隱有呼喚的聲音，湘魂暗吃

一驚，却看不見來船影了，慌催着漁婆漁公用力快搖，其實順風順水，浪花澎湃，已是駛如奔馬，無可再快，不料後面追來的船還要快，雖看不出來船形狀，借着海面水音，又是順風刮耳，已聽出水面拍槳的聲音，正是島上巡戈的八槳飛龍小舟，這種小舟，雖不掛帆，却是挑選的練勇，八槳齊施，疾如激箭，湘魂料得既是島上巡船，定自來追自己的，島中艾天胡不在，飛龍島主已死，又定是筠娘親自追來，索興一不做二不休，與她一死相拚，向陸岸一看，却已祇二里光景，這時又隔了一頓飯時光，後面追船已衝出霧陣，雖兩船相距尚有一箭之遙，已看清來舟八個島勇，八枝槳十六條臂膊如飛的衝浪而來，中間立着戎裝窄袖的筠娘，身後跟着兩個手持軍器的丫嬈，這當日，筠娘兩手合攏湊在嘴上，順風嬌喊道，前船有我們湘魂小姐麼，快停下來，俺有話說，原來兩船雖已互相望見，却因漁船中艙有幾扇矮篷，把湘魂身子遮住，又係夜色淒迷，看不親切，湘魂任她們叫喚，全然不睬，只緊催漁公漁婆着力駛近陸岸去，把漁船一家老小，嚇得心驚胆落，明知後面來船是島主的妹子，平日雌威遠播，誰敢不遵，可是船中這一位也是半斤八兩，又不敢不向岸駛去，又不知道其中有何緣故，漸漸迫近時，漁船離岸已只兩丈光景，湘魂牙根一咬，條的現出身來，看着追船還差百步遠近，指着筠娘喝道，筠姊不必追我，咱們後會有期，筠娘不待他說下去，大聲道，湘妹何故突然離我們遠去，就是有心要走，何必偷偷走掉，讓外人聽得，於咱們面上都不好看，依我說，咱們且回家去，從長計議好麼，湘魂一聽大疑，照筠娘口氣，似乎飛龍島主屍身尙未發現，一轉念又恍然大悟，這惡婦心狠手辣，詭計百出，必定故作疑陣，使俺入他圈套，她們人多，一近身，就不易脫身了，本來俺要一網打盡，以洩心頭之恨，既然自來送死，也怨不得俺心狠手辣，不如趁此先下手為強，這樣盤算停當，趕快一伸手從鏢囊中掏出兩支梅花箭，將身隱在風帆背後，也不再等話猛的兩手一

揚，嗤嗤幾聲，便見兩道黑光直向來船中心射去，說時遲，那時快，祇聽得筠孃厲聲喝道，好狠心的賤婢，看你逃向那兒去，喝聲未絕，卜通卜通幾聲怪響，筠孃身後一個丫嬛，同划漿的一個島勇，一齊中箭落水，原來筠孃看她半晌不答話，早已防備，又加這邊發出去的梅花針是逆風，未免偏了一點，晦氣了一個身後丫嬛同一個島勇，二人一落水，筠孃大喝一聲，玉手一抬，即見兩柄飛刀破空而至，前船前梢把舵的漁婆。活該遭殃，啊呀一聲還未出口，一柄雪亮的柳葉尖刀，從後背直貫前心，咕咚一聲栽倒船上，還有一柄，却被中間風帆阻隔，在篷索上打了個轉身，飛落海中，却把篷索割斷，一張風帆便嘩嘩的掉落下來，這時前船離岸已不到一丈光景，後船也追得頭尾相接，可是前船漁婆一死漁公同他女兒一齊大哭起來，那有心情再來攙船近岸，後面筠孃，又趁此機會掣出兩柄雁翎刀，便要躍上前船追來，湘魂一看不好，兩臂一振，一個飛燕投林，從六七丈外的船舷上飛落海灘，一踏實地，倏地一轉身，掏出十幾支梅花箭，左右開弓，連珠般向追船射去，這時筠孃已跳上前船，後面一個丫嬛七個湖勇，兀自奮勇駛近灘邊，怎禁得見血封喉的梅花箭雨點般飛來，船小人多，躲閃也是不易，霎時射倒了四五個，而且躲的躲，倒的倒，一陣搗亂，船失重心，頓時浪花一湧，船底朝天，只有筠孃貼身的一個丫嬛，武藝頗有功夫，在湘魂放箭之際，奮身一躍，跳過前船，跟着筠孃跳下沙灘，來捉湘魂，這時湘魂早已甩脫外面狐篋，提出左手，右手掣出寶劍，預備拚個你死我活，筠孃也是急怒攻心，恨不得一口把湘魂吞下肚去，兩人相距還有丈許遠近，筠孃惡狠狠用刀一指，厲聲喝道，萬惡的賤婢，俺家養你這許多年，你不知報恩，反而狼心狗肺，恩將仇報，竟冷不防下此毒手，將俺哥哥害死，俺恨不得把你碎屍萬段，今天俺如果不替哥哥報仇，誓不為人，賤婢知趣，快快束手就擒，免俺們多費手脚，說罷，雙刀一揚，便要火雜雜的動起手來，湘魂喝一聲

且慢，冷笑道，你把我一生名節，生生葬送，虧你還說得出知恩不報的話，你這禽獸般的哥哥，俺如果不把他除掉，簡直毫無天理了，現在俺已踏上陸地，你敢把我怎樣，你有能為，你儘管施展出來，說着，又向身旁丫嬛一指道，連她環上，一齊過來送死便了，筠嬈怒極，喝一聲看刀，話到人到，兩柄雁翎刀蓋天漫地般掃將進來，湘魂看她來勢兇猛，霍地一退步，左臂一掄，那件狐髦便脫手飛去，宛如一隻白毛怪獸，向筠嬈一片刀光上罩下，筠嬈不妨她來這一手，慌隨手用刀一擋，倒落沙灘，這樣一滯手，湘魂皓腕一翻，一柄長劍，像怪蟒出洞般絞將過去，筠嬈雖然是功夫老練，並不慌忙，只把雙刀一分，人隨刀轉，已輕輕避過劍鋒，却又一矮身，舞成一片刀山，逼身來，湘魂一柄劍，也施展得密不通風，你來我往，各出死力狠鬥，霎時已有幾十回合，論兩人功夫可差不多，只湘魂的暗器，却比筠嬈的飛刀來得歹毒，筠嬈一面交手，一面時時留神，在湘魂也留神旁邊站着的丫嬛暗放冷箭，又顧忌着還有幾個未死的島勇，雖然船翻落水，這般島勇個個精通水性，定必泗水上來幫助，自己處於孤立地位，天又昏黑，今晚落在何處尚無一定，不敢十分戀戰，恨不得立時一劍把筠嬈刺死，可是兩人工力悉敵，一時難分勝負，這當口，立在旁邊觀戰的丫嬛，果然看得自己主母戰不下湘魂，一聲不響，緊了緊手上靈刀，冷不防一個箭步，竄近湘魂背後，舉刀便扎，湘魂原是四面留神，猛覺腦後金刃劈風，便知有人暗算，趕慌腰裏一疊勁，斜刺裏縱將過去，趁勢再一躍，躍上堤岸，向黑點勁樹林便跑，一面跑一面暗暗掏出飛箭，扭頭向後一看，却因這時天已昏黑，海上又起了風，濤聲澎湃，沙土掀天，只隱隱約約看見，兩個黑影子，在滾滾風沙中飛馳過來，湘魂知是筠嬈同那丫嬛，一閃身，躲在一株枯樹背後，預備以逸待勞，等她們走近百步以內，再發暗器，不料筠嬈機警異常，相差百餘步開外，兩人霍地一分，筠嬈向左，丫嬛向右，兩下裏風馳電掣般，夾攻



過來，湘魂吃了一驚，心裏略一思忖，手上便略慢了一步，自己暗器尚未發出，驀地面前白光一閃，嘵嘵一聲，一柄柳葉飛刀已插在樹上，同自己腦袋只差尺許光景，這一下，不由的嚇出一身冷汗，不料一抬頭，又見一道白光向胸前射來，同時又聽得右邊脚步聲響，已有人逼近身後，慌一躍避開飛刀，回身一抖手，向右邊發出一箭，未及看清中與不中，筠孃的飛刀，嗖，嗖，接二連三又向自己上中下三盤掃來，饒是用盡閃轉騰挪，鏗的一聲，左臂上中了一刀，這一嚇非同小可，顧不得飛箭還敬，慌金蓮一頓，斜刺裏飛出一丈開外，又接連一個箭步，縱入樹林，先白一摸左臂，却喜毫無損傷，原個她臂上分套着好幾付金鐲，一柄飛刀恰巧中在鐲上，所以發出鏗的一聲響，可是險也險到極處了，湘魂一咬牙，從林內一探頭，觀察動靜，只見兩個人影，在林外四處窺探，却未敢進入林來，半晌，林外兩人湊在一處，只聽得筠孃說道：那賤婢明明已中我飛刀，我這幾柄飛刀與往常的不同，都是毒藥淬的，那賤婢想活命萬萬不能，此刻無非在林內拚命罷了，我們大胆進去，怕她怎的，那丫蠟起初暗襲湘魂並未成功，自己險些着了一枝飛箭，此刻不敢大意，阻住筠孃道，我們千慎萬重，萬一她躲在林內，暗放冷箭，我們防不勝防，不如死活讓她去罷，那知她們兩人在林外說話之際，湘魂屏息蹣跚，鹿行鶴伏，從密雜雜的樹後，神不知，鬼不覺，繞到林口，在兩人相近之處，一株樹後躲定，鎮住心神，窺得親切，驀地把兩手梅花箭用足腕勁一齊發出，只聽得啊啷一聲，林外兩人中便倒了一個，湘魂大喜，挺劍一躍而出，大喝道，你也有今日，不料喝聲未絕，對面一人破口大罵道，好狠心的毒婦，胆敢暗放冷箭，我不取你這毒婦之頭，誓不回島，聽口音却是筠孃，才知那丫蠟做了替死鬼，湘魂怒火萬丈，更不答話，長劍一擺，重又大戰起來，這一番狠鬪，兩人都已豁出性命，刀光劍影，糾結一團，無奈海風愈來愈大，天上又無星月，兩人只在黑地裏混殺，各

人都殺得蓬頭散髮，香汗直流，戰了許久，各人都已帶傷，尤其筠娘左手一柄雁翎刀，着了湘魂一翻，脫手飛去，雙刀變了單刀，似乎湘魂略佔上風，筠娘又支持了許久，漸漸不支起來，湘魂也是嬌喘吁吁，拚命奮鬥，正正在兩人捨死忘生當口，海灘一陣呼喚，霎時燈籠火球，像火龍般向這邊馳來，筠娘知是島上接迎的大隊人馬到來，頓時胆氣陡壯，大呼奮砍，湘魂一看不好，虛掩一劍，重又奔入密林，筠娘却也怕她毒箭，孤身不敢追入，等到大隊人馬趕到，分頭向林內搜尋，已無湘魂踪影，想已穿過樹林，逃得不知去向，從此湘魂不知下落，直到下集再露面出來，且說筠娘尋不着湘魂，一時也無法可想，只好拾起地上那柄雁翎刀，挽上披散的頭髮，裏好幾處劍傷，跟着大隊人馬渡海回島，當夜把飛龍島主屍身盛殮，死在湘魂梅花箭下的丫嬛島勇，也一一從厚撫恤，等得艾天翻回轉島來，知道島中出了一場亂子，事已過去，也無話可說，可是他此番回島，却因在長江一帶收羅不少黨羽，並且另覓幾處祕密巢穴，決計把這海島棄掉，將島中妻卒遣散的遣散，帶去的帶去，把島中精華裝了幾十號海船，假充海外商人，慢慢運入長江新關巢穴，你道他爲何如此，全因海島孤懸，不易發展，最有關係的，是他這幾年大大的做了幾票沒本錢的買賣，足可一世吃着不盡，想把鐵扇幫首領虛銜讓與別人，自己躲在背後作個太上皇，又想一面享福，一面避着師父遺命，從新研究般禪掌的功夫，可以長生不老，那知主意雖好，事不由人，他檢了長江幾處山明水秀之處，造了幾所大廈，樓台池沼，色色講究，而且豔婢狡童，一呼百諾，宛然富商巨宦氣派，這籬居以氣養以體的一來，那是練功夫的做法，早已大腹便便，變成一個巨家翁了，便是筠娘也享了幾年的福，不幸一病亡故，艾天翻却又廣選嬌姬，日在聲色錦綉中過活，師父的遺命，報仇的志願，一齊掉到爪哇國去了，長江一帶都稱爲艾八太爺，你道他這八字排行從何而來，原來鐵扇幫有這樣一個規矩，一個人只

准收八個徒弟，艾天翻從冷擎天爲師時節，是第八個關門徒弟，所以長江鐵扇幫的徒弟徒孫，都尊他一聲八太爺，後來不是幫中人，也叫他八太爺了，艾天翻雖然享盡了福，對於鐵扇幫的事務，却依然在暗中操縱，他自己也有八個門徒，所有鐵扇幫的事，就叫八個門徒分頭率統辦理，所以他自已雖不露面，他的名頭，依然在江湖威風十足，這樣過了二十多年，居然被他享盡庸福，論年紀也到五十開外，這時長江一帶，哥老會，天地會，白蓮教，鹽梟，種種江湖上的幫頭，各樹一幟，鐵扇幫盛極而衰，已成過去，艾天翻手下幾個嫡系門徒，也各行其事，不相統率，有幾個且同別幫聯合爲一，沒有往年的氣概了，艾天翻也心灰意懶，不願再管閑事，可是他究竟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享了幾十年福，忽然大澈大悟，覺得幾十年稱雄道霸，美人黃金，都是一夢，自己在鏡子裏一照，白髮蒼蒼，那有當年翩翩丰度，三寸氣斷，還不是轉眼一具骷髏，悔不該忘掉先師遺言，不從般禪掌上而做功夫，倘然這二十多年用在般禪掌上，也許已到長生不老地步，艾天翻越想越悔，猛立定主意，把狡狴美妾立時分資遣散，把自己所有家財，清理了一下，分存各處可靠地方，從此削髮爲僧，不沾繁華塵土，尋到一所深山古寺，修行起來，可是他修行的不是拜佛念經，却是借着他行爲名，暗自練他的般禪掌，這所古寺，住着一位百萬家資的怪物，一所做寺頓時改頭換面，金碧輝煌起來，論艾天翻一生，可分爲三個時期，早年是綠林的怪傑，中年是百萬家財的怪富翁，晚年是深山靜修的怪和尚，平心而論，像他一生三怪，沒有大智慧的人萬難辦到的，他深山靜參了七八年的般禪掌的功夫，很有可觀，雖不能返老還童，却已具有幾層根基，與從前的艾天翻又不同了，後來雲游四海，悟澈真如，特地卓錫在雲居山相近橫溪百佛寺內，想解脫夙孽，上登極樂，所以本書前述之王元超同夢鳳路過百佛寺，無意中碰着千手觀音家虎，由家虎引出一個得道高僧，當晚高僧留住王元超三

人，由那高僧一五一十把自己的歷史統統說了出來，王元超等才知，這高僧便是自己師父師母大有關係的艾天翻，師父師母固結不解的怨孽，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可是在下把艾天翻歷史從十一回起，一直寫到十三回才寫完，話又說回來，不是這麼寫，千手觀音同陸地神仙早年的軼事，諸位怎會明白呢，這便是做小說的挖雲補月法，也可以說女人的狡猾，閒話休提，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回

情魔孽海淡於烟那堪回首  
春色橫溪濃似酒無限關情

上回已把艾天翻一生事跡表白清楚，陸地神仙同千手觀音一段風流罪過，也一一點明，又要接判第十回王元超夢鳳三人在百佛寺同老和尚周旋情形了，老和尚就是當年艾天翻的化身，前已敘明，這幾回演說許多故事，都是艾天翻對王元超等把自己一生經過情形，一氣講完，時光也差不多到了半夜子時，王元超同舜華瑤華聽得入了神，把許多疑團渙然冰釋，尤喜兩家不解的嫌怨，原來真相如此，無非受了人家牢籠，全是出於誤會，這緣由艾天翻自己嘴裏說明，陸地神仙同千手觀音定可和好如初，自己婚姻問題，益發可以美滿成功，情不自禁的三人互視一笑，不料三人相視一笑之間，艾天翻白鬚亂拂，也自昂頭哈哈大笑起來，三人不禁一愕，以為艾天翻也是此中過來人，三人情形，定已被他窺破，所以發笑，這樣一想，舜華瑤華頓覺性愧於色，俯頸含羞，那知艾天翻一笑以後，目光凜凜直注院外，臉上也變為嚴肅之態，連左首陪坐的黑面僧人，也突然起立，瞪着兩隻虎目，向外面察看，王元超舜華瑤華大為詫異，也一齊伸頸外望，猛聽得鑿頭鐵馬叮嚀微響，即見天井石筍旁邊人影一閃，匆匆走進一個文士裝束的人來，一進屋內

，便向艾天翻跪下，還未開口，艾天翻已朗聲說道，俺已知道，你且起來，那人立起，便向黑面僧抱拳問候。眼光却向王元超等一溜，面上現出驚疑之色，黑面僧人正想說明，蒲團上艾天翻凜然向屋頂一指道，你想必被屋上人脅逼到此的，游某既然到此，聽俺說了大半天老賬，應該下來發洩發洩多年怨悶之氣才是，何以又不現身，只放你來見我呢，那人一聽艾天翻這番話，肅然答道，徒弟在江寧，按照師傅吩咐的話做去，不料未待徒弟去訪他們，陸地神仙竟自己來到江寧，也不知從何處打聽徒弟根底，特地叫甘瘋子把徒弟誘出江寧城外，先兩人動手，互用擒拿點穴功夫比試，徒弟無能，被甘某點了麻醉穴，將徒弟帶到一所廢園內，游一飄現身出來，這着說出師傅行蹤，其實徒弟早受師傅命令，本來想找他們到百佛寺來會面，毋庸隱瞞，便從實說出，他們却半信半疑，便連夜監視着徒弟一同到此，將趕到此地，正值師傅演說往事，游一飄甘瘋子囑咐徒弟一躍登屋，同在屋上聽了半天，待要飄身下屋時，忽見猿虎廳檯上豫燕子般貼着一人，游一飄似乎認識此人，一打暗號，那人倏地一轉身，躍上屋頂，却是一個女子，游一飄同她悄悄說了幾句話，便對徒弟說道，你先下去通知你們師傅，俺們隨後就到，說完這話，那女人同游一飄甘瘋子一齊飛向大殿吞上去了，艾天翻聽得臉色似乎一變，鼻子還哼了一聲道，俺早知屋上有人窺聽，料得你們到來，却不料簷口還有一人，難道千手觀音也來了嗎，這倒好，免俺多費一番口舌，他們夫妻無端隔難了這些年，一朝冰釋，重續前歡，應該謝謝老僧成全之德才是哩，說罷，冷笑不止，這時王元超等已知師父師母到來，二師兄也一同到此，暗暗心喜，却不知道這艾天翻門徒何以同來，却又聽艾天翻替自己介紹道，這是貧僧關門弟子衢州尤一鶴，又向黑面僧人一指道，這是俺大弟子，此地住持，僧號天覺，以後你們兩家門下，希望彼此多親多近，不要像俺們上一輩發生嫌隙才好，可是你們令師游一飄生平目中無人，不見

得贊成呢，一語未了，門外一人笑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說罷，有兩人飄然而入，王元超等急舉目看時，却是自己師傅，後面跟着二師兄，舜華瑤華雖未會過面，看甘瘋子跟在身後，便知道是游一飄了，慌同王元超一齊垂手肅立，尤一鶚天覺也俯身為禮，惟有艾天翻依然端坐蒲團，只兩掌一合，朝着游一飄微微和甫，口中却笑道，沒有當初，那有今日，蘭因絮果，總是前緣，游一飄微微一笑，冲着艾天翻也是一抱拳，笑吟吟的說道，大師勘破紅塵，潛心般若，真也難得，就是這手般禪掌，也着實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你道游一飄何以一見面就說到般禪掌上去，原來艾天翻這幾年雖然皈依佛國，到底未能悟澈真如，平日一番持強好勝的氣質，到老未能變化淨盡，不見游一飄則已，一見游一飄便記起當年夙恨，不因不由的把這些年般禪掌的功夫賣弄出來，當他朝着游一飄兩掌合攏，連連和甫當口，只見游一飄身上憑薄的道袍，宛如鏡水春波，微微起了一層楊浪，其實兩人還差着好幾步遠，足見艾天翻的般禪掌的功夫也算不小，所以游一飄說了一句青出於藍的話，可是游一飄遙遙的一抱拳還禮，穩看艾天翻胸前一部書白長鬚，無風亂颭，暗暗倒捲，連身上的僧袍，腕上的數珠，一齊颯颯欲飛起來，艾天翻臉上也顯出極力矜持神氣，似乎用力支持着身體，恐防倒下的樣子，好在這一幕戲劇，兩人一合掌一抱拳，轉瞬即過，可是這一轉瞬間，兩人功夫高下却已顯然表演出來，非但艾天翻自己明白，枉用這幾年功夫，同人家一比還差得很遠，就是屋內兩方面徒弟，也個個肚內雪亮，艾天翻却也機靈，慌一抬腿跨下蒲團，重新施禮，尤一鶚天覺也趨前致敬，然後讓游一飄坐右首椅上，自己仍盤膝坐在蒲團，王元超同舜華瑤華也一一拜見，肅立左右，艾天翻這時心悅誠服，一開口就把從前年少負氣的話約略一提，表示異常抱歉，此次來到百佛寺，完全因為賢仇罷尚未和合，自己不久示寂，特地預先授意尤一鶚遇機尋着尊駕，邀到此地一會，藉此當面懺悔，

互相釋嫌，還有一樁大事，就是自己在江湖混了這些年，收刮了許多不義之財，除去生平揮霍同近年雲遊各處，佈施寺觀，分給徒弟們，散了不少貲財以外，在飛龍島地道內，尙祕存着一大批金珠財寶，估計不下百餘萬金，久聞高足黃九龍等在太湖整理得頗有規模，將來碰着機會，大可續述前賢，恢復漢室江山，情願把這筆祕藏，統統送贈給他，助你們一臂之力，只希望將來高足對待鐵扇幫佛眼相看便了，倘然本幫徒子徒孫，在江湖上有不義非禮行爲，或者貪圖爵祿，作官家鷹犬，令高足等儘可替貧僧清理門戶，分別處治，貧僧言盡於此，兩家門徒，也有幾個在此共聞，一解既出，駟馬難追，還乞游檀越俯納爲幸，游一瓢一聽這番話，知道艾天翻現在已是澈底覺悟，並非言不由衷，倒也暗暗欽佩，慌開言道，大師明性見心，端的不凡，足見大乘妙悟，不難上證龍華，又蒙仗義疏財，襄助義舉，這番功德，非同小可，本來我在揚州開元寺初見大師時，早已說過大師慧根夙具，會心不遠，可惜那時彼此塵緣牽纏，難以結交，此刻大家置心剖腹，夙孽盡除，實在暢快之至，佩服之至，那筆寶藏既承見賜，却之不恭，只好銘諸心版，代播功德的了，當下兩人又說判各人功夫上去，艾天翻才知道自己練的般禪掌，游一瓢比他還瞭解，說到精奧之處，艾天翻真有相見恨晚之感，益發感覺年少胡鬧，談話中却又問起千手觀音，既然到此，何以吝於一面呢，游一瓢微笑不語，艾天翻哦了一聲，低低叨念道，筠孃可惡，湘魂可憐，孽海茫茫，回頭是岸，說罷，微目微閉，連連嘆息，半晌，又微微啓目，射出兩道電光，向屋中諸人一掃，然後兩掌一合，向游飄甘瘋子王元超舜華瑤華等一一爲禮，朗聲說道，幸蒙諸檀越不期光降，貧僧得藉此盡情傾吐，解脫塵俗，從此才算五蘊皆空，毫無掛礙，這點功德，便抵得面壁十年，貧僧這番感激，實在難以宣言，只好沒齒不忘的了，說罷，雙目緊閉，口中却喃喃宣誦佛號，漸念漸低，兩頰却漸漸紅得像蘋果一般，游一瓢看

他這樣形狀，便已瞧料，立起身，肅然向蒲團一躬到地，悽然說道，大師塵關一破，毅然撒手，實在難得，可是我們才一晤面，便又永別，何以爲情，游一瓢說了這幾句話，只見艾天翻長睫微動，似又露出一縷目光，不料目尙未開，猛聽他口中霹靂般一聲大喝，無不散的筵席，無不壞的皮囊，咄……只一個咄字，喝出以後，便又寂無聲息了，衆人大驚，細看時，只見他一臉笑容，別無異像，只口目緊閉，玉柱雙垂，竟端坐圓寂了，天覺同尤一鶚爬在蒲團底下號啕大哭，頓時震動全寺，大殿上撞鐘擂鼓，衆僧口宣佛號，響徹九霄，闍寺鬧鬧的做起法事來，游一瓢向外一看，天上已現曉色，又禁不住法器喧天，方丈內弄得烏烟瘴氣，便向天覺尤一鶚勸慰了幾句，無非節哀盡禮，繼述新傳的話，慰勉以後，便率着甘瘋子王元超呂氏姐妹向艾天翻屍身行了弔禮，便一齊辭別出寺，剛出山門，一看嶺下山道上，火炬如龍，無數村男村女口宣佛號，像螞蟻出洞一般，向嶺上奔來，游一瓢連連點頭道，想不到艾天翻竟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般村男女，想是平日得過艾天翻好處，一聞他示寂消息，趕來盡禮的了，王元超便插初到此地，在嶺下橫溪鎮開的情形說了出來，甘瘋子却笑道，這位天翻大師，臨死還有一番做作，師父好好的向他說了幾句惜別的話，他無端的又大聲疾呼起來，好像恐怕有人阻住死路一般，豈不可笑，游一瓢正色道，你們那裏知道，佛家講的是寂滅，平日固然要掃除一些貪嗔痴愛，臨死時尤須無人無我，涅槃一切，略起妄念，便墮輪迴，所以他聽我說了幾句話，心裏未免一動，這一動，嚇得他趕慌咬定牙關，當頭一喝，這一喝便是佛經中的獅子吼，其實他這一喝是嚇出來的，恐怕念頭一動，墮入輪迴，無奈嚇字便是恐懼心，恐懼從貪嗔念起，這樣豈不仍難涅槃一切麼，如果他真個難以超脫輪迴，這倒是俺害他的了，甘瘋子笑道，嚴格講起來，古今來號稱得道的高僧，十有其九，是矯揉造作，無非自欺欺人，逃不出異端兩字罷了，怎及得俺夫



子三教爲一，萬匯朝宗，超於象外，得其環中，皮囊不脫，筵席不散，自有金剛不壞之體，逍遙天地之間呢，游一瓢微微笑道，談何容易，妙理無窮，難執一是，你們尚未登堂，說也無用，這且不去管他，昨晚你們師母到此所說的話，寔生（甘瘋子原號）已經記在心內，這事便叫寔生負責處理便了，又指着夢鳳同王元超說道，你們也毋庸再到雲居山去，一切聽二師兄辦理，俺尚有事要到天台走一綸須先行一步，你們跟着二師兄走好了，說罷，便轉身向嶺下走去，忽又回身，向舜華瑤華說道，從此都是一家人，俺也不同你們客氣，你們三人的事，俺同你們師母千手觀音，都已知道，毋庸再去稟明，已命你們二師兄主持一切，此時俺尚有要事，將來俺自然到來替你們作主便了，說罷，又揚長下嶺，一幌兩幌，已見他擠進上嶺的村民隊內，看不清蹤跡了，可是舜華瑤華聽到這番話，知道說的是自己婚姻，弄得嬌羞滿面，連王元超也低着頭答不出話，直到游一瓢轉身下嶺，甘瘋子朝着他們哈哈大笑起來，王元超才搭訕着笑道，好容易見着師父面，又這樣匆匆的走了，師父叫俺們跟二師兄走，此刻走向何處去呢，甘瘋子破袖一揚，呵呵大笑道，從今天起，俺非但奉師父的命令，她老人家（指千手觀音）也諄諄囑咐過，把你們三位的大事交與我了，現在百事不提，俺跟着師父跑了一夜，點水不沾，喉嚨上火，老五如果知趣，應該先好好的請俺痛飲一場，你應該明白，一切要事都在俺肚子哩，他這樣一說，舜華瑤華越發不好意思起來，王元超肚內明白，這位師兄嗜酒如命，沒有酒也辦不了事，看情形師父師母已同意俺們婚事，定已托他主持一切，他就是獨一無二的大媒人，說不定兩位老人家還有許多吩咐，都在他肚裏，第一先把他這一關打通才好，正想打疊起精神來應酬這位師兄，不料在他心口商量之際，甘瘋子已是顯着不耐煩，打着哈哈道，哦，看情形你還有點捨不得破鈔，既然如此，各人自便，我要失陪了，說罷，便要轉身，王元超雖明知他故意打趣，却

也急得拉住衣袖，連連告罪，這時雙鳳姊妹，比王元超還要着急，舜華秋波一轉，雙渦微理，低低笑道，嶺下村沽有一種酒叫做「橫溪春色」，確是無上上品，不嫌褻瀆，就請二師兄盤桓一下何如，甘瘋子一聽，到「橫溪春色」的酒名，心內大樂，喉頭先自嚙的嚙了一聲，裂着大嘴，呵呵大笑道，酒名出色，其酒可知，又向王元超一指道，老五可惡，如此佳釀竟瞞得我實騰騰的，不是呂小姐提起，豈不交臂失之，沒得說，老五快快將功折罪，當先嚮道，於是一疊聲催着快走，王元超這時那敢分辯半句，急急便當先向嶺下走去，不料瑤華却又想起一樁事來，輕輕向舜華笑道，我們的痴虎婆，大約還在寺內，還有我們的代步一馬二驢，也拴在山門口，幾具行囊，也在鞍上哩，王元超舜華聽得不由的立起身，啊呦一聲道，當真把我們牲口同包裹都幾乎忘記了，兩人說雖然說出來，兩眼却看着甘瘋子，不敢回身，甘瘋子濃眉一縐，道，偏有這些囉嗦，昨晚知師母騎着虎走的，你們的牲口，我却不知，現在這樣辦，二位呂小姐先同我到嶺上，叫老五回寺去，尋着牲口再到店家找我們便了，說着，不由分說，大踏向嶺下走去，舜華瑤華無法，向王元超一丟眼色，只可連步細碎跟了下去，王元超笑了笑，搖搖頭，獨自又回到百佛寺，在山門內廊廡下，尋着了牲口，却見雙鳳的兩匹俊驢，並着頭，伸着長長的頸，正在槽內啃那的草料，那匹馬却垂頭喪氣的臥在一灘馬溺當中，直喘氣兒，想起昨天初進寺門，被那痴虎嚇得癱軟在地，今天兀自這個樣兒，想已嚇破了胆，難以再騎，細看兩驢，倒還精神奔奔，顧盼非常，兩個小包裏，也依然拴在驢鞍上，便過去把兩驢牽出山門，套好環嚼，緊了緊肚帶，挽着繩繩，趕下嶺來，到了嶺下坦道，跳上驢背，帶着一匹空鞍驢子，一口氣跑到嶺上，尋着門口有株歪脖黃桷樹的酒家，剛跳下驢，已聽得店內甘瘋子同那老店東大談懷中趣，慌把兩驢拴在樹上，匆匆踏進店門，却見甘瘋子同雙鳳坐在後廳靠湖的座頭上，桌上已擺滿

了大盆小碗，他撐着大酒盃，搗那老店東數說「橫溪春色」的好處，一見王元超進來，把盃一舉，大笑道，這樣溪山幽雅之境，配着這小小酒家，上上佳釀，還有這位俗而不俗的酒家翁，只可惜沒有桃花，否則何異桃源仙境，來，來，來，東道主人來遲一步，且罰一盃，王元超笑道，小弟奉命後到，怎的又要罰酒，那老店東依稀認得是昨天酒客，親自接過一張凳子，添了一付杯箸，鸞鳳也一齊起立讓坐，於是王元超坐向左首，同甘瘋子對面，鸞鳳姊妹並肩打橫，面懸而坐，老店東自去張羅不提，這裏王元超依言乾了一盃，却聽甘瘋子笑說道，我今天有三樁大大痛快的事，艾天翻臨死天良發現，說出當年曖昧隱情，師父師母多年誤會，一掃而空，兩位老人家已商釐定當，集合兩家門下，及各處水旱兩路同志，從新一體聯盟，然後待時而同，共圖義舉，此又一快也，自從單天爵柳摩霄騷擾太湖以來，我尚未好好的痛飲一場，不料昨晚一夜奔波，得了許多美滿快事，恰又在此山明水秀之區，飲到難得的「橫溪春色」，賞心樂事，得未曾有，此又一快也，他每逢說完一快，便喝一大盃，三快便是三大盃，三盃入肚，格外興高采烈，聲振屋瓦，一雙破袖，也隨着他一雙黃毛巨掌，滿桌飛舞，王元超有許多話想說，一時竟插不下嘴去，鸞鳳姊妹一發難以啓齒了，在他數說三樁快事當口，王元超滿以為他三快之中，定有一樁關着自己的事，看到眼前如此美眷，一箭雙雕，還算不得一樁快事嗎，不料聽他說完三快，竟與自己無關，而且吃到此刻，依然隻字不提，師父師母叫他主持的事，也不知他葫蘆的賣的甚麼藥，却又礙着口不便啓問，倒弄得王元超坐立不安起來，舜華瑤華冷眼看得清楚，心頭踉蹌，也同王元超一樣，舜華却比王元超來得機伶，用了一着拋磚引玉的法子，故意慢慢說道，二師兄說的三樁快事，我們也叨沾餘光，同一快樂，只可惜不是「橫溪春色」的知己罷了，甘瘋子微微笑道，你們的快快樂事，比我「橫溪春色」又強得多了，他這樣一說，鸞鳳面

上雖略現羞澀，心裏却暗暗得意，饒你管關子，禁不得佛略用心機，只一話便到本題了，這當口雙鳳自然不便接口，王元超慌乘機捉住話頭，老着臉笑道，這事全仗師兄撮合，小弟雖尙有兄嫂，但我們婚姻，一半是兒女私情，一半是我輩本色，何況師兄已奉兩位老人家的命令，我們一切聽師兄訓誨便了，這頂高帽子一扣，果然扣住，甘瘋子便呵呵大笑道，我看這盃「橫溪春色」面上，對你們實話實說罷，他們兩位老人家雖然反目多年，究係沒有真憑確據，師母雖然負氣出走，這幾年也打聽得飛龍島的消息，同前幾年呂元先生夫婦的百端勸解，心裏也有點活動，不過湘魂已走得不知去向，無法找個水落石出，弄成僵局便了，近兩三年我們師父的舉動，同我們門下的人物，以及太湖方面的事，師母未嘗不暗暗關心，所以你同老三尋找鐵佛寺的祕笈，師母特地命兩位師妹下山暗助一臂，其中却又關着兩位師妹先人的遺囑，代爲物色佳婿，故又暗弄玄虛，差兩位親判太湖，其實我們老五，早在師母火袋之中，不料天從人願，不勞她老人家來費手脚，早已赤繩暗繫。而且老三同范老丈紅娘子都有此心，特地做成圈套，一舉兩得，叫老五陪兩位師妹一同到雲居山<sup>中</sup>見師母，其實就是特地送你去讓師母東床雀選罷了，老五你不信，你且拿范老丈的信來一看，就明白了，這一番話說得王元超目定口呆，聾華瑤華兩頰緋紅，恨不能飛步逃出，暗想自己在太湖，難免不露出馬脚，也許那晚樓上打啞謎兒，暗地落在他們眼中，尤其王元超想起黃九龍詞色之間，當時聽得不在意，現在回味起來，似乎句句藏着譏諷，自己還以爲三人的事，神不知鬼不覺哩，三在正在想得難以爲情，甘瘋子却又舉盃大笑道，我們對此好山好水，佳釀佳話，豈止三快，竟具四美，我要預先賀你們一盃福慧雙修，姻緣美滿，說到此處，驀地笑容一斂，儼然正色道，我還要祝你們體會兩位老人家成全之德，掃却兒女私情，顯出英雄本色哩，說到此處，一雙虎目，兩道威光，直射到三人面上，王元

超同夢鳳覺得這幾句話，言簡意賅，有千百斤重，王元超首先肅然起立，端起酒盃，脖子一揚，一口飲乾，然後舉盃一照，低低說道，敢不銘諸心腑，邊說邊向夢鳳一使眼色，夢鳳無奈，欠了欠身，也各端起面前盃子，在香港上沾了一沾，低着頭，悄悄說了一句感謝二師兄的金玉良言，說畢，舜華皓腕輕舉，嬌羞不勝的捧起酒盃，替甘瘋子滿斟了一盃，同時也替王元超滿上，甘瘋子大樂，濃眉一軒，呵呵笑道，昨晚兩位老人家會面，我以為多年闊別，定有許多說不盡的話，我正想迴避一下，那知一見面，兩人對面恭恭敬敬的深深一禮，微微一笑，好像無數糾葛，都在那一禮一笑中融化了，一笑以後，百事不提，師母便把我叫住，問道，禪房內在我夢鳳上首坐的，便是王元超孩子嗎，甘瘋子說到孩子兩字，王元超同舜華瑤華，同時嘆喲的笑出聲來，甘瘋子笑道，你們以為師母稱他孩子可笑嗎，如果照師母面貌上看，誠然同兩位不相上下，可是照他老人家的歲數講，老五做他的孫子，也趕得上，稱他孩子，何足為奇哩，當時我答應了一句，是，師母又向師父微笑道，你們定以為我來偵察艾天翻，其實艾天翻說的一番話，我早已探聽明白，不過那時將信將疑罷了，我隱居雲居山，艾天翻不知從何打聽清楚，早幾天便差人下書約我同你到此會面，我實不願意同他周旋，只差家虛梢來一信，不意我山內的人，無意間在嶺下鎮上，碰着夢鳳同一個英俊少年坐在酒家，便回山報告與我，我料得便是那姓王的孩子了，所以特地趕到此地，看看這孩子的品質究竟如何，老實對你說，你這些年收羅幾個徒弟，我暗地都察看過，監視過，連太湖堡內，我也細細勸過好幾次，你五個徒弟，只有你大弟子錢東平沒有見過面，其餘經我留心考查，平心而論，這幾個弟子，決不致負你一番苦心，將來風雲際會，也許在這幾個弟子身上，了却我們心願，前次他們搜索那冊祕笈，我特地差夢鳳暗助一臂，又差她們到太湖去，故意折辱黃九龍一下，使他們奮發有為，引乘便出范高嶺，

林鯉鳳執柯，不料范高如無端生出那樁拂逆事來，還牽涉了洞庭惡寇，這事居然被他們弄得清清楚楚，面子十足，也算虧他們的了，最好笑，我初意想把我雙鳳留在太湖，分配致黃九龍王元超二人爲妻，不料她們姊妹倆，早有誓言，願嫁一人，她們眼光倒也不錯，此刻經我細看姓王的孩子，英芒不露，勁氣內斂，確是有爲之才，就此我與你一言爲定，就叫他們在太湖堡內舉行婚禮便了，我師父聽她說完，笑道，她們這一擋事，不料你比我還清楚，又指着我笑道，我前日才聽他說的，他也無非從范高頭口中得來，范高頭叫他來徵求我同意的，現在既然你親自看中，就此叫他們回湖，準備婚禮便了，甘瘋子說到此處，又舉起酒盃，喝了一口，却把雙鳳臊得抬不起頭來，王元超知道事已攤在面前，歸了明路，而且成親在即，不禁躊躇滿志，反弄得心中奇疼難搔了，沉思半響，猛然記起一事，夢手輕輕一拍，道，哦，現在我明白了，怪不得范老丈同紅娘子初到湖堡的一天，兩位姊妹送我祕笈，說是師母主意，我正想得詫異，范老丈便說道，此中自有道理，將來自會明白，說了這句以後，沒有多少功夫，范老七又鬼鬼祟祟的同三師兄在祕室內談了半天，（照應第七回事）此刻印證起來，那時節師母定必另囑託，范老丈居中行事的了，但不知昨晚師母還有甚麼吩咐呢，甘瘋子說道，當下兩位老人家同意，便命我同三位先回湖等待後命，師父又問起海上羣雄的事，師母便在懷中拿出一張名單，交與師母，說是擇定一個適宜地點，同日期，召集兩方面門下人會一下，合爲一體，並商定此後分途進行的事業，師父欣然，於是兩位老人家暫再分手，俟師父先到天台雁蕩，便道去看龍湫僧和尚未拜師的高潛蛟，然後再到雲居山，會同師母，齊赴太湖替你們主婚，婚禮告畢，趁賀客盈門之際，宣佈海上羣雄聯合一體的消息，擇定日期，選定地點，一齊赴會，舉行聯盟大典，這種聯盟大典，在哥老會鐵扇幫，叫做開香堂，但是我們老師，決不願做出這樣舉動，無非開戲佈

公，指示一番大義罷了，計算你們婚禮便在一兩個月之間，聯盟的事，也緊接着辦理，時間雖促，好在你們婚事，不比世俗婚姻，有許多無謂的繁文縟節，我們到了太湖，再同老父酌便了，甘瘋子說罷，王元超同夢鳳姊妹自然說不出的高興，可是各人面人，格外矜持，格外夢出落落大方的神氣的，彼此酒醉飯飽，王元超付了鈔，別過店東，走出酒家，舜華瑤華從黃梅樹上解下繩繩，各牽着一匹驢子，却因甘瘋子王元超沒有代步，不肯上騎，偏偏橫溪鎮上雇不出牲口，甘瘋子笑道，我兩條腿大約比四條腿還要快一點，你們兩位不必拘泥，儘管上驢先行，我們隨後跟着便了，夢鳳被甘瘋子催着再四，只可告罪跳上驢背，四人曉行夜宿，一路行來，不日渡過曹娥江，走到錢塘江口的蕭山縣境，這時甘瘋子王元超依然徒步而行，因為江浙水道居多，牲口極少，而且渡江過河，有了牲口反而礙事，夢鳳也屢次要兩匹驢子棄掉，反是甘瘋子看得這兩匹驢子不凡，棄掉可惜，勸她們勉強一路騎來，帶到太湖或有用途，這天迤邐行來，到了蕭山縣城外，業已日落西山，四人一商量，走進城來，想尋個乾淨旅店，甘瘋子同夢鳳姊妹在前，王元超牽着兩匹驢子在後，向着熱鬧處所信步進來，不覺走到縣衙照壁底下，只見縣衙門前擁着無數百姓，各各伸長脖子望着門內，衙門口做公的拿着皮鞭，左吆右喝，兀自擁擠不動，甘瘋子一行四人，又加着兩匹驢子，被這般人密密層層從衙門口直擁擠到照壁下，整整把條街堵死，竟難過去，舜華瑤華一時好奇，靠着照壁跳下驢背，向大門內一看，只見門內直通大堂的一條甬道兩旁，也擁着無數看衆，想是愛看熱鬧的人，趕先湧進去的，後到的門內無法立足，只可擠在門外了，可是中間一條甬道，倒清清楚楚的，從近大門一座破爛不堪的公生明牌坊下，一直可以望到大堂上，堂上設着公案，圍着許多親兵公役，似乎正在問案，却看不清犯人樣子，大堂階下擺着一具簇新的空木籠，夢鳳姊妹從小跟着手親曾離會走過幾次江湖

，却未見過官府問案，尤其未見過這樣囚人的木籠，四朵窄窄金蓮，竟釘在驢鞍上，不肯下來了，恰好甘瘋子打齋浙江口苦，向堂邊一個老頭子打聽案情，這位王元超却又體貼兩位未婚妻子，一手挽住驢韁，一手當胸一橫，便俯下了一條鐵門鑿，擋住前面看熱鬧的人，可是他身子雖擋在驢前，一顆腦袋，兩道眼光，却時時扭頭注在兩匹馱鞍上，人家以為他注意鞍上掛着的幾件包裹，誰知道他趁此細細鑒賞鞍上的兩對金蓮，尤其瑤華那對銳利如鈎的蓮翹，觸起前幾天鞋劍觸舐的一幕，不禁把那條鐵門鑿的手臂撤回來，摸摸自己嘴唇，想入非非，連四圍鬧鬧闐闐的人聲，亂糟糟的人頭，都付諸不聞不見了，不料他那條鐵門鑿一撤，衙門口一陣吆喝，皮鞭亂響，人如潮水般洶湧起來，王元超慌扭回頭挺身向馱前一立，兩條鐵臂膊一分，便像怒濤洶浪之中，屹立着一支中流砥柱，紛紛退下來的人，波分浪裂般向身後淌去，露出衙門口中間一片空地出來，王元超回頭一找甘瘋子，蹤影全無，心想二師兄何致被人擠散，或者不願看熱鬧，先就近找旅店去了，忽聽得頭上舜華唳的一聲，低低叫他道，你看，你看，王元超慌又舉目向衙門內看去，只衙門內甬道上無數兵役，各持刀棍鐵尺，抬着一具木籠出來，籠中坐着一個女犯，那木籠却是新打就的，四面籠柵，一根根足有碗口粗細，那女犯青帕包頭，額前打了一個蝴蝶結，穿着一身純青的夜行衣服，纖纖玉手同瘦瘦的蓮瓣上，都帶着頭號錄拷，面上蛾眉淡掃，脂粉不施，一個圓圓的面孔，笑嘻嘻的坐在籠內，毫無憂色，王元超同舜華瑤華正看得詫異，驀的籠抬出大門當口，人叢內擠出一個虬髯大漢，似乎醉漢一般，跌跌衝衝裏向軍役隊內穿過，軍役一陣吆喝，只那醉漢已在籠前擦身而過，王元超等三人，早已看清那醉漢是甘瘋子，而且看他走近木籠時，似乎同那木籠內女犯暗暗說了一句話，便知其中有了文章，益發要看個究竟，果然那木籠抬到門口，前面一隊兵勇，正在驅逐閒人開道之時，只聽得木籠內嬌滴滴



的喝一聲且住，喝聲未絕，只是她身子一蹙，一陣叮噹亂響，手脚拷掠如蟬蛻般一齊褪了下來，接着猛一長身兩手向籠柵外一穿，兩下裏一分，喝聲開，便聽得碗粗木柵，噉噉噉噉幾聲怪響，便已折斷兩根，一幌身，人已竄出籠外，她這樣撻撻擦擦，拚木柵，手段迅速異常，只在一轉瞬間，這般兵役，嚇得手足無措，四外看熱鬧的人，齊聲大喊着，不好了，女強盜跑了，這一喊，衙內衙外的兵勇番役，各各揚起軍刃，鼓噪着把她包圍起來，她却冷笑一聲，從容不迫的兩足一點，從人堆裏飛起身來，像燕子般直飛上照壁頂上，立定身，轉面向下一指道，有那個糊塗知縣，便有你們一幫糊塗百姓，我好好的人，偏當作女強盜，真真女強盜，你們偏讓他輕輕逃掉，現在好話對你們說，你們這般糊塗蟲，諒也不信，你們這個糊塗知縣，諒也沒有能耐捉那女強盜，且待我同一個朋友商量一下，我來去光明，既然被你們誤打誤撞的拉在染缸裏，好歹總要分個皂白出來，你們且通知那個糊塗知縣，今夜三更時分，我要與他見面，叫他不要怕，現在權且少陪，姑娘去也，這一聲去也，剛剛出口，只見她嬌伶伶的身軀一幌，便從照壁上飛上一家茶樓屋脊，再一幌，踪影全無，人聲鼎沸，章法大亂，押解人犯的兵弁，個個身上捏把汗，垂覺的早已飛跑進內報信，楞頭楞腦的，兀自曬成一片，霎時間，大衙小巷，謠言百出，交頭接耳，這時妙鳳姐妹倆早已跳下牆背，同王元超悄悄揣摩那女犯的路數，一時却也猜不透她臨走時一番言語是真是假，看得四圍的人漸漸散去，然仍未見甘瘋子露面，王元超恐怕衙門做公的看着生疑，把纜繩一帶，同妙鳳一使眼色，也跟着散開的人，走離衙門，慢慢向前走了一程，正向路人打聽宿店，猛的胡同口趨過一個短打扮的人，抱拳笑說道，借問一聲，尊駕們同一位姓甘的客官是一道來的麼，如果不錯，請到敝店歇馬便了，王元超詫異道，姓甘的客官現在何處，那人道，姓甘的客官在敝店看好房子，說是尚有這樣行裝的三位，在後就判，叫敝店

差人攔迎，免得路途生疎，找尋不着，所以小的奉敝店東的吩咐，在此相候，看得尊官們行色相符，特地冒昧請問一聲，尊駕既然認識姓甘的客官，諒不會錯諱的了，玉元超仔細，又問明姓甘的相貌服色，果然是二師兄無疑，便欣然叫那人領路，那人拉過牲口，折入路北胡同內，三人跟了進去，那人領到一所八字牆門的大廈門口，兩旁粉牆上分刷着「仕宦行囊」、「迎賓老店」八個大字，跨進門，滿是高廳大廈，宏壯異常，執事人等，也是衣冠楚楚，招待盡禮，引進甘瘋子看定的兩間屋子，是並排兩間的廂房，房內色色精雅，輕風滿心暢適，却未見甘瘋子影子，向何應的店夥一問，才知甘瘋子看定屋子，在屋內匆匆寫了幾個字，吩咐了一番話，便出店去了，王元超等會意，也不多問，待店夥何應茶水完畢，遂揮手令退，舜華從牀側一扇小門遁入隔室，兩室一樣佈置，桌上却多了一張紙，拿起一看，原來是甘瘋子特地留下的，紙條上寫着「有事先出入晚便回」八個字，舜華笑道，看來那話兒頗有道理，否則二師兄決不至移尊就教的，舜華道，我留意她進去拷掠時，使的卸骨法，功夫頗為不小，便是運用軟功以後，又使出排山分牛的真實功夫，把兩根碗口粗的堅木，生生迸斷，也算虧他的了，舜華道，這種功夫尙不足奇，倒是她臨去的一番話，大有注意，如果她句句是實，此地必另有一個女強盜盜為害閭閻，但不知如何張冠李戴，把強盜頭套在她身上，最奇怪她這樣身手，為何被做公的輕輕捉住呢，王元超聽她議論不已，慌搖手道，我們初到此地，人地生疎，究竟不知真相如何，此地又是個客棧，難免沒有作公的耳目，還是謹慎一點的好，舜華笑了笑，便不作聲，舜華却笑道，怕他怎的。

### 第三回

撲索迷離女崑崙初獻身手  
希奇古怪老官僚全無心肝

如果把俺們，也當女強盜捉去，這才是太笑話哩，王元超瑤華聽她這樣一說，一齊大笑起來，笑聲未絕，忽聽得窗外一聲咳嗽，頗是宏亮，王元超等三人聞聲又復回到隔壁那間屋內，却見門外立着一個清瘦的小老頭兒，一張高顴通鼻的臉，蓄着兩撇八字黑鬚，戴着一頂翻沿草陀金氈帽，帽沿前面綴着一顆比黃豆還大的明珠，光芒四射，身上却又穿着灰布短襖，束上一條二藍湖縐舊汗巾，巾上掛着一支短短的旱烟袋，下面高統粗布白襪，套着一雙壽字挖雲縐襪厚底鞋，一手提着幾件包裹，一手盤着兩枚通紅光亮的雌雄核桃，未進門先自目光霍霍，向王元超打量一番，然後慢吞吞的把手上包裹一舉，笑嘻嘻的說道，這幾件包裹是客官們驢鞍上取下来的，恐客官們早晚要用，特地送進來的，王元超慌走到房門口接過包裹，却看得這老頭氣度不凡，不似店中雜役，便也含笑點頭道，老者無事，何妨請進來談談，老者略一謙遜，竟自昂然直入，一進房內，向王元超雙鳳抱拳爲禮，便呵呵笑道，怪道今天一早鵲來報喜，原來有三位這樣豪傑下降，小老兒高興已極，不嫌冒昧，借送包裹爲由，特地進來拜識拜識，還請三位寬宥爲幸，王元超等聽他這樣一說，心裏吃了一驚，慌接口道，在下到靈隱進香，路過貴地，因過江不及，暫宿一宵，老丈稱爲豪傑，未免過獎了，王元超一面答言，一面已把手上包裹擱在床下，回轉身，正想同那老者談談，不料老者指着床下包裹又大笑道，小老兒一生開盡江湖，自問兩眸未瞎，竟也識得英雄，就是包裹內那口寶劍，也早已告訴俺哩，原來雙鳳兩口寶劍，因爲尺寸不長，貼身帶着，只有王元超新得的那柄倚天劍，攜帶礙目，一路用包裹包好，拴在鞍上，不料被這老者點破，王元超同雙鳳都吃了一驚，正想用話支吾，那老者又搶着說道，諸位不必整疑，容小老兒慢慢奉告，俺是本地人，姓來，賤名錦帆，早年江湖上曾送俺一個綽號，叫搜大蟲，年青當口，也會單身匹馬，走南闖北了十幾年，洗手回鄉以後，承本縣招舉，又做

了十幾年捕快頭兒，仗着平日江湖上朋友多，面子上兜得轉，倒也沒有失過腳，一直到了五年前，將近望五當口，想法退了卯，把一生積蓄擡起了這個小小客棧，生意倒也說得過去，光陰如箭快，現在小老兒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驀脚也不比從前，只在這點小買賣上照管照管，絕不與聞外事，聞或有幾個四海英雄來此息足，攀點交情，盡點地主之誼，便已心滿意足了，今天最先那位甘老先生降臨，小老兒暗中一留神，着實吃了一驚，平時江湖上的英雄，無論識與不識，一經落在俺的眼中，這人本領大小，便可揣摩八九，獨有那位甘老先生，龍驤虎步，竟是生平未見的一個了不得的人物，正要乘機交談，不料他已匆匆而出，等到三位隨後光臨，小老兒自然格外留神，不是小老兒故意當面亂調，像三位同那甘老先生，都是俺生平難遇的人物，豈是江湖上意氣朋友所能及的，怎不歡喜出望外，所以借着送包裹為名，急急進來拜望，那知鞍上有個長長的包裹，鬆了扣兒，溜出劍鞘來，小老兒對於寶劍，略知一二，不禁隨手抽出一看，又是大大的一驚，平常人那有這樣寶物，便是武藝略差一些的，也使不了它，益發決定諸位是非常人了，來老頭一口氣說明來意以後，便向王元超等探問邦族，王元超雖然看出來老頭並無他意，總是萍水相逢，只含糊其詞的說了幾句，連三人名姓，也不敢實說，只張三李四的帶了一陣，來老頭何等精明，也不多問，只一味添茶添水的殷殷招待了一陣，便也告辭而出，可是自從來老頭出去以後，王元超這間房內，頓時與眾不同起來，店夥們不待王元超招呼，也不等到上燈時候，竟自動調開桌椅，在房內擺設了一桌豐盛精緻的筵席，霎時水陸並進，珍錯滿案，說是本店店東替客官們洗塵的，王元超連連阻止，已是擺得整整齊齊，可是那位來店東，却並不進來陪客，意思之間，似乎有女眷在房，不使奉陪，這一來，王元超倒弄得沒法擺佈，舜華笑道，這位來店東也是個有心人，既然如此，不好十分駁却，倒是席無主人，却不便叨擾

，再說俺們二師兄尙未到來，也須稍待，正說間，忽聽得門外甘瘋子呵呵大笑，已挽着來老頭，同跨進房來，王元超等慌向來老頭遜謝道，俺們萍水相逢，怎好如此厚擾，一言方出，甘瘋子破袖亂舞，搖着手大聲笑道，有酒有肴，理應叨擾，來老丈也是我輩中人，不要辜負他一番美意，來，來，來，坐下再說，來老頭大喜，一翹拇指，大聲道，甘先生真是快人，三位萬無再謙，俺先敬諸位一杯，說罷，從身旁店夥手內，奪過酒壺，向各人杯內一一斟滿，便趨向主位，甘瘋子也虎軀一矮，坐向首席，王元超聲華瑤華只得依次就座，甘瘋子首先笑道，此刻俺一進店門，這位來老丈便倒屣出迎，一見如故，且說預設筵筵相待，恰恰碰着俺是個老饕，聽得有酒，忙不迭把主人拉將進來了，來老頭大笑，流水般斟過酒來，甘瘋子猛的用手一接酒杯，微笑道，且慢，俺們同來老丈萍水相逢，竟蒙盛筵招待，足見老丈生平好客，豪氣凌雲，可是俺還邀着一位佳客，不久就到，這位佳客，問老丈大有淵源，這一席酒倒真湊巧，不過俺這首座，還應讓與這位佳客才是，甘瘋子這裏一說，非但來老頭捧着酒壺換不着頭腦，連王元超妙鳳也是不解，來老頭楞楞的問道，這位佳客究竟是誰呢，甘瘋子微笑道，客到就知，且虛左以待，添好杯箸，請候光臨便了，說畢，指揮店夥，在聲華上首添設了一座，這時天已昏黑，來老頭格外討好，命店夥在房內點起十幾支明晃晃巨燭，光輝滿座，格外精神，可是甘瘋子並不吃酒，只同來老頭談些江湖上勾當，一面談天，一面時時留神天外邊，衆人看他這樣鄭重其事，不知這位佳客是何等人物，尤其是王元超暗想這位師兄平日眼高於頂，從來不肯這樣低首下人，何況連酒也不肯先吃，非恭候那位佳客不可，這真是稀有的事了，各人胸頭正在起了疙瘩當口，甘瘋子忽向門外招手道，佳客已到，快請進來，語聲未絕，房內燭影一幌，門外嗖的竄進一個人來，衆人急看時，只見坐人亭亭玉立，却是個女人而且就是白日衙門木籠內逃走的女強

盜，這時一身裝束，還是白天所着的夜行衣靠，王元超夢鳳等雖然覺得兀突，料得甘瘋子與她定是素識，倒也奇而不奇，獨有那位設筵款客的來店東，一見進來的女子，宛如逢了惡煞，倏的臉色大變，立起身，就想退出房外，甘瘋子一抬手，兩手一攔，呵！大笑道，老丈休驚，俺特地把她邀來，替你們解釋誤會的，非但解釋誤會，說起她的身世，同老丈也不是外人，哈哈你道她是誰，她就是諸暨縣包村天胆包老英雄的千金，芳名翩翩兩字，從小生長深閨，不諳江湖勾當，這幾天因尋找她胞兄包立身，到杭州親眷家就攔幾天，回來路過此地，不料你把自己世姪女，竟當作女強盜捉起來了，說猶未畢，來老頭額上青筋支支綻露，滿頭大汗，粒粒顯明，瞪着眼，張着嘴，氣呼呼的連聲喊着，啊呦，……這，……這了半天，伸着顫抖的手，指着包翩翩道，你……你真是包天胆老哥的後人嗎，翩翩蓮步輕移，走到來老頭面前，先自福了一福，微微笑道，甘師伯說的一點不錯，先父去世時，姪女同家兄尚在年幼時代，幾位先父的友好，都隔絕多年，今天沒有甘師伯提起，還不知來世叔也是先父的好友哩，尙乞世叔恕姪女失敬之罪，說畢，插燭似的拜了下去，來老頭忙不迭呵腰還禮，一伸手扶起翩翩，把脚蹠得震天价響喊道，該死，該死，俺愈老愈糊塗，竟把自己人凌辱起來，教俺這張老臉往那裏擺，罷了，罷了，這也是俺的罪應判了，一面說，一面連連揮汗，真有無地自容之概，甘瘋子看他急得這個樣子，心裏暗樂，誰教你不安本分，替官府作走狗，倒是包翩翩看得不過意，勸說道，世叔且自寬懷，好在姪女已自脫身出來，這事論情，姪女自己也忒大意，現在事已過去，姪女已同甘師伯商量過一次，還要請來世叔幫忙，替姪女洗刷不白之怨哩，來老頭滿面慚惶說道，姑娘，你那裏知道，想當年俺同你們尊大人同門學藝，後來又在江湖上同事多年，承蒙天胆老哥看待得同手足一般，江湖上的勾當，同身上一點薄藝，一半還是令尊大人指點的，俺飲水思源，怎

不慚愧，那時俺從江湖洗手回鄉，尊大人業已去世，俺會到府上痛哭一場，那時姑娘同你令兄都還年幼，從令叔度日，俺看那令叔一臉仁慈，家境也頗頗富裕，所以俺也放心，一直到這些年，還時時時記哩，不料姑娘已長得這樣出色，却被俺誤打誤撞的弄出這檔事來，再說俺這些年早已不問外事，偏逢着本縣張公祖，同俺有點交情，一時情面難却，應允幫他一臂之力，捉那女強盜，萬不料世姪女當作歹人，這事傳揚開去，我一生名氣，也都付諸流水了，有這兩層原因，教如何不痛恨呢，姑娘此刻所說要我幫忙，只要能夠洗刷姑娘的名，小老頭就是粉骨碎身，傾家蕩產，誓不認罪，甘瘋子看他一臉誠惶誠恐之色，暗暗點頭，知道這人心地不惡，尚是俠豪本色，便呵呵笑道，我替你這來這位佳客，應該首座麼，我有酒不喝，定要等這位佳客判來，教你這席盛筵，師出有名，現在我可酒筵大發，有點等不及了，來老頭儘同甘瘋子一別，別地道，甘老英雄你這番成全，教我終身不忘，包姪女是我自己人，還是您首座爲是，時已不早，我還有許多事要同你請教，快請客坐罷，甘瘋子笑了一笑，也不再謙，便替包神神同王元超薛華瑤三人引見，薛華瑤華早已拉住翩翩的手，問長問短，親熱非凡，來老頭就讓翩翩坐在瑤華肩下，同自己主位又恰好貼近，又吩咐店夥不准向外面透漏風聲，又是衆人重行把盞入席，細斟淺酌起來，席間衆人，請來老頭先說這事如何起因，究竟這女強盜做的如何案子，來老頭一面替衆人斟酒，一面說道，說起那女強盜，並不在本縣做案，係不在本縣做案，係在對江杭州錢唐縣做了十幾起巨案，照杭州捕快所說，那女強盜做的案子非常離奇，每逢紳宦人家喜慶日子，女眷們爭麗鬪富一身珠光寶氣當口，女強盜即大顯神通，來去無蹤無影的滿掠面歸，而且總是檢看價值連城的寶物下手，這樣做了幾次，只把錢塘縣一般捕快，弄得眼爛，兀自找不出一點線索，連那飛賊是男是女，是獨腳，還是合夥，都不知哩，直到月前杭州巡撫的老太太做

七十大壽，全省大小官員，挖空心思，想從壽禮上走一條捷徑，各色珍貴壽禮，絡繹不絕的往巡撫衙門送得進去，外邊的人，都說這一次不比尋常，那飛賊恐怕也只有光瞪着眼，不敢下手了，巡撫衙門內也知道外邊飛賊鬧得厲害，內宅貴重禮物，堆積如山，不敢大意，從收禮這天起，早已弓上弦，刀出鞘，一般戈什哈同標營的兵勇，澈裏澈外，晝夜梭巡起來，閑雜人等休想混得進去，這樣總以為萬無一失了，那知到了慶壽正日的傍晚，正值謝頂卸炮笙歌迭奏之際，那位老太太把兒子孝敬的一副民脂民膏造成的八寶珊瑚珠，套在二品補服上面，這副朝珠，各樣什件都是一等的孩兒面的珊瑚，祖母綠的翡翠，以及透水的紅藍寶石，這還不算，其中還鑲着幾顆櫻桃大的眞珠，光芒四射，尤爲希世珍品，這位老太太掛着這副朝珠，被各大員的命婦，星星捧月般捧在華堂中間受賀，額繩繞彷彿在雲端裏一般，等到受賀已畢，開筵聽戲，衆人恐怕老太太年高受累，一大羣丫頭女僕又扶進內室，預備吸幾口芙蓉露酒，長一長精神，好去聽喜，不料她大馬金刀的向煙榻上一坐，衆人正要伸手替她卸下那掛八寶珊瑚朝珠時，只聽得齊喊一聲哎呀，便沒有了下文，那位老太太抬頭向衆人一看，各各面色慌張，呆立在前前做聲不得，她自己兀自不知，還煞叱道，無用的奴才，快替我寬了朝珠補服，好好的裝口烟，讓我接接力，她這樣一怒，衆人沒法隱瞞，才慌慌張張的向他胸前一指道，老太太的朝珠上那兒去了呢，她聽得吃了一驚，慌低頭一看，果然胸前光彩全無，這一嚇非同小可，這串朝珠，比自己這條老命還看得貴重十倍，登時手足冰冷，急喘上湧，似乎便要斷終內容，衆人大驚，一面替她捶背揉胸，一面分人連爬帶跌去見那位巡撫大人，等到巡撫急急匆匆進內宅，已聽得那位老太太捶胸頓足，如喪考妣似的大哭起來，哭聲一揚，內外頓時弄得沸天翻地，巡撫一面寬慰壽母，一面傳諭屬下，立時把全衙封鎖，不準一人出入，這時戲也停鑼了，筵席也吃不成了，內外



大小男女賀客，個個心驚肉跳，你看我，我看你，那敢放半句屁，可是事也奇怪，那串朝珠，舉人親眼目睹在老太太出來受賀時節，明明掛在胸前，閃閃放光，怎的一進上房，不判半盞茶時，就忽然不見了呢，而且接近老太太的人，不是自己的子女兒媳，便是常來常往的人員眷屬，下人們也祇老太太貼身侍侍的幾個丫環僕婦，在這青天白日衆目矚矚之下，怎麼一會兒就會不翼而飛呢，再說內外賬房堆積如山的禮物，件件都是貴物，賀客中人員的眷屬，那一個不珠翠滿頭，怎麼一件不丟，偏偏丟了壽母獨一無二的八寶朝珠呢，衆人口裏雖不敢出聲，肚子裏各各都這樣思索，這時捕總標兵戈什哈全體動員，捧着大令，不管你何等人物，挨個兒要搜查一下，那般女賀客看得苗頭不對，一齊走進上房，請老太太自己搜查，以明心跡，這樣把偌大的巡撫衙門，整個兒翻了個身，那有八寶朝珠的影子，可是好好的一場大壽，這一來弄得瓦解冰消，那位巡撫老太太，果然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哭個無止無休，那一般男女賀客也個個搗着一肚皮怨屈，礙着上官名分，只好垂頭喪氣等着解廳令下，鴉飛雀散，當夜巡撫大人只把榻下出氣，個個罵得狗血噴頭，尤其是錢塘縣的縣太爺，前幾樁紳宦人家的案子，還未找得影子，又出了這一場大字第一號血海干係，眼看得這個七品前程，斷送在這串八寶珠上面了，最痛心的，巡撫衙門內禮物當中，有他一尊一尺多高赤金麻姑，送進去時，在戈什哈手中還化了不少門包，滿望借這尊麻姑的金面，官升三級，這一來，非但枉費心機，還要吃不下兜着走哩，可憐這位縣太爺被巡撫結實申斥了一頓，還限他會同捕總，在三天限內務須人贓並獲，回到自己縣捕，同着那位捕頭，愁眉不展，作了個楚囚對泣，那時節，咱們這位蕭山太爺，也正渡江祝壽，因為同那位錢塘縣太爺同年兼同鄉，交情素厚，賀壽的一天，寄宿在錢塘縣衙門內，眼看得這位老同年，性命難保，便默然坐在一旁，暗時代為畫策起來，說起咱們這位縣太爺，同那

位錢塘縣却有天淵之別，他姓曾，官諱祥麟，字仁趾，少年登科，倒是個幹練有爲，才智卓卓的人物，到了本縣任上，官聲着實不錯，上司也非常器重，來老頭說到此處，甘瘋子猛的酒盃一頓，開口道，嗯，原來是他，來老頭憐問道，難道甘老英雄也認識他麼，甘瘋子點頭道，且不打岔，你再說下去，以後怎樣時，來老頭提起酒盃，又替圍席斟了一巡酒，接着說道，當時這位曾老爺，肚子裏打了個底稿，向那錢塘縣同捕顧問口道，事已如此，急也無用，出事當口，我也在場，照我細想，在失事的前後一忽兒功夫，接近老太太的都是女人，依我猜度，賊人大半是女的，發現以後，立時內外嚴密封鎖，掙個兒細細搜查，那賊人就有天大本事，也難插翅飛去，那串朝珠，累累垂垂的一大串，如果藏在身邊，那有搜不出的道理，而竟搜查不出來，這樣，你們就可想到搜查時節，那賊人依然混在賀客裏面，可是那串朝珠，却早已藏在預定的祕密地方了，等到搜查完畢，賀客退去，那賊人乘人不備時，又把贓物取出，跟賀客們混出衙門去了，錢塘縣同那捕廳聽得果然有理，好像黑暗中放出一線光明，可是一轉念，那女賊帶着贓物已出巡撫衙門，此刻鴻鵠冥冥，偌大一座杭州城，那裏去找這女賊呢，豈不是依然大海撈針麼，他口雖不言，面上慘淡慌張的神色，一望而知，那位蕭山縣微微笑道，老同年，俗語說得好，急事緩辦，這樣劇盜，豈是一時半刻所能緝獲的，依我說，你先權自寬懷，慢慢大家想個入手辦法好了，錢塘縣額汗如流，兩手亂撓的說道，年兒說得好自在的話，撫憲這樣雷厲風行，定下三天期限，你豈不知，怎能緩辦呢，蕭山縣一抬身，在他身邊低說了幾句，這位錢塘縣，登時打拱作揖，宛如遇着救命天尊一般，這當口，忽然外邊又傳進話來，說是撫憲夫人傳諭，叫錢塘縣馬上進去，這一下，在錢塘縣耳朵裏，又像是一道催命符，又嚇得混身篩糠般抖起來，蕭山縣皺眉道，事到如今，只可小弟陪你去走一輪再說，於是房內那位捕廳，把兩位縣老爺

送出衙門，兀自不敢回進花廳，捏着兩把汗，靜候二人回來，直等到初更時分，才見兩位縣太爺相將進來，一看錢塘縣神色似乎眉頭略展，一問所以，才知撫憲召見，因為賀客散盡以後，又發現一樁稀奇古怪的事，本日賀客女眷當中，有一位到任未久的藩台太太，年紀很清，生得花容月貌，是女客中最出色的人物，而且談吐靡醜，件件來得，巡撫老太太雖是同她初見面，却愛她慧心美貌，十分投契，送客時節，老太太還汗尊降貴親自送了幾步，再三叮嚀，叫她常來走動，不料這位青年美貌的藩台太太，坐上綠呢大轎，前呼後擁的拾回藩台衙門，一羣丫嬭僕婦早已在宅門口迎候，等到轎子落地，一窩蜂爭前打起轎簾，預備攙扶這位千嬌百美的關太太時，只齊齊喊聲啊呦，……轎中却空空如也，那有藩憲太太的影子，這一下，只把那位幡然白髮的藩台大人，宛如萬丈高樓失脚，一顆心直跳出腔子外去，問起這般轎夫差弁，却又咬定明明從巡撫衙門坐轎回來，中途並未停轎，怎會憑空飛去，那知禍不單行，偏偏這時，管藩庫幾個吏目，又慌慌張張的報稱今天各縣賦銀上兌，點查藩庫，忽然發覺失去庫銀萬餘兩，這一來，又把藩台嚇得半死，幾位細心的幕友，却覺得巡撫衙門剛丟了東西，這邊又丟了人，而且藩庫又發現丟了銀三樁事同日發現，實在太奇怪了，其中有知道東家細底的，說是藩台老夫少妻，原非正配，這位太太新近從勾欄中物色來的，藩台看她口齒伶俐，貌又動人，便叫她出來應酬，馬馬虎虎充起正太太來，那知出了這一個大岔子，活像小說中說的，一陣風被妖怪攝去一般，據幾個轎夫說，這位太太是一個嬌小玲瓏的身體，拾在肩上，本來輕如無物，又加太太出門，關防嚴密，轎廳轎簾下得密不通風，所以一路拾來，毫未覺得，更不知拾到甚麼地方丟失的，且不提幕友們議論紛紛，這時那位藩台，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一般，在自己太太房內，細細一檢查，不料又發覺失了許多貴中首飾，這一來，把前後情形一琢磨，似乎這位太太並非端丟失，

其中大有道理，說不定巡撫老太太那串八寶朝珠，也是她做的手腳，他這樣一琢磨，由疑轉恨，由恨轉怒，而且丟失庫銀的干係，也非小可，硬着頭皮，立時坐轎趕到巡撫衙門，自請處分，並請巡撫通飭全省，定要緝獲這位逃走的太太，才解心頭之恨，巡撫聽得也大大的吃了一驚，想不到這樣千嬌百媚的太太，竟是個女賊，可是這一來，八寶朝珠總算有個線索，立時傳諭錢塘縣進見，告知此事，一面分頭傳令水陸各碼頭，加緊緝緝，寫明女犯年貌，畫影圖形，懸賞通緝，務獲究辦，這當日蕭山縣會祥麟一同進見，仗着巡撫素日另眼相待，替錢塘縣說了幾句好話，請求寬限，一面自告奮勇，幫同辦理，誓必拿獲女賊，以量知遇，巡撫也知道這樣女賊，神沒鬼出，不易擒獲，素知蕭山縣會幹練，難得他自告奮勇，就下密札，委他主持此事，會祥麟奉委下來，回到蕭山，一心想破獲此案，見好上司，顯顯自己才幹，就想到來老頭是有名的老插快，雖然退職告老，如果以禮相聘，用面子拘束，不怕他不應承下來，這位縣太爺這樣念頭一起，俺小老頭兒的倒靈惡運就來臨頭，來老頭說到此處，用手向包翩翩一指道，嘿，天下也沒有這湊巧的事，咱們那位曾太爺親自駕臨敝店，求俺暫時出來一論，俺也不得不應承下來，不料縣太爺前脚才出店門，正逢着這位賢姪女獨自到此，巧不過會縣令在店門上轎時，又一眼瞥見了我這位姪女，叫我到了轎前，低低說了幾句，說是這年青女子很像那位潘台太太，叫俺留神，俺送走了會縣令回進店來，包姪女已看得好一間上房，閉門高臥起來，俺看得包姪女一個青年女子，背着一個小小包裹，隻身獨行，一進店門，就自高臥，已經起疑，又打開會太爺自己送來的女賊圖形仔細一看，委實同姪女有幾分相似，越發令俺起疑，當晚俺就在姪女隔壁屋內張看，只見姪女脫了外衫，打開包裹，換上一套夜行人衣靠，掛了鑲囊，插好一柄解腕尖刀，仍然把外衫罩上，開出門來，呼喚茶水，那時俺一看這情形，不是那話兒是誰，心裏還

高興的了不得，以爲活該要鏘一次臉，曾太爺將才來託我辦理此案，竟不用吹灰之力，自會送上門來，又看了房內情形，定是待到三更時分，又要在本地做案了，怪不得一進門便高臥養神哩，我當時便想知會縣衙下手，一轉念，這樣一來，不免大動干戈，驚嚇了店中客人，鬧礙了自己買賣，默默想個計較，悄悄離開了黑屋子，暗暗在茶水內下了蒙汗藥，教店夥送進房去，這一來，可苦了包姪女，神不知鬼不覺當夜闖進縣衙去了，我這張老臉兒也就此去盡了，諸位請想，這一檔事，弄到這樣結果，教我以後如何做人，可是我這位腎姪女，爲甚麼在那個當口換起夜行衣服來呢，包翩翩笑道，那時老世叔只注意了我，沒有注意旁的客人，其實那位藩台太太，也在老叔店內哩，姪女着了老叔的道兒，糊裏糊塗闖進縣衙，怎不教那位真賊實犯的女飛賊，從旁看得笑掉了大牙，却從此把袖驚走了，這才冤枉哩，此言一出，衆人大驚，只有甘瘋子已從翩翩口中探明，坐在一旁發笑，可是把來老頭愈弄得悶在鼓事，急向翩翩問道，這事越來越奇，照姪女說，那女飛賊竟也在小店內，怎的店內沒有窩生的女客哩，甘瘋子大笑道，這樣，你就知道那女飛賊非同小可了，老實對你說，女飛賊在你店中當口，蓋裝了一個翩翩美少年，舉動闊綽，你還對他殷殷招待哩，來老頭聽得兩掌一拍道，該死，該死，果然記得有這樣一個單身客人，還是在今天一早走的但是腎姪女怎知她是案中要犯呢，腎姪女換夜行衣，同她又有些甚麼關係呢，包翩翩笑道，家叔在杭州開設了一家綢莊，家兄便在莊內照料，適值來教姪女到杭州去玩幾天，有幾家近親女眷，也再三請姪女去玩幾天，所以姪女在杭州親眷家中，一逕留連了個把月，杭州沸七揚揚鬧着飛賊，前幾天又鬧着巡撫衙門，藩台衙門幾件奇事，傳在姪女耳朵內，也暗暗料那女飛賊，本領不壞，可是與己無礙，也不放在心上，不料

昨天早晨，辭別了舍親家兄，渡過江來，渡江時節，姪女坐的是蕭山兩人搭的過江橋子，坐在橋內，

由轎夫抬在渡江船上，兩面也是渡江的轎子貼近一排擺着，（早先錢塘江就是這樣景象），姓女右首一乘轎子內，被江風一吹，時時透一陣異香來，引得姓女側身一看，却是一個一身華麗的美少年，見他耳根上貼枚小小的骨朵，當時也不在意，以為是衝袴子弟罷了，後來聽他向轎夫問長問短，嗓音非刺斗，好像故意放大了喉嚨說話，可是尾音，總是脫不讓女人嬌音，而且不是浙江口音，那時姓女便有點疑惑起來，不免向他多看了幾眼，看他眉梢鬢角，越看越像女人，後來渡過了江，先到西興埠頭打尖，恰巧這人轎子也是同行同止，細看他並無行李，只隨手提着一隻小箱子，打尖當口，他進走出轎來，向點心舖，買點食物，留神他步履之間，雖然矯捷，總覺異常，尤其是他一出轎子，看到他兩面耳根，都貼着骨朵，那有這樣湊巧，兩耳都會同時有病，明明是遮瞞的勾當，那時姓女就有十分料他是女扮男裝，却尚未想到那件案子上去，直到姓女離開西興，抬進城來，却見他轎子在道，飛也似的抬到世叔店門停下，昂然直入，姓女來時，親眷們本來叮嚀在迎賓客店歇宿，較為清淨，所以姓女也進店來了，一進店，就揀了樓上當陽的一間屋子，無意間，在牕口向下打量，窺見天井下面，對樓的一間大屋內，黑暗中光華閃閃，急定睛向那屋內望去，只見那假扮男子的人，在牀前低着頭，把一大串寶光閃閃的東西，一顆顆拆卸下來，裝進另外一個小口袋內，這當口，姓女登時想起巡撫老太太八寶朝珠的新聞來，斷定這人就是藩台太太無疑，姓女恐被他回頭看見，慌忙輕輕把樓牕關好，從牕根內向下張看，又看她拆好珠寶，裝了好幾個口袋，脫去外面袍子馬褂，露出一身緊身排扣夜行衣，腰間解下一條亮晶晶的東西來，似乎這件軍刃，她解下這條東西以後，很迅速的把牀上幾個口袋一一塞進懷內，重新束上這條東西，又加了一條妃色汗巾，巾上又挂上一個豹皮鑲囊，罩上袍褂，開門出來，揚長而去，姓女不該年青好奇，暗想這人本領胆量，定必加人一等，既然明

知她是個女子，不管好壞，倒要會她一會，只要同她講明，並不干涉她行爲，只求她較量較量武藝，大約她也不致於另生惡意的，姪女存了好奇心，也就把夜行衣服換上，預備到夜靜更深飛下樓去，同她會面，萬不料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換好衣服，吃了幾口茶水，頓時昏天黑地的躺下了，等到醒來，身已在縣衙女牢，自己想得又好笑又好氣，本來就要脫身出來，氣不過，倒要看看這知縣再說，那知這位曾太爺，功名心太熱，清早把姪女提上去，不由分說，就關進木籠，要押解上省，去博上官歡心，姪女其餘不恨，只恨這糊塗知縣，並不問清來因去果，就草菅人命起來，所以姪女定今晚三更時分，飛進縣衙，同他理論一下，告訴他那女強盜確在此地，看他如何說法，而且姪女同甘帥伯已經商量過，既然事情擠兌到姪女頭上，不能不找出一個真贓實犯來，洗刷姪女的清白，來世叔是老公事，還得替姪女大大的費神呢，來老頭聽到此處，總算滿襟清楚，心裏也越發難受，而且包翩翩臨了說出老公事三個字，不知她是有意還是無意，儻這三個字，就把來老頭挖苦得淋漓盡致，比罵他打他還凶十倍，甘瘋子看得來老頭紅着臉，只管出神，額上汗珠又一顆顆冒出來，微微笑道，現在諸事不提，只要把女飛賊拿到，就八下裏都合適，憑俺們這幾個人要拿她原不困難，可是有一節，她在杭州官場中大顯神通，同俺們本來無關，那般昏頑糊塗官僚，也應該有這種人搗亂一下，現在關礙着包姪女名譽，不能不找出真犯來，但是包姪女這樣李代桃僵，早已把嚇驚走，我們要找她，又從何處着手呢，王元超答道，這樣飛賊，與衆不同，既然眼見出了包小姐這檔事，也許要看個水落石出，還逗留在此哩，說猶未畢，外邊一個店夥急匆匆進來，在來老頭身邊喊了幾句，來老頭眉頭一縐道，曾太爺又來找我，想是白天出了事，又沒有辦法了，翩翩道，姪女臨走時，已說明今晚三更去找這位曾知縣，現在來世叔先去，姪女隨後就到，有來世叔在旁，免得他驚嚇，甘瘋子道，

說起這位曾祥麟，我同他是幼年摯友，在官場中還算不錯，回頭我陪包姪女同走一輪，有我在場，他不致再有誤會，來老頭道，這樣太好了，他此刻差人來叫我立時進衙，說不得我先進來，同他說明這事底細好了，於是諸人匆匆用過酒飯，來老頭先自告辭進衙去了，到了二更時分，甘瘋子陪着包翩翩上房去，也飛向縣衙，房開內只剩得王元超同妙鳳閑談這檔事，直等到四更敲過，才見甘瘋子來老頭包翩翩走進房來，甘瘋子一進房內，哈哈大笑道，痛快，痛快，這位藩台太太的手段真高，王元超慌問所以，來老頭笑道，我先到衙內，滿以為曾太爺爲的白天走夫人犯事，那知出人意外，誤拿包姪女的事，他竟也知道了，你猜他如何知道，原來我們在此吃酒當口，那位曾知縣正獨坐在簽押房內盤算這事，忽然眼前白光一閃，鏗的一聲響，一柄雪亮尖刀，插在公事桌上，刀柄兀自顫動不已，這一下把曾太爺嚇得直跳起來，細看桌上刀時，却是刀上還穿着一張信箋，曾太爺究竟是個幹員，按定心神，一聲不響拔下尖刀，拿起信箋看時，只見箋上寫道「懲治貪吏，爲小民吐氣耳，不意昏愾如汝，張冠李戴，誤累好人，如再執迷，將喪汝命」，下面署着一個「雲」字，曾太爺一看箋上的話，想起白天包姪女衙前臨走的幾句話，已覺得誤捉了人，可是包姪女這身打扮，同破詭飛行的功夫，又覺事有可疑，所以慌着把我叫去，問個仔細，我到衙內，把包姪女身世詳細說與他聽，又把甘老英雄同包姪女隨後就判的話，也告訴他，他才弄清楚，而且非常抱歉，兩人正說着，甘老先生同包姪女已從屋上飄身而下，一會面，曾太爺來不及同甘兄敘闊，先向包姪女連作揖陪罪，還請到內房，由他太太極力周旋了一陣，然後同甘兄細敘久別之情，臨走時，還說明天一早到店拜看咱們包姪女，表示負荆之意，百姓們也可知道包姪女並非飛賊，藉此可以洗刷清白，然後再過江去，把寄刀留柬一層稟知巡撫請示，王元超道，這樣說來，那女飛賊果然沒有遠走，舜華，果是這樣舉動



，也非常光明磊落，包翩翩道，我也這樣想，我雖然爲她受了一次累，總覺愛她這人，可惜她神龍見首不見尾，沒法會她，衆人正這樣談論着，忽見店夥提着包袱，抗着一副華麗的舖陳進來，說是曾太爺差人送還包小姐的隨身包裹，又恐店中被舖不潔，特地贈送一副乾淨被舖來，務請包小姐賞收，包翩翩道，何必又要太爺費心，來老頭道，這也可說前倨後恭，那包袱原是賢侄女的，昨晚還當贓物呈案，說起來慚愧死人，現在我替賢侄女另外打掃一間屋子，好讓你早點安息，舜華瑤華道，老丈不必如此，讓我們聯牀共話罷，翩翩也願意三人聚在一起，可以慢慢清談，這晚翩翩尙向夔夔講得十分投契，隔鄰王元超甘瘋子也同宿一屋，第三天清早，瑤華首先下牀，一眼瞥見梳粧台上硯台下，壓着一張信箋，過去一看，箋上寫着，「薄命人辱承眷念，感何可言，魚軒回湖，當圖謁晉，」下面又署着一個「雲」字，細看字體非常娟秀，瑤華喜極，回頭向翩翩喊道，快來看，昨晚我們睡得真香，進來人還不知哩，兩人一聽，忙下牀過去一看，知道那位潘台太太的把戲，四面一打量，窗戶依然好好的，只窗上一層花格短窗脫了門，想是從上面進來的三人一陣稱道奇怪，隔壁甘瘋子等也知道了，舜華道，這人還要到太湖找咱們去哩，這一來，翩翩可以決心同我們一道到太湖了。

#### 第四回

### 重巒疊嶂聚氣藏風 雲海松濤探奇索隱

原來一夜功夫，三人講得分拆不開，變風想邀翩翩到太湖去，翩翩聽得太湖英雄聚會，風景又好，心裏也願意，而且她本是少室山人徒弟，所以稱甘瘋子爲師伯，太湖有她師兄弟，也趁此可以會會，此刻被

飛箒一引，越發願意回去了，甘瘋子等聽得翩翩同去，也非常歡喜，各人梳洗完畢，來老頭已匆匆進來，向翩翩道：「會太爺今天起了大早，鄭重其事的來拜會諸位了，此刻俺已讓他在客廳等候，甘老先生陪着姪女倆出去見他一見好了，於是甘瘋子同翩翩走出去敷衍了一陣，把會知縣送走後，回到房內，向王元超等笑道：「那位潘太太真可以，據會祥麟說，今天一早得到撫院消息，昨晚深夜巡撫牀沿上，插着明晃晃一柄利刃，刃上附着一封信，警告他一切不許追究，否則就要他命，同時那位潘台枕旁，也照樣來了一手，信內還挖苦他老面無恥，還撫同潘台果然不經嚇，等不到天亮，慌差幹人過江來，悄悄告知會縣令，叫他趕快罷手，連潘庫缺少的銀兩，也由潘台認痛掏出腰包來，彌縫了事，一天星斗，竟被袖弄得風消雲散，這人真可說得巾幗英雄，可惜沒有好好的師友導入正軌，弄得東蕩西飄，她自己稱為薄命人，其中定有傷心之史，衆人聽得都點頭嘆息，翩翩道：「你看她在昨晚掌燈時，在縣衙奇東留刀，又過江去在撫院藩司兩處做了手脚，還要回過江來到俺們房間留個條兒，一夜功夫，東奔西走，如入無人之境，而且處處做得嚴絲密縫，真也不易，倘然她真能如約見面，俺們定要同她結爲至友，勸她不要走入邪途，來老頭聽得暗暗點頭，却笑說道：「賢姪女同到太湖，果然很好，可是令兄處，順便也要通知一聲，免他記星，再說俺好容易見到賢姪女，也要留你多玩幾天，就是甘老英雄幾位，是俺小老頭一生難逢的豪傑，也想求諸位委曲幾天，讓小老頭盡點寸心，甘瘋子笑道：「既承相知，後會有期，俺們都有事在身，實在不便久留，今天就要過江去，直奔太湖，將來再叨擾好了，來老頭再三殷殷挽留，無奈看得甘瘋子等確有要事，才不敢作聲，却在當日又特設一桌豐盛酒筵送行，酒罷告別，來老頭直送到錢塘江邊，才依依分手，甘瘋子率領着王元超舜華瑤華包翩翩一行五人，帶着兩匹俊駒，不日到了太湖堡內，自然又是一番熱鬧，包翩翩初到湖堡，看着

許多豪傑，又看得堡內的雄壯形勢，同太湖的湖光山色，與浙東又是不同，就覺耳目一新，胸襟大暢，尤其那位文君新寡的紅娘子，個個不羈，語語合自己脾胃，還有同門的東方豪，英氣勃勃，少年老成，也說得非常投機，黃九龍當天盛設酒筵爲甘瘋子等洗塵，這時在席的，有甘瘋子，范高頭，滕叢，黃九龍，王元超，東方杰，東方豪，東關夢啞，痴虎兒，舜華瑤華，紅娘子，包翩翩，一共男女老少十四位，還有許多堡中的頭目，濟濟一堂，也可算得羣英雅集，席間甘瘋子王元超各說別後的事，並問太湖有何新聞，黃九龍大笑道，柳摩香單天爵已成驚弓之鳥，大約不致於再興風作浪的了，至於你們在百佛寺見着師父同那艾天翻的事，俺們也統統知道了，因爲師父同你們分手後，到了靈岩寺龍湫僧師弟處，已有詳情寄來，還命俺選擇一寬大幽險的地方，預備邀集海陸英雄大大的聯盟一下，又命俺們設法把飛龍島寶藏運回湖堡，日前俺同范老丈在山內打獵，無意中在萬山重疊之處，覓着了一處最相宜的山谷，此地土人因爲形似葫蘆，就叫做葫蘆谷，將來等兩位老人家到來，親自察勘過再定奪，倒是飛龍島的寶藏，有點費事，要請二師兄籌劃，還有從前俺同五弟在赤城山虎窩內留藏的一批軍器，現在已經派人運到堡中了，范老丈也說道，這幾天，俺們無事，在湖堡左右各處閑游，順便察看全湖形勢，據俺看，將來海陸聯盟，羣英聚會，眼看湖堡氣象隆隆日上，只憑現在堡中幾十間房子是住不下的，不如在湖堡左右東洞庭山西洞庭山建築分堡，俺脚莊也是水路要口，略一改建，也可充作分寨，這樣就可容納不少人，發號施令也容易些，一旦有事，更可作爲犄角之勢，范高頭說罷，甘瘋子首先拍掌道，范老丈所見與俺相同，非這樣辦不可，將來稟明師父就可實行，倒是飛龍島一樁事，要一個熟悉該處地道的作爲嚮導才好，於是人家傳杯推盞，各抒雄略，一席酒直吃到日落西山，才盡興散席，雲中夢鳳同紅娘子包翩翩四位女傑，就在夢鳳原住的一所院落內

聯牀抵足，原來范高頭父女二人孀嫗以後，被黃九龍款留在堡內，免得他們回家睹物思人，自夢鳳紅回來，堡中越發熱鬧，還多了一個天真爛漫的包翩翩，非但范高頭稍寬愁懷，連紅娘子也漸漸有說有笑起來，大家聚了幾天，有一天清早起來，舜華忽然想到堡後葫蘆谷去遊覽一番，包翩翩靜極思動，更一個贊成，瑤華紅娘子自然助興，翩翩道，俺們悄悄出去，不要被他們覺察，否則黃堡主又要勞師動眾派人護從，反而不能盡興了，瑤華笑道，這樣也好，不過此地門衛森嚴，俺們四人出去，豈能瞞得他們耳目，紅娘子道，這層毋須過慮，上葫蘆谷不必經過前面三重礮壘，聽俺父親說，他們是從堡後出去的，不過從堡後到葫蘆谷，也有四五十里，一路都是高高低低，人跡罕至山道，那天黃堡主同俺父親還捉得一隻花豹回來哩，翩翩聽得越發高興，兩隻雪白的掌，脆生生的拍得山響，高聲說道，妹子在舍下時，最喜出獵，俺們何妨備着傢伙，乘便打一回獵，豈不快活煞人，於是四人匆匆各自打扮得過身俐落，攜着兵刃彈弓，和隨身乾糧，悄悄溜到後面，走過黃九龍王元超臥室，側耳一聽，甘瘋子等正都在黃九龍房內高談闊論，輕輕躡足走過，直走到最後一重通堡後山崗的柵門，恰喜柵門大開，並不費事，魚貫而出，那知剛出柵門，猛見崗上一塊平平的草地上，有個人指東擊西，竄高度矮，把一柄劍舞得有色有聲，翩翩等吃了一驚，慌停步仔細一看，原來是痴虎兒，正在獨自練習太甲劍，他新近磨着黃九龍教了幾手達摩劍，就廢寢忘餐的拚命練習，此刻一早起來，又在後面崗上練習上了，他正練得高興，忽然一轉身，看見紅娘子等四人一齊出來，而且手上身上各各都齊帶着傢伙鏢囊，他看得奇怪，收住招勢，迎上前來問道，諸位從未到過此地，今天怎的有此雅興，想是檢着此地幽靜，也來溫習溫習劍術的，紅娘子笑道，你這幾手達摩劍，進步真快，練得已經很好，不信，咱們兩人來對舞一下，痴虎兒聽得脖子一縮，舌頭一吐，笑道，啊唷，我的姑太太

，俺初學乍練，怎好同您放對，倒是您幾位練幾手高着兒，我在旁看看也是好的，舜華笑推紅娘子道，時已不早，不要同他鬥趣了，說着，向痴虎兒一招手道，兄弟，你認識葫蘆谷這條道兒嗎，痴虎兒先不答話，怔怔的向她們看了半天，才笑道，這條道我雖沒有走過，却聽頭目們講過，似乎很不易走，可是風景最佳，我也常想去玩一回，諸位可否挈着我一同去，紅娘子不待她說下去，向衆人一使眼色，慌答道，你要同去最好，不過此刻就得走，癡虎大喜，連那道柵門也忘記闔好，便當頭放開脚步，向崗下馳去，紅娘子笑道，這位小兄弟直心直眼，最討人歡喜，他一同我們出去，堡內真沒有人知道我們去向了，一面走，一面又把癡虎兒來歷說與翩翩聽，翩翩也稱奇不止，這樣一路談談說說不知不覺已走過好幾重山嶺，約摸已走了二十多里山道，忽聽得癡虎兒在對面山腰松林內大聲呼喚，却看不見人，紅娘子等不知何故，一伏腰，各人提起金蓮，飛也似的搶入山腰，奔入松林，却見癡虎兒使出幼年行徑，爬上一株四五丈長的蒼松，騎在一枝突出的松幹上，左顧右盼，縱聲長嘯，四山迴響，就像有千百個癡虎兒歌唱一般，看他裂着一張闊嘴，好不快樂自在，紅娘子在松蔭下仰面喝道，這麼大的孩子，還是這樣頑皮，快下來，領咱們到葫蘆谷去，癡虎兒俯身答道，不瞞您說，我照着他們所說的方向走到此地，轉了幾個灣，實在有點模糊了，沒法，才爬上高處，望個清楚再走，可是一上來，奇奇怪怪的山景，一一顯露出來，實在捨不得下來，您不信，上來瞧瞧就明白了，衆人經他這樣一說，頭一個包翩翩就忍不住，一伏身，玉臂一張，嗖的一聲，竄上近身一株長松，攀住橫松，一個鴿子翻身，就亭亭立在枝上，四面一看，頓時嬌聲喊道，妙哉，妙哉，下面舜華瑤華紅娘子被她一引，也一齊躡了上去，四個勁裝佳人，在一株龍蟠鳳舞的巨松上，各人佔了一秒。松風謾謾，衣帶飄飄，宛如一片翠雲，擁着四個散花仙女，對面騎在松枝上的癡虎兒，又像遙拜觀

層的善財童子，在這晨光熹微山色蒼茫之中，却是一幅奇妙畫圖，癡虎兒看他們齊立在一株松樹上，高興得東一指西一點，引她們觀看，紅娘子等上得樹來縱目四眺，果見西北四五里外奇巖怪壑內，骨嶺冒起蒼龍般的白氣，愈來愈厚，便鋪成一片雲海，這一片雲海，把對面一座峨嵋高峙的主峯，攔腰圍成一個大圈，好像天空浮着一原大箬等，峯頂像個等尖，圍住的雲氣，象玉色帽圈，再看雲海的下層，又夾着一層紫氣，這層紫氣籠罩着一層層的松崗樾谷，陡壑鳴澗，却像海市蜃樓般裹在濛濛雪霧之中，看不真切，半晌，東南方朝暾高升，金光四射，射進雲海以內，立時景象大變，一座雲海幻成金光燦爛奇妙莫測的彩霞，由濃而淡，由淡而無，立時遠近重巒疊嶂豁鐵呈露，深林懸瀑統體分明，而且嵐翠欲滴，清氣撲人，各人都覺超塵出俗，栩栩欲仙，紅娘子向對面癡虎兒一指，大笑道，看不出他竟能够領略這番妙境，舜華道，這種雲海只有日光上，或者天氣蒸鬱山雨欲來的當口才有，可是像那黃山出名的雲海，以及雁蕩嵩嶽等絕頂，却也常常可見，紅娘子笑道，我們雖然賞覽了雲海，可是葫蘆谷究竟往何處走呢，說猶未了，對面樹上癡虎兒忽又亂指亂嚷起來喊道，你們喊那邊是誰，衆人向所指的面山凹內極目望去，才認出對面兩山交叉處有一道銀光閃閃的溪澗，澗旁松根一塊磐石，坐着兩個人，因相距甚遠，兩個人小得像三歲小孩一般，其中一個穿着紅衣服，恰合那萬綠叢中一點紅的畫意，這邊紅娘子等正看得詫異，忽見穿紅的人，昂頭四眺，尋找東西的樣子，倏的一躡身，跳下磐石，兩足一起，像飛鳥般穿入山脚下松林裏去了，一忽兒，只見密雜雜碧沉沉的林梢上，活像有隻極大的紅蝴蝶，張着雙翅，在林上游來游去，飛旋不已，半晌，翩然飛墮林外，嗖的跳上磐石，依然現出一個穿紅的人來，紅娘子等看得那人輕身功夫很有可觀，而且決定是個女子，益發覺得奇怪，四人一商量，決意趕過去探個實在，向癡虎兒一打招呼，一齊跳下樹來，癡虎兒

也手足並用，像猴兒般溜身下樹，包翩翩最心急，首先施展飛騰功夫，一溜烟似的向兩人所在跑去，紅娘子舞華瑤華也跟着趕去，這一來，却苦了癡虎兒，雖然從小練就爬山越嶺的腳步，總跟不上她們輕身提氣的真實功夫，累得他跑得滿身是汗，兀自趕不上，一抬頭不見她們的影子，却說包翩翩紅娘子同雙鳳姐妹宛似弩箭離弦一路追趕，一會兒已近兩人所在的山脚，抬頭一看，大石上兩人已聞聲立起，跳下大石，看清那穿紅的人是個手姿綽約的年青女子，上身穿着銀紅色窄袖對襟短衫，柳腰上束着玫瑰紫的綢巾，挂着一具鑲寶，下身兜襠紫腿元緞中衣，兩瓣間蓮套着麀皮小蠻靴，頭上元帕抹額，直壓眉尖，益顯得明眸皓齒，玉面珠唇。還有一個，却是女僮裝束，戴着青布靚兜，披着茶色衲衣，下面雖然淨襪雲鞋，依然顯着兩只窄生生的改造金蓮，面上雖然雞皮鶴髮，依稀還存着當年俊俏模型，兩人一見紅娘子等走近，那女尼首先合掌當胸，朗聲說道，我母女二人本當趨堡晉謁，不期諸位女菩薩雅興出遊，在此相遇，也算緣分不淺了，紅娘子等真得兩人手姿不俗，出語不凡，慌一齊斂衽答禮道，此山頗山頗頗荒僻，人跡罕至，當湖山口被儀壘封鎖，外人益難到此，不知兩位從何道來，務望賜教一二，穿紅的女子聽她們這樣細問，立在女尼背後，只抿着嘴微笑，兩隻水汗汗俊目，只管向翩翩直睨，女尼笑答道，其中細情，稍緩容略奉告，難得諸位駕臨荒山，敝廬離此不遠，且請駕臨以光蓬壁，未知諸位肯俯應否，紅娘子等一聽她還在此山內居住，益發莫明其妙，從來不聞山內有人進出，何以突然現出這等人物來，如果不是清天白日，真要疑是山靈花妖了，既然承她邀請，何妨藉此探個實在，四人意見相同，便請她們母女二人領導，恰好這當口，癡虎兒喘吁吁也趕到了，那女尼也邀他同往，於是一行七人，由那女尼領路，向山凹內走去，忽高忽低，穿林度澗，一路盡是奇幽絕險的巖壑，往往走到好像無跡可通之處，那女尼輕車熟路，只在危崖石縫內，

略一轉折，便豁然開朗，別有異境，她們母女二人，攀藤附葛，竄上巖下，捷如猿猴，那穿紅的女子尤喜同包翩翩手拉手的走在一起，格外顯得親熱，包翩翩屢次想問她姓氏來歷，却因走的都是荒僻險境，脚下得步步留神，彼此都顧不到攀談，這樣曲曲折折走了四五里山路，忽然走進一處山谷，兩面千仞巖壁巍巍夾峙，中間黑沉沉一片松林，穿進林中，連日光都像遮起一層厚幔，只聽得上面松濤怒吼怪鳥唧唧，度完這片松林，山勢又分，顯出數百畝廣闊的一片荆棘之地，棘刺鈎衣，蔓藤礙足，竟無可走之路，又見那女尼當先一擦僧袍，身子一起，從一片荆棘上，像星移電掣般走了過去，看他兩隻腳似乎沒有沾着荆棘一樣，轉瞬間，已越過一片荆棘，紅娘子知是絕頂的輕身功夫，正待繼武一試，又見穿紅的女子却換了身法，兩足一點，一個海燕掠波的式子，從荆棘上橫身飛去，中途像蜻蜓點水般，在荆棘上兩足虛點，又飛出四五丈遠，只幾點，便也飛過十幾丈開闊的一片荆棘，紅娘子舜華瑤華胸有成竹，豈肯落後，嗖，嗖，嗖，各展身法，宛似三隻翠鳥掠波而過，這時却苦了包翩翩癡虎兒二人，在包翩翩一身功夫，要飛越四五丈路並非難事，像這樣十幾丈開闊的面積，却有點望塵莫及，可是瞪着眼睛看着人家過去，未免萬分慚愧，回頭一看癡虎兒，只見他哈哈一笑，一伸手從背後拔出太甲劍，向對面一指道，你們這樣飛來飛去，總是費事，不如我來替你們開闢一條坦途罷，說罷，一聲大喝，掄起寶劍，不管三七二十一，向荆棘叢中直舞過去，只見三四尺高的荆棘，和遍地盤結藤蔓，被他一路鏖砍亂削，宛如摧枯拉朽，斷葛飄榛，滿空飛舞，一霎時竟被他生生闢出一條道來，話雖如是，他一套衣服，也被一路荆棘撕得七零八落，幸而皮厚肉粗，尙未受傷，包翩翩只得從這條新闢道路紅着臉奔了過去，向紅娘子等說道，諸位這樣功夫，實在佩服之至，紅娘子知道她年青好勝，慌笑說道，我在妹子的年紀當口，還趕不上妹子哩，將來妹子多得明師益友，怕



不日上竿頭，那女尼點頭道，這話一點不錯，武功同文學一樣，只怕你不肯用苦功，如果向上前進，是無止境的，說罷，又向癡虎兒道，這位小哥哥手上的寶劍，倒是寶物，這片荆棘中有許多古老藤葛，沒有這樣寶劍，怎能揮砍如意呢，癡虎兒聽他稱贊寶劍，也自高興，便把太甲劍變手獻與女尼，請她賞鑒，女尼接過劍來，從頭到尾細細看了一回，忽見柄上鐫着太甲二字，頓時大驚失色，慌問癡虎兒道，小哥哥劍何處得來，可否賜教一二，癡虎兒道，是我父親所賜，女尼又問道，尊父是否姓滕名鞏，用的是奔雷劍麼，此言一出，非但癡虎兒茫然，連紅娘子等也聽得詫異，却又見女尼向那穿紅女子笑道，人生聚散，信有前緣，你老太師吩咐的話，萬不料在此應驗，這時紅娘子忍不住問道，聽您老人家的口氣，似乎同我滕老叔有點淵源，所以識得此劍，老尼笑道，說來話長，敝廬不遠，且請駕臨，容再奉告，此地已是葫蘆谷口，敝廬就在谷上，諸位且隨貧尼進谷，說罷，當先走去，紅娘子等聽得已到葫蘆谷，高興非常，一面跟着老尼走，一面縱目四眺，只見當前谷口，危峯峭嶂，摩雲插天，中間一線羊腸，蜿蜒曲折，都是天然路徑，迤邐行去，如進迷宮，抬頭一望，巉巖巖壁中，奇奇怪怪的古松，一株株從石縫倒掛下來，好像幾百條怪蟒，飛舞而來，森森可怖，這樣走了一程，忽然危崖中裂，上架石梁，形如穹門，走出這座穹門，豁然開朗，一片豐林長草，愈望愈寬，如果把這片草木芟除淨盡，足可容納千軍萬馬，林外却依然險嶂圍拱，秀巒環抱，聳華笑道，怪不得黃堡主說此地大有用處，果然是個天然勝境，紅娘子道，便是把這一片樹木砍下來，也可以造廣廈千萬間哩，穿紅的女子笑道，越過這片豐林，山勢又合，再進去低窪處還有比此地大幾倍的一片湖水，係各處山頭水道匯注之地，出口處依然通着太湖，恰是一所天然的船塢，不過現在諸位光降敝廬，毋庸深入，只可留作後遊罷，紅娘子正想啓問，忽見那老尼並不走進林去，身子一轉，兩足一點

，嗖的躍上近身四五丈高的一個危坡，穿紅的女子領着紅娘子等跟蹤而上，那女尼已躡壁而上，衆人一打量這座崖壁，雖有十餘丈，却喜天然築出一層層石蹬，不過只容一人立足，遠看去便像附壁而行一般，衆人依次走上崖頂，猛見臨崖蓋着矮矮的兩間茅屋，屋後兀自層崖高壓，勞若建瓴，那女尼至此便同紅衣女子立在茅屋前，笑容可掬的說道，諸位不嫌卑陋，謹請屈尊一談，紅娘子紅一看兩間茅屋，靠着懸崖，草草搭就，照外面察看，祇可容納一二人，還要低頭鑽進，那容得室外這些人，可是從門外望去，幽然深遠，好像門內尙有不少房屋一般，既然主人殷殷速客，祇好姑且屈着身，魚貫而入，不料一進茅屋，寬暢異常，而且四圍珠光寶氣，眩耀一室，壁衣地氈，盡是茸茸獸皮，獸皮上滿綴珍珠寶石，大的竟如雞卵一般，小的如黃豆般不計其數，四壁爨七放光，耀如白晝，這一來，把紅娘子等嚇得目瞪口呆，如在夢裏一般，幾疑這老尼是妖怪化身，衆人正在駭異當口，老尼同紅娘子掩好繃門，回身進來，向紅娘子等笑道，身居窮谷，無法置備桌椅等物，祇好屈諸位席地坐談的了，說罷首先蹲下身去，在獸皮上盤膝坐定，紅娘子等一看地上五色斑斕的獸皮，非常可愛，便也團團席地而坐，那穿紅女子先不坐下，從黑暗處捧出許多鮮山菓放在中間，然後靠着女尼坐下，笑向衆人道，不滿諸位說，連茶具都沒有，只好請諸位吃些鮮果，聊以解渴，紅娘子等暗想她們母女二人既然設備這樣簡陋，何以又有這許多奇珍異寶，豈不奇而又奇，各人都露着滿臉驚異之色，惟獨癡虎兒生平不知珍寶爲何物，倒並不詫怪，只覺目迷五色，如入異境罷了，那女尼一坐下，就明白衆人懷疑的神色，不等紅娘子等開口，微微笑道，貧尼四大皆空，看得世界一切都是電光石火，這一洞珍寶並非貧尼所有，不過代他人在此看守罷了，又一指穿紅的女子向衆人說道，倘然身邊沒有這個妮子，貧尼早已飄然遠引，不必多此一舉了，說到此處，神色慘然，閉目歎息道，「欲知前世

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未來果，現在作者是」，自己低低念了幾遍，忽然雙目一睜，宛如一道閃電，在衆人面前掃了一遍，然後長歎一聲道，諸位現在應該知道千手觀音同陸地神仙多年反目的一層因果，這層因果中的主角，是艾天翻，諸位當然知道，可是其中波瀾翻騰，却又關係着一個人，這個人無辜被他們牽入旋渦，受了人世最慘痛的刑罰，變成了世界上最薄命的人，現在陸地神仙夫婦又和好如初了，艾天翻夫婦也變成恨體了，但是這位薄命人的隱痛，兀自深深的刻在心頭，而且又多了一個身外之身，可憐這個身外身，又是薄命不過，將來正未知如何結局呢，說罷，雙目一閉，一顆顆淚珠卻從縐紋疊起的眼角上，續續奪關而出，穿紅的女子也低着頭嗚咽起來，舜華瑤華想起艾天翻臨死當口演說的一番事蹟，不禁脫口驚喊道，您老人家難道就是當年飛龍島的湘魂麼，老尼一點頭，雙目微啓，眼淚便像湧泉一般直掛下來，穿紅的女子一發泣不成聲，悽慘欲絕，紅娘子包翩翩早已從雙鳳口中聽過這段事蹟，此刻也瞭然於心，不禁一齊陪了許多眼淚，翩翩原按着穿紅的女子坐下，慌掏出香巾，替她拭淚，深情款款的安慰一番，這時各人都鼻酸眼澀的靜默了一會兒，只有癡虎兒看得莫明其妙，忽見老尼一搥眼淚，繼續說道，貧尼三十年前飛龍島舊事，諸位該已明白，自從離開飛龍島，灰心到極點，茫茫四海，孑然一身，道飄蕩到雲貴一帶，却也做了許多濟危扶困的勾當，不料肚子裏一塊孽根，却漸漸大起來，幸而那時一家富厚的人家，受過貧尼的微恩，就在那家生下這女兒來，生養以後，回想舊事，越發心腸粉碎，便決計落髮爲尼，青燈古佛了此一身，生下的女兒，就托那家代爲撫養，預先替她取了一個名字叫做「幻雲」，恰好那家不遠有個準提庵，就在庵中出家，有時仍回去看望幻雲一次，這樣過了半年光景，有一天隨同庵中住持到相近山上一座古剎，聽遠來高僧講經說法，這位高僧年逾古稀，是從四山峨嵋山雲游到此，到處指點迷途，積修功德，

這天聽經的僧尼同善男信女上下三四百人，但是年紀青青的却只貧尼一人，講經當口，僧人中有一個兇臉高身的頭陀，眼光閃爍，時時向貧尼偷看，當時以爲良莠不齊，這種不守清規的人，亦所難免，也不放在心上，不料講經完畢，出寺下山，又覺兇僧不即不離的跟在身後，這時聽經的人們都已分頭四散，我同庵內住持走的却是僻徑，那凶僧瞎了眼珠，以爲一老一少兩個女尼，有何能爲，便色胆如天放出下流手段，說出不三不四的話來，貧尼那時還是年少氣盛，不合聲色俱厲的向他申斥了一頓，那知他原是亡命強徒，無非借佛門遮蔽身子，看俺沒有好意，仗着地僻人稀，竟想恃強調戲起來，那時凶僧的情形，便是（見前）也要動氣，不由俺不使出身手來，他却沒有料到俺的武藝，正在嬉皮涎臉挨近身來當口，拍的一聲，臉上便着了俺一掌，這一掌把他跌出一丈開外，他居然還能掙扎起來，惡狠狠從機械內拔出一柄解腕尖刀，潑風似的着地捲來，這時嚇壞了俺庵內住持，兩腿像棉花一般望地直灘下去，俺一看凶僧也有幾分功夫，來勢甚猛，便也顧不得住持，喝聲來得好，待刀臨切近，一偏身，右腿起處，喝聲着，便把他手上尖刀踢飛，趁勢旋風一轉，左腿又起，向他腰眼一點，饒他牛精似的凶猛，也禁不起這一點，立時直矮下去，蹲在地，只有喘氣的分兒，正在這當口，急覺身後人影一閃，嗖的一拳向後打來，俺一個箭步，斜刺裏竄出五步遠近，回身一看，嘿，可了不得，只見五六個麈尾凶僧，分四面襲來，各各捏拳據臂，都像有幾手似的，當面一個一拳落空，大吼一聲，勢如奔馬，趕向前來，俺一轉念，獨龍不鬪地頭蛇，勢拳難敵四手，就算被俺一個個都打勝，俺也沒趣，不如回到寺內，向老和尚評理爲是，主意打定，虛作應敵之勢，三招兩着，便飛越重圍，直向山上跑去，這般凶僧似乎知道俺的意思，拚命向後追來，我剛到寺門口，後面追來一般凶僧，遠遠撮口作聲，發出鬼也似的怪叫，好像暗號一般，立時山門內奔出許多高高矮矮的僧徒，不

問青紅皂白，呼的一聲便把我圍了起來，我大怒，恨不得掏出當年用的鳩羽梅花箭，送他們個個歸陰，可是皈依佛門以來，早已捺在一邊，這時想用，也辦不到，可是怒火攻心，也管不得許多，一咬牙，便指東擊西，同他們打得一個落花流水，他們雖然人多，一時却也沾不着一點便宜，有幾個膿包，早被我打得滿地亂滾，可是人越打越多，山門口人聲鼎沸，嚷成一片，我打了不少功夫，也難免汗淋氣促，正在危急當口，那講經的老和尚同寺內方丈聞聲出來，滿以為這兩人可以替我解圍，那知講經的老和尚吆喝了一陣，衆僧滿不理會，大約以為他是遠道客僧，作不得主，又欺他年老，誰知可以作主的方丈，偏又賊禿嘻嘻，一味袖手旁觀，諒也不是好人，這一來，我真危險萬分，功夫一久，將不堪設想，說時遲，那時快，猛聽得山門口有人高喝一聲，豈有此理，就在這一聲大喝中，只覺身邊一陣陣呼呼風響，眼前一變香灰色的大袖，大鵬展翅般向人圍內舞了幾個轉身，裏三層外三層的禿驢，個個啞雀無聲，立得紋風不動，我又驚又喜，一看原來就是那峨嵋老和尚顯的手段，正想近前拜謝，忽又見嗖的一聲，人圍外面竄進一個肥頭大耳的和尚來，仔細一看，是本寺方丈，只見他睜眉瞪目，向老和尚破指叱道，我們念你遠道掛單，好意佛眼相看，不料你這老東西仗着幾手邪法兒，幫那妖尼來太歲頭上動土，你這老東西，也許有個耳朵，打聽打聽我普光寺的人，豈受你們外路東西欺辱的，看情形你這妖尼定是一黨，也許借着講經爲名，想來謀佔寺產，也許……老和尚不待他說下去，大喝道，休得胡說，老僧雲遊天下，偶然在此息足，打聽得你們平日爲非作惡，全不像出家人樣子，所以宣揚經義，指點迷途，不料你們罪孽深重，辜負老僧一片苦口婆心，此刻仗着人多勢衆，竟侮辱一個孤身女子起來，你既然身爲方丈，不知約束，反而庇護惡徒，越發不像話了，照你們不守清規，佔辱佛門，如果在早幾年碰在我峨嵋僧手上，個個都是死數，現在我已斷絕殺

戒，從輕發落，如果以後再有這樣事情，天下像老僧這事人不知多少，恐怕沒有這樣便宜了，說罷，隱在兩道眉底下兩道目光，閃電似的直射方丈方上，原來這普光寺的僧人，本是一般無賴出身，這方丈同幾個凶僧，還作過落草強盜，也懂得幾手武藝，這時看見老和尚一出手，便把衆凶僧制住，知是點穴法，這老和尚大有來歷，可是平日威風素著，一時找不着台階，想跳進人叢用話唬一下，萬不料唬不住人家，反而被人家正言厲色教訓了一頓，越發下不了台，如果用武，自問這點功夫，萬不是人家對手，並且這許多人被他點住，沒有解法，個個都是死路，暗地一打算，只可臉皮一厚，掉轉鋒頭，滿面生痛的說道，我道是誰，說了半天，原來您就是我們早夜稱頌的峨嵋老師傅，怪不得有這樣大法力，現在長話短說，萬事都看在您老面上，請您老也看在菩薩面上，抬抬手兒，好在雙方都是誤會，並沒有真個鬧出亂子來，以後小僧從嚴約束他們便了，說罷，好像沒事人似的，扯天說地瞎恭維了一陣，峨嵋僧鼻子裏一陣冷笑，過去在人堆中拔個兒拍了一巴掌，這般凶僧，一個個活動起來，兀自覺得眼花手軟，頭重腳輕，知判碰着尅星，個個嚇得倒抽冷氣，抱頭竄去，峨嵋僧笑向方丈道，老僧在此已打擾了好幾天，後會有期，就此告別，那方丈巴不得他離開此地，故意做出挽留神氣，老和尚也不睬他，一回頭向貧尼道，看女菩薩身法手法不是此地宗派，年紀青青，何以也如此裝束呢，那時貧尼對於那位峨嵋僧又欽佩，又感激，聽他問到此處，又引起一肚皮傷心，不免淚如雨下，一時答不出話來，峨嵋僧又說道，此地不是談話之所，且隨老僧下山去，於是我跟老和尚走下山來，那方丈還假惺惺送了幾步，兩人一到山脚，我想起庵中作持，四方一找，蹤跡不見，想已逃回庵去了，老和尚一到山脚，便立定身，盤問貧尼來歷，我早已看得老和尚一臉慈祥，武藝又這樣驚人，定是世外高人，便恭恭敬敬的跪下身去，先拜謝解圍之德，然後把我身世統統據實告訴，

最後又長跪不起，請求收列門牆，指示迷途，老和尚看我非常志誠，也就點頭應允，從那天起，我回到庵中，收拾一點隨身行李，又把幻雲拜托那家撫養，約定三年以後再去看望，佈置妥貼，便置安貼，便跟老和尚到四川峨嵋山內，在老和尚所住深山圍瓢相近之處，蓋了一間茅蓬，早夕求教，這樣過了三年，非但天性悅禪略有所得，便是老和尚一身絕藝，也傳授不少，有一天我想起幻雲，已過三載，當年有約，應該去探望一下，當時稟明師父求他定奪，他老人家說道，你老在此地，也非結局，趁此看望徒孫以後，也可雲游各處，積點功德，你跟我這些年，功夫也進步不少，江湖上獨身雲游，也可去得，現在我再賜你一件防身器具，說罷，從內取出一柄寶劍來，這柄寶劍，却也奇特，從劍鏃到劍鋒不過三尺餘長，一寸多寬，統體發出紫熒七的光華，而且柔可束腰，不用時圍在腰間，便似扣帶一般，遠行防身最便利沒有，劍鏃上刻着『紫霓』兩個古篆，據他老人家說，從前百拙上人在莽嶽山鑄成八柄利劍，他老人家居然得到三柄，尚有兩柄一名『太甲』一名『奔雷』，係傳授一位姓滕名輩的弟子所以貧尼看到這位小僧的『太甲』劍，驚奇起來，這時癡虎兒聽到這位老尼姑是父親的師弟，慌地一骨碌跳起身來，卜通一聲，向尼姑叩下頭去，大聲道，原來您老人家是我父親同門，這幾天我練了幾手達摩劍，總摸不着門兒，您老人家看在同門面上，可得提挈提挈，說罷，老母雞啄米似的叩了一陣響頭，那老尼突然被他橫堵裏一陣搗亂，也聽不出他咕嚕甚麼，慌扶他起身，仍請安坐，笑道，尊大人如果在此，正是幸會，現在且容貧尼講完了話再說，癡虎兒這樣傻頭傻腦一來，只把幻雲翩翩兩人笑得肚痛，癡虎兒滿不在乎，闊嘴一張，還要囉囉，却見紅娘子瞪了他一眼，才鼓着嘴像蝦蟆哈氣般不作聲了，老尼又接着說道，那時貧尼得了那柄紫霓劍，叩別師父，又到雲南去找女兒幻雲，那知一到那富厚人家，屋宇人物，都變了形像，竟不知搬到何處去了，一打聽左右鄰居，

才知我離開幻雲以後，那家被盜明火執仗擄掠一空，大小人口被強盜殺死的殺死，逃散的逃散，竟弄得風流雲散，官廳也馬馬虎虎鬧了一陣虛文公事，強盜至今未捉住一個，當時我聽得吃了一驚，問強盜不過搶掠財物，何至下此絕手呢，那幾個鄰居變貌變色的嘆了一聲，四顧無人，才悄悄說道，有人說普光寺內窩藏許多強盜，先用募化爲名，強勒那家捐筆巨款，那家一口回絕，便懷恨在心，下此毒手了。我一聽，想起那天普光寺衆僧被我師父羞辱情形，難保不打聽出我女兒在那家撫養，又加那家不肯捐募，故而一舉兩得，下此絕情，如果這樣，我豈不生生害了這一家人，自己的女兒失了蹤跡或者已被兇僧仇殺，還是小事，這一家良善富厚人家，弄得瓦解冰消，這份罪過，豈不都在我一人身上，當時聽在耳內，一個身子，宛如浸在冰窖一般，一咬牙，當夜尋到普光寺，跳進去，先尋着那萬惡的方丈，用紫電劍擱在禿驢頸上，逼他招出尋仇實情，那禿驢怕死，一五一十招出來，果然同鄰居說的一樣，不由我怒髮衝冠，仗着鋒利無比的紫電劍，從方丈起，把全寺大小兇僧三十餘口殺得一個不剩，最後一把野火，普光寺變成精光寺，這樣，雖然稍稍出了一口氣，可是我的女兒究竟是死是活，還是不明，因爲這那方丈招出實情時，據說當時他四下尋找幻雲，竟不知去向，就是那富家幾個青年子弟同幾個女主人，也是不見，殺死的只幾個壯男同老人，如果他所說是真，還有一線希望，我從那天起，又浪跡江湖，暗地留神那家的子弟，同我女兒的蹤跡，雲游了兩年光景，居然在雲南省城被我找着那家主人，據說那晚禍起時，幸而屋宇深沉，家中緊要人物，統統從後門逃出，死難的是管賬的幾個先生同男僕之類，他們逃到省城，因省城也有祖傳房產田地，索興在省城避禍，可是那晚我幻雲係由乳母抱着逃出，一陣慌亂，不及檢點，等到逃離稍遠，點查人數，單單不見了乳娘同幻雲，也曾四處打聽，迄無下落，貧尼聽得那家劫後尙能完案，已是喜出望外，丟了自



己女兒，反覺有點漠然，可是從此雲遊四海，也時時想起幻雲，不免到處打聽蹤跡，這樣又過了七八年，兀自大海撈針，毫無消息，有一年春天，貧尼從普陀禮佛，回到金陵，遊覽雨花台秦淮河諸勝，在秦淮河畔，看見臨河水閣上，各家妓院，都打起珠簾，妓女們嫵媚婷婷靠在水檻上，釣魚的，度曲的，撥阮的，映得一片春波，也處處五綵繽紛，那時貧尼看到幾個美貌雛妓，便又想起自己女兒來，倘然還在人間，屈指算起來，整整也有十五歲了，我睹物傷情，一陣難過，便怔怔的靠在一刻河的垂楊幹上，癡癡的望着河心，捨不得走開，正在出神當口，忽見對河橋洞內搖出一隻富麗堂皇的花舫來，四週遮陽高高吊起，望見船內笙管迭奏，幾個妖姬曼聲度曲，何應着幾個大腹賈取樂兒，恰恰船望這岸攏來，離我不遠，泊了船，一窩蜂跳上岸，驚見最後上岸一個疲怯怯的雛妓，一隻手扶在老鴿臂上，一隻手捏着一條香巾，頻頻拭淚，蛾眉深鎖，淚光溶溶，哭得梨花帶雨一般，一步懶似一步的扶上岸來，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 第五回 墮絮飄萍勾欄憐薄命 帷鏡匣劍官舫隱奇蹤

那雛妓走上岸來，恰好從我身邊走過，我倒並未覺察，驚見那老鴿走過身時，向我看了一眼，不知怎的脫口喊聲啊哟，……剛喊出聲，慌又咽住，一低頭，死命拉着雛妓向一堆人裏擠去，這一來，我疑心陡起，仔細向老鴿一打量，似乎有點廝熟，猛一轉念，她不是幻雲的乳娘麼，可是乳娘在那時還正二十幾歲，這老鴿雖然有點相似，看她滿身綾羅，一臉殺氣，年紀大約也有四十開外，一時倒也難以肯定，而且江南人迷信很深，逢到尼姑便要大驚小怪，往往朝地吐口唾沫，算是解了晦氣，這樣一想，又狐疑不定，

不料這當口，上岸的人還未走遠，猛見那雛妓鬼也似的一聲慘叫，也不知道她那裏來的力氣，倏的一轉身，掙脫老鴿手臂，鐵青着臉，掛着兩行清淚，一擦衣，提起一對窄窄金蓮，飛也似的向余跑來，那同船的一般人，發聲喊轉身便追，最奇不過那老鴿，論理這時也應該一同追趕，她却不然，一見這樣情形，也是一聲怪叫，提起兩隻偏魚大脚，發瘋似鑽出人叢，一直向前跑去，逃得無影無蹤，說時遲，那時快，那雛妓已跑近貧尼身邊，正要張口問她，萬不料她頭也不抬，倏的掠身而過，兩腿一蹬，便向河心跳去，我喊聲不好，一蹶脚，人已到了雛妓背後，雖然到了她背後，兩人都已凌空到了河心，我一提氣，不等她落下身去，一伸手，夾脊一把抓住，隨手向空一擦，肉球似的直拋上天空五六丈高，我自己身子向下一沉，慌又一提氣，在水皮上略一沾脚，重又凌空而起，恰好肉球從空跌下，接個正着，單臂向下一夾，兩人同時又往下一沉，堪堪又到水皮上，二次裏施了一着推雲掣月的身法，身子旋風般一轉，單掌一拍水皮，橫身貼水，直飛到大樹底下，一拏身，才腳踏實地，放下雛妓，看時已兩眼緊閉，嚇昏過去了，老尼講到此處，頓了一頓，她女兒面孔一紅，推着老尼格格笑道，娘啊，你只顧自己說得高興，不怕客人笑話，把女兒說成雛妓哩，肉球哩，越說越好聽了，老尼笑道，癡妮子幾位貴客都是巾幗英雄，胸襟闊朗，將來都是你的益友，真個論起來，你還是晚輩哩，（湘魂在百笏巖拜過綉蘭爲師）母女這樣一逗趣，紅娘子等已心下領悟，知道此刻講的是母女重逢的一幕，却聽她河心救女的一手功夫，不免暗暗驚疑，包翩翩尤其聞所未聞，忍不住問道，您老人家這樣功夫，實在驚人，但不解您救人時既已飛到河心，抓住了她，何以又望空一擦，使這位姊姊在空中多翻幾個筋斗呢，包翩翩天真爛漫的一問，正中紅娘子等心懷，幻雲躲在老尼身後吃吃笑個不住，却聽老尼微微笑道，姑娘，你問得很有道理，足見平日用功精細，不瞞諸位說，貧尼

對於水裏功夫，却是門外漢，從前曾聽峨嵋老師父說過，北方有位老前輩，平日十幾丈高樓，蹀躞腳隨意上下，却也不諳水性，有一天在黃河口擺渡，那時正值秋汛，水流既急，風浪又大，距岸還有七八丈光景，渡船上把舵的人一個失手，船便翻身，滿渡船的人，都被浪花捲去，獨有那位老前輩在船翻身當口，鑿足一點，便向岸上躍去，剛剛腳尖點沾岸邊，那知黃河沿岸都是鬆鬆的沙土，風浪不斷的打擊，格外不堅實，那位老前輩腳方沾岸，人未立定，便聽得嘩啦啦一陣怪響，十餘丈土岸便坍塌下來，一個失足，連人帶土，一齊捲進洶浪奔流中，只見他從波心直竄上來，有十餘丈高，無奈是直上直下，竄不到岸上去，接連竄了幾十下，愈竄愈低，終於力絕而死，因為人一落水內，被水吸住，想橫竄上岸，很是不易，當時貧尼請問師傅，有何法子解救，師傅說，功夫真個到了絕頂，也是不難，便把一手推雲拏月的身法傳授於我，這一手功夫，筋節上便在推拏兩字，這兩個字却以氣功輕身爲根底，我師傅又說從前練這手功夫，在長江上流，用七片瓦渡過江面，山狹而寬，由七片減至一片都無，便可在水皮上游行自在了，貧尼雖然得了這手功夫，苦於根基不深，未能登峯造極，所以那年秦淮河救袖時費了許多手脚，兀自兩人身上沾着不少水珠兒，諸位請想，我踉蹌飛到河心，是背着岸過去的，一把抓住人，想再轉身飛回岸來，實在沒有這樣大功夫，如果用燕子抄水，直向那面飛去，對面却是一座很高的石橋，距河心少說也有十幾丈開外，百忙裏挾着一個人，想飛越到橋上，實在不易，那時急中生智，只可向空掙來，身子一輕，借着水皮一點托力，飛上去接住人，趁勢在空中轉了身，然後飛回柳樹底下，那時她固然嚇昏的躺在地上一動不動，我也弄得一身是汗，秦淮河是熱鬧所在，我這樣一顯身手，兩岸上的人霎時人山人海，家家水閣上，也擠滿了鶯鶯燕燕看新鮮兒，那時我還不能斷定救的就是自己女兒，總以爲妓女跳河也是常事，等到同船幾個大販賣，

以及一羣看熱鬧的各色人等圍攏身來，七嘴八舌的向我詢問，我也無暇理會，一躡身，先把地上躺着的女子救醒過來，問她何故輕生，她也只有哭泣的份兒，說不出一句話來，還是她同院的幾個龜奴鴉婦聞訊趕來，想把她背回妓院去，說也奇怪，她却死命拉住貧尼再也不肯撒手，其實她從小離開貧尼，何嘗知道眼前便是親娘，大約也是母女天性，一半也是天公安排定當，使我母女重逢，我被她拉住不肯撒手，索興由我抱她回妓院去，一面走一面打量她面龐，越看越像自己，不禁心頭亂跳，難道真是母女巧遇不成，猛想起幻雲從小左掌心有芝麻大二粒硃砂痣，慌騰出一隻手，把她左掌翻開，一看兩顆鮮紅小痣赫然在目，部位也一點不錯，這才貧尼斷定懷中人是幻雲無疑，那老鴇也決定就是乳娘，怪不得見着我喊出啊喲來，最後這子揮脫老鴇的手向我奔來，在老鴇想不到幻雲是跳河，以爲認着親娘，預先同貧尼約好的，又知貧尼大鬧過普光寺非易易者，所以嚇得一溜烟逃去，四面一想，豁然貫通，不覺又驚，又喜，又悲，又恨，究不知那乳娘怎會當起老鴇，把自己女兒充起搖錢樹來，又不知今日幻雲爲何如此悲切輕生，心裏暗暗籌劃了一個主意，且不動聲色，到了妓院再說，那時一路上跟着許多人，滿耳議論紛紛，幸而沒有幾步路，已到妓院，一進門，院中龜奴看得門口擁滿了人，便砰的一聲把大門關住，領我抱進幻雲臥室，把幻雲放在榻上，這時我看這妮子楚楚可憐的神色，想起自己一生命苦，連一個女兒也落在這種火坑內，不由的一陣心酸，眼淚奪眶而出，一回頭見房門外有人進來，慌極力忍住，用袖搵乾淚痕，立起身却見幾個扭扭捏捏的妖姬，陪着兩個滿臉佻氣的大腹賈進來，向我陪話道，今天幸虧大師傅有這樣神通，救了花小蓮一條小命，連我們也感激大師傅不淺，但是最奇不過，今天小蓮的母親，看見小蓮跳河，非但不救，反而自己跑得無影無蹤，判此刻還找不着她，這不是奇事麼，我心裏明白，表面上也連連稱奇，却聽他們所稱花

小蓮，大約就是幻雲勾欄中的混名。正想一步步用話打探，忽見這孫子一骨碌從榻上跳起來，合掌向天，拜道，謝天謝地，但願如從此一去不回才稱佛的心哩，她說了這句話，一個半老鴛鴦，用手向她一指道你小蓮，你不要說出這樣絕情話來，千不好，萬不好，總是你的母親，你母女既然吃了這銀飯，豈能由你任意胡鬧，今天沒有這位師傅，你這條小命豈不自白鬧丟麼，我勸你以後乖乖的多聽你娘幾句話罷，此刻你娘大約看你下這樣絕情，堵着一口氣，避開去了，待一忽兒想情也自回來的，幻雲聽了這番話，小眼兒一，紅着臉喝道，還說母親，世界上有這樣母親，把自己女兒送入火坑，丟了祖宗十八代的邪毒，還有臉充那一份子親娘，橫豎我咬定主意，一死相拚，今天死不了，還有明天哩，否則馬上跟着這位師傅當姑子去，倒比在此禽獸不如的強勝萬倍哩，這一番話，倒也說得牙清口白，不亞井刃哀梨，那鴛鴦脖子一縮，舌尖一吐，向我說道，師傅，你聽聽小孩兒家赤口白舌說出這樣話來，我們這門檻裏，都像你這般，只好一家子喝西北風了，說完這話，也不等我答話，一扭屁股，驕形驕氣又向窗口立着一個肥頭黑臉的大腹賈說道，金相公，不是我多說，看來小蓮沒有這份福氣，您也不必動氣，算白疼她一場罷了，此刻她母親還未回來，犯不着耗在此地受氣，且到我阿姨屋內坐一忽兒，待她媽來了再說罷，邊說邊挑起湘簾，讓幾個嫖客對屋去了，這時我看情形已瞧料幾分，知道幻雲年紀雖小尙有志氣，一看屋內已無別人，便向幻雲打聽跳河起因，原來幻雲小時情形也記不清楚，只知道從小在勾欄中長大，近幾年她假母親看她漸漸長大，出落得水葱兒一般，心地又玲瓏剔透，視爲一株搖錢樹，教了一點歌舞，便懸牌應徵，居然名馳秦淮，博得不少纏頭，新近有個姓金的富商，願花千金替花小蓮梳梳，那假母自然趨奉惟謹，一口應允，却不料花小蓮尋死覓活，不肯屈從，這天姓金的又同幾個嫖友在秦淮河坐在畫船，飛箋召花小蓮有酒，當場又談到

梳攏的事，老鴉雖滿口應承，怎禁得花小蓮守身如玉，不料花小蓮越不肯俯就，姓金的越想弄到手，逼得花小蓮不敢回院，一上岸便咬牙跳起河來，她自己講完這番原因，真個跪在我面前，低低求我救出火炕，情願當一輩子姑子，那時貧尼本想當場就認母女，轉念事出兀突，並無佐證，不如順她想當姑子的一條路設法，於是我假作膺允，約她晚上更盡時分，再悄悄逃去同她遠走高飛，又再三叮囑她我走過以後，無論老鴉回來與否，萬不能在面前洩露出來，否則不能救你出火炕了，花小蓮點頭答應，我便故意向院內龜奴鴉姑等兜搭一回，才告辭出院，一逕回到自己寓所，先趕早吃過晚飯，預先算清店飯錢，坐在房內暗暗盤算一番，店夥掌上燈來，燈光一照，猛又觸起心機，一想那乳娘當了多年老鴉，定必老奸巨滑，白天雖然自己驚走，定必躲在別處差人打聽花小蓮同貧尼消息，如果打聽得我們母女並未相認，機關尚未洩漏，定必暗暗微倖，打聽我走出妓院，又必溜回院去，或竟想毒計，趁我未窺破秘密之先，偷偷把花小蓮隱藏起來，也許連夜強逼她逃回別處，這一來，我豈不自費心機，這樣一想，不敢再候到更盡夜深，慌慌略一結束，背了隨身包裹，推說當夜首途匆匆走出宿店，幸而江寧雖然繁華，街道上商舖住家不比現在，一起更便息燈閉戶，路少行人，我找了一處僻靜地方，飛身上房，窺房越脊，一口氣奔到花小蓮院內，隱在對面房脊上，向花小蓮屋內一看，暗暗喊聲微倖，果然那老鴉已回，却同着幾個不三不四的人在燈下收拾箱籠包裹，忙得不亦樂乎，却不見花小蓮在屋內，我心裏一急，幾乎要拔劍跳下房去，忽聽院外叩門甚急，呀的一聲跑進一個糾糾的人來，一進門，大聲喊道，喂，小蓮的娘，我說你越老越糊塗了，這一點點小事，你就牽絲扳藤纏不清爽，叫我在船上乾猴急，我說你……一言未畢，老鴉從屋內搶出，低聲喝道，殺胚，大驚小怪怎甚，現在細軟已收拾清楚，那手活兒勞你駕，你就進來動手罷，你一動手，我就下船了，兩人一面說

一面便進屋內，我在房上沉住氣，且看他們搗什麼鬼，忽見那人進屋四面一瞧，趨近側首一張美人榻上，把上面棉被一揭，我嚇了一大跳，你道爲何，原來榻上躺着小蓮，兩手兩腳被她們用繩捆住，嘴上也綁着一條手巾，借着燈光看她滿臉露出咬牙切齒的神氣，却苦於喊不出，動不了，只兩隻掛着眼淚的眼珠，時時向窗外遠注，那時我又痛她，又恨這兇婦心狠手辣，恨不得一下子揮劍斬絕，却想到秦淮河灘鬧所在，妓院櫛比，一時不便下手，聽他們就要下船，果然不出所料，幸而早來一步，不怕他們逃上天去，索興等她們下船以後，一路跟蹤，到了荒郊荒野，再下手不遲，只可憐這冤子要多受一點凌辱，恨不得在房上通知她，不必驚慌，爲娘已經在此了，且說那人一揭開棉被，老鴿搶進門便喝道，快裏上，門外萬一有人來問，推說小蓮白天受驚，病勢不輕，到大夫家瞧病去的，你記住沒有，那人一回頭，扮了一個鬼臉，哈哈笑道，真行你的，我就服你這點鬼機伶，可是今天這一搗亂，害我少灌半斤黃湯，便是今晚你那手滿台飛的活兒，也施展不舒齊了，一言未畢，臉上拍的一聲，早着了老鴿一掌，屋內的人一陣大笑，那人便在笑聲中，把錦被內花小蓮全身一裹，一呵腰，抗在肩頭，搶出屋來，老鴿左提右挾，幾個龜奴相幫抗着箱籠等件，一齊跟着出門，院中幾個妓女也掩在背後悄悄相送，貧尼在屋脊上忙也一轉身，注定那人肩上的花小蓮，一路跟去，沒有幾步路，便到河岸，果見岸下泊着一隻快艇，船桅上挑着一盞明角風燈，只見那人跳下船，鑽進艙去，那老鴿龜奴也把手上物件，一齊安置船內，老鴿跟着幾個龜奴又跳上岸，悄悄喊啞一隊，然後老鴿一人回艙內佈置一番，船上幾個舟子，都已點篙離岸，向下流駛去，貧尼在岸上不卽不離跟了約有四五里路，四面一看，已到荒僻所在，絕無人影，再跟下去，便要駛進大江，一打量那船距岸不過五六丈遠，兩足一蹶，便竄上船尾，一起手，先把兩個掌櫓的點翻，順手抽出竹篙，向船孔一插，定住

了船，呵臉推開通中艙的艙門，嚮的竄進艙內，那兩個老而無恥的狗男女，正在對酌談心，猛見余憑空跳進艙內，只把那老鴉嚇得啊呀一聲，全身像篩糠般直抖起來，動彈不得，那男的已喝得酒氣薰人，仗着酒胆，麻着舌頭，想抬身而起，却掙扎了半天，硬的又直坐下去，我一聲冷笑，把中間蓬牕推開一扇，提起醉漢，卜通一聲，先擲向河心，又掩好蓬牕，回身把地上花小蓮腳上綁束，嘴上手巾，替她解下，花小蓮兀兀手脚麻木，掙扎不起來，我一回身，那老鴉拚命似的直着嗓子喊了一句救命呀，却因為驚嚇過度，只噁聲兒慘叫了一聲，第二聲死命也喊不出來，我使用花小蓮手腳上解下來的繩子，把老鴉連人帶椅綁住，又回身替花小蓮手足四肢按摩了一回，待她脈脈流動，立起身，才對她說道，她們怎樣把你綁起來，花小蓮哭道，師傅走後，我娘……貧尼笑道，孩子，難道你還認她是娘麼，花小蓮腳一跺哭道，她這樣心狠，那裏是娘，分明是吃人的大蟲罷了，我笑道，你且說以後怎樣，花小蓮又說道，師傅走後，她便同她姘頭掩進屋來，不分皂白，便把我硬綁起來，我心裏只望師傅早來一步，救我的命，却偷聽他們的話，好像怕師傅似的，想把我帶到揚州去，改名換姓，暫避一時，也不知道他甚麼主意，不想師傅神仙一般，趕來救我，真是我的重生父母了，說罷，便跪在面前，叩起頭來，我不禁一陣心酸，掉下淚來，頓足道，兒呀，你還在這兒做夢哩，你且起來，看我處治這個心狠手辣的潑婦，少停，你就明白了，回身向老鴉叱道，事已如此，你還有何說，這時老鴉性命要緊，咕吧說了許哀求的話，我喝道，廢話少說，快快從實招出拐逃經過，或可從輕發落，如有半字虛言立時教你死無葬身之地，老鴉身子動不了，只把頭亂點道，我說，我說，咕咕吧吧說了半天，無非說是當初並非有意拐逃，那晚從富家避禍逃出，因被一個匪人騙誘，帶着幻雲在勾欄中，好容易過了許多年，才自己贖身出來，看得幻雲長得秀麗，人人稱贊，才在幻雲身上想起



發財的主意，可是幻雲掛牌應徵，才得兩年光景，並未破身，求你老人家念在十幾年撫養成人的—份情誼上，饒我一條狗命，不料老鴿剛說到此處花小蓮霍的跳起身來，一把扯住貧尼哭道，此刻聽她講的過去事實，原來你就是我的親娘，娘呀，苦命的女兒，此刻才做夢醒過來，說着，抱住貧尼大腿，跪在地下，相抱痛哭起來，我們母女哭了半天，那老鴿細在椅上似乎也良心發現，眼淚像瀑水般直淌下來，幻雲一看她也哭着，大怒，跳起身，戟指喝道，你也有良心發現的日子，你想想我被你白佔了十幾年母親身份，這且不提，你不該從小對我百般折辱，我這一身，除掉面上手上你要在我身上發財不敢下毒手，除手面以外，那一處沒有你的鞭創，像你們當老鴿的比吃人老虎還兇辣十倍，一邊說一邊把衣襟解開，讓貧尼看，我一瞧雪白地皮膚上，處處都隱隱有深紫的鞭痕，我本來有從寬發落的心思，這一瞧，怒從心起，喝一聲，好兇狠的惡婦，右手一起，駢起中食二指，向她心窩一點，嘖的一聲，貫膺而入，只見她五官一擠，夢眼上插，我一退身，手指往回一抽，立時鼻孔口角都流出血來，胸口一個小窟窿，也嗤嗤的往外直漂血花，把幻雲嚇得躲在我身後直抖，我對她道，痴孩子，爲娘在此，害怕甚麼，看娘把她丟下河去再說，我近前解下細束推開蓬牕，把兇婦屍身一提，擲出窗外，咕咚一聲，到水晶宮找她的姘頭去了，這一來，諸事都了，却想到後稍上還有兩個船夫躺着，時候一久，便生危險，慌過去一點點醒，也不對他們說明所以，只叫他們連夜趕到揚州，船資加倍與他，這兩個糊塗蟲，也不敢探問船中情形，不到天明已到揚州城外，我在船中向幻雲細細一檢點，老鴿積蓄珠寶財物真還不少，我也不客氣，檢着攜帶輕便的收拾了兩個包裹，母女分提着其餘便賞了舟子，從揚州起旱，一路仍回到四川峨嵋山，却不知我師傅已雲游四海去了，我母女二人從此就在峨嵋絕頂憩息，整整教了幻雲四五年功夫，我一想幻雲年已及笄，決不能像自己蹉跎一生，

於是我帶她下山，先在江湖上歷練了一番，却不料因此鬧出一樁笑話來，原來幻雲在峨嵋練了四五年武藝，已非常了得，一來是幻雲天生慧質穎悟異常，二來由她母親悉心傳授，與衆不同，四五年功夫，便抵得人家十幾年的時候，雖然不能登峯造極，可是輕身飛躍功夫，已不亞雲中雙鳳，尤其她母親自己最得意的一柄紫霓劍，也一股腦兒傳授與她，還有早年擅長的一手梅花箭，也教得百發百中，不過梅花箭上的鴛鴦，不準再用，那時幻雲已不是從前弱不禁風的花小蓮了，却長得圓姿替月，修眉入鬢，比從前一味林黛玉式的嬌麗，還婀娜萬分，母女下得山來，因爲一個尼姑同一個丰姿絕世的少女，走在路上，未免惹人注目，便把幻雲改裝了一個少年哥兒，自己也把僧袍脫下，喬裝作老僕模樣，恰喜幻雲落落大方，舉動步履之間，竟裝得十分相像，一路行來，幻雲還是小孩皮氣，忽想到江寧秦淮河去重遊舊地，看看從前小時姐妹們，有沒有改變樣子，那天晚上，趁着月色，走到鎮江對岸瓜州古渡口，夜色沉沉，寒江渺渺，頗頗荒蕪，我母女正在趕路之際，忽聽前面一陣呼哨，露出一派火光，遠遠望去，火光所在，有許多黑衣服漢，手執刀槍，搶劫江岸一隻官船，有幾個似已跳上船去，貧尼早先雲游四海，每逢這樣事情，往往拔刀相助，救護行旅，一生也不知做了多少次數，這時又逢這樣事情，豈肯袖手旁觀，幻雲年少無知，學了一點功夫也急想賣露寶露，不待貧尼吩咐，早已搶先從腰中解下紫霓劍，便要飛步趕上去，我悄悄喝道，這幾個毛賊，何必大動干戈，你過去空手嚇退他們便了，却不準傷害他們，幻雲答應，一面仍就裏好紫霓劍，一躍身，便跳向前去，只見她一俯身，在地上拾了幾枚小石子，一聲不響，便向那般毛賊遠遠一撒，便聽得幾個毛賊一聲狂喊，個個抱頭鼠竄，有幾個未受着石子的知是有人暗算，居然破口大罵，幻雲一個箭步，竄進賊人堆裏，略一盤旋，那般毛賊都像吃燈草灰似的，東倒西歪，滿地亂滾，我慌趕去喝住幻雲，一看那般

毛賊手上並無搶劫東西，知是尙未爲手，却個個已嚇跪在一邊，不住的求饒，再向船上一看，船頭上也跪着三人，後邊一個白鬚老頭兒瑟瑟的抖個不住，我喝問道，你們沒有損失東西嗎，那知這老頭子嚇昏了也不答話，只爬在船板上向我哆哆嗦嗦叩響頭，我又問了一回，才由前面跪着的兩個人，有聲無氣的，答了沒有兩個字，我笑向這般毛賊道，今天算你們晦氣，我們也不傷害你們，去罷，不要再現世了，那般毛賊有如皇恩大赦，一個個爬起身，一溜烟逃得無影無蹤，我們發放了強盜，轉身正想慰問船上的人，那知世界上真有毫無心肝的人，我們一跳上船，忽見那個白鬚老頭已儼然坐在中艙，兩個當差模樣的人，收拾被強盜倒亂的新篋，我們跳上船，看他們似理不理的神情，已是奇怪，忽見白鬚老頭向我們一指，擲着京腔，大聲喝道，亡命強盜搶劫國家大員，萬死猶輕，你們怎的不知輕重，擅自縱放要犯，該當何罪，說到這兒，霍的吐出一口稠痰，重又整頓喉嚨，拖長了嗓音，喊了一聲來啊，……快拿本憲銜片，傳鎮江縣立刻進見，順便把這兩個縱盜要犯，押送縣衙，那般逃走的強徒，就在這兩人身上着落，他神氣十足的這樣一吆喝，地上拾拿東西的兩個長隨，腰板一挺，妙手一垂，直着嗓子，喊了幾聲喳……喳……身子却不動彈，那時貧尼聽得又好氣，又好笑，心想世間上竟有這樣不通情理的人，倒要看他們一個究竟，可是我身後幻雲幾乎氣破了肚皮，哈哈一笑，大踏步走進中艙，向老頭一指笑道，我們經過此地，好意替你把強盜趕走，保全你的性命，和東西，那知你這心肝同別人兩樣，既然如此，算我們多管閑事，好在強盜走離不遠，仍然把那般強盜叫回來，讓你自己發落好了，幻雲這幾句話，本是有意開玩笑，那知坐着的老頭，信以爲真，以爲我們赤手空拳，能够把一羣亡命嚇退，要招回來，也不是難事，頓時面孔失色，全身又瑟瑟的顫抖起來，那兩個長隨，似乎比他機伶一點，一呵腰，在他身邊嘖咕了一陣，老頭子忽然睜開一雙母

豬眼，向幻雲面上呆看了半天，幻雲却被他看得心頭一跳，以爲他看破女扮男裝，那知這人真是官場中的一個老怪物，幻雲被他看得動了氣，正想喝問，驀見他一抬身，立時笑容可掬，當頭向幻雲一揖，接着又趨前一步，半膝微屈，一蹲身，又恭恭敬敬的請了一個安，這一進一退之間，非但姿勢美妙，宛如做戲一般，而且腰脚俐落，竟不像白髮蒼蒼的老頭了，他驚地這樣一做作，連我都要笑出來，却聽他又向幻雲拱手齊眉，呵呵笑道，今天沒有老哥救助，定然不堪設想，兄弟實在感激不淺，先頭有幾句衝犯的話，因爲朝廷體統所關，出於無奈，不能不先公而後私，尙乞老哥包涵，其實兄弟本心，非但感激，而又佩服，我們雖然萍水相逢，雲泥懸殊，可是兄弟最恨官僚習氣，從此還要同老兄訂個忘年之交，求教一切哩，說畢，又是兩手虛攔，讓幻雲上坐，幻雲究竟是孩子家皮氣，朝貧尼一笑，也不謙遜，朝上一座，看他搗甚麼鬼，那老頭子看得幻雲並不介懷，已自安坐，高興非常，回頭向我一指道，這位想是貴管家，幻雲不好說甚麼，略一頷首，他慌向一個長隨說道，那位管家好好看待，回頭須重重犒賞，那長隨答應一聲，便來與我周旋，我暗想這老怪物倏忽之間，已變了三變，逢着強盜時，在船頭上嚇成刺蝟一般，強盜去後，搭起松香架子，儼然一個方面大員，等到幻雲幾句話當頭一擊，頓時又前倨後恭，截然兩人了，人說官場如戲場，大約他在這兒做戲了，一個國家，怎禁得這般人如此胡亂，我正在感想，又聽那老頭子叫進後梢兩個船夫，命他們快上岸傳當地地保，船夫上岸不久，一忽兒，鳴鑼喝道的聲音，由遠而近，原來地保得知消息，不敢上船，先一溜烟到鎮江縣報信，知縣聽得大員過境，在自己地海上遇上強盜，嚇得屁滾尿流，慌從姨太太窰被窩裏跳出來趕到瓜州渡口，來敷衍這位大員，一霎時：岸上與馬喧騰，窰鬧非凡，那船內的老頭子，也改扮得頭頂焯焯，神氣十足，貧尼看不慣這種臭排場，便要抽身上岸，那知老頭子死命拉住，說

了無數好話，只求暫坐一回，還有許多要緊的事求教，下船來的官府看得大員這樣紆尊降貴，如此優待，也摸不着我們是何等人物，一齊過來殷殷款留，弄得幻雲沒法擺佈，只好暫坐一邊，等到那個官府散去，船上漸漸清淨起來，這時貧尼已從船頭幾個長隨口內，探出這老頭子的官階來了，原來這老頭子是旗籍，官名榮藩，號庸庵，在宦海裏鑽營了許多年，也已結到三品頂戴，雖然年逾花甲，兀自官興甚濃，新近鑽了一條門路，化了許多造孽錢，居然外放浙江藩台，引見以後，便帶了兩個親隨，先自出京，一般幕友，隨後尋來，這天他路過江寧，想玩玩秦淮河，便從鎮江雇了一隻官船，向江寧進發，不料晚上泊在瓜州渡口，遭着強盜，他一生那裏經過這等風浪，便是兩個長隨，素來在京城內當差，也未經驗過這等風險，所以都嚇得半死，貧尼又問他現在盜去身安，爲何苦苦留住我們呢，那長隨笑了一笑，囁嚅了半天，似乎想說，却又不敢張口，只笑道，你老不要心急，一會兒，你就明白，好在我們大人完全是一番好意，貧尼聽得疑惑，且不則聲，看他鬧甚麼花樣兒出來，這時岸上却送下兩桌豐盛酒筵來，說是府縣孝敬，替大人壓驚的，榮藩台立時吩咐在船上擺起酒席，請幻雲上座吃酒，另外一席，在船頭叫兩個長隨陪我吃喝，可是兩個長隨却要伺候幻雲席上，由貧尼一人吃個獨桌，貧尼早已輩醒不動，只好看看罷了，却留神看他們說出甚麼話來，裏面一席，酒到半酣，忽聽榮藩台吩咐船上點篙離岸，到河心停泊，以便機密談心，有兩位好漢在此，也不怕強人再來，幻雲這時也起了疑，便想發話，我遠遠一使眼色，教幻雲不要開口，且看他如何擺佈，那知船泊在河心，榮藩台又殷殷勸了一巡酒，才笑容滿面的動問姓氏，幻雲却也機伶，捏造一個假名姓，問他有何機密見教，那知榮藩台雖然這樣大年紀，竟做得出來，倏的離席而起，向幻雲當頭一揖，接着單膝點地，直跪下來，幻雲大驚，慌跳起身，問他有何見教，何必行這樣大禮，榮藩台一臉誠惶

誠恐的神色，半晌，才說道，兄弟此次出京，名目上雖然放的是浙江藩台，骨子裏却奉有極機密的一道手諭，教兄弟暗地去辦的，如果辦不好，非但兄弟這藩台做不成，便是這條老命，也要斷送在這上頭，天可憐神差鬼使，逢着老弟這樣的人才，又難得老弟有這樣的身手，當老弟嚇退那般亡命以後，我早已想借重老弟，故意用話恐嚇幾句，試試老弟臨事的胆量，老弟試想，兄弟活了這麼歲數，在官場也磨煉了這許多年，難道連人情世故還不懂麼，豈有老弟替我們嚇退了強盜，反而有恩不報，無端誣陷起老弟來，天下那有這情理，無非兄弟故意一試罷了，可敬老弟年紀雖青，胆氣甚壯，侃侃幾句話，說得我五體投地，這一來，兄弟越發要借重老弟，求老弟救一救這條老命了，貧尼這時越想越奇，却不便插口，幻雲問道，你且把這事說出來，我們也要酌量一下，能够幫忙的，當然效勞，不能，也難以勉強，榮藩台笑道，老弟這樣本領，豈有不能的道理，只要老弟肯答應，我這條老命就是老弟所賜，老弟要我水裏火裏去，我也情願，幻雲一蹙脚道，說了半天，還是這幾句廢話，我們做事，講究乾脆，我的大人，你快說正經罷，榮藩台拇指一翹，笑道，老弟，真有自己的，你請安坐，我對你說明便了，於是兩人分賓主坐下，榮藩台疊着指頭說出一片話來，原來榮藩台在京城當差，頗有幹名，因為他是從龍旗籍，越發易得上面信任，這次他鑽營了幾條門路，本想外放個肥缺，萬不料放了浙江藩台，比他希望的還要高幾倍，這一喜非同小可，趕慌澈裏澈外，點綴得嚴絲密縫，然後辦理引見請訓的照例手續，那知引見下來，一位炙手可熱的王爺，把他叫到王邸，親手交下一紙手諭，教他回去暗暗籌劃，限他到任後一個月內立時辦妥，不准洩漏一點風聲，而且很嚴厲的對他說，這次派他到浙江去，完全因為他不是漢人，在本旗中有點幹才，所以欽補了藩台一缺，照他官階，實在是個異數，可是上面注重還在這手諭上，你好好涓埃報稱，不要自暴自棄，他聽了這番話

，捧着密諭，誠惶誠恐回到家來，擗退從人，把那手諭封皮拆開一看，嚇得他魂飛天外，慌忙重整衣冠，關住房門，調開查案，把手諭供在當中，行了三跪九叩首大禮，然後跪在地上，捧着手諭，仔細看了一遍，這一看，把他欽放藩台的風光，冷了半截，你道如何，原來這道手諭，的確是皇帝親筆的硃諭，諭內寫着兩樁事，第一樁是「近據兩江總督密奏，江浙連境的太湖內，踞有大盜黃九龍，密謀大軌，應勅勦撫，以資防範事，該督所奏是否屬實，特着該員就近密探湖盜巢穴，准予專摺密奏，便宜行事」，第二樁「近據內庫總管太監奏報，失去先帝百寶攢龍珠冠一頂，上有冬珠一百二十顆，又先帝御用古代鴛鴦雌雄劍兩柄，柄上用金絲嵌成「砒地」「凝霜」字樣，兩劍合裝一鞘，鞘上百寶攢嵌，價值連城探報此項冠劍，均係一女飛賊所爲，現隱迹杭州縉紳家中，朕不欲遽興大獄，仰該員上體朕意，嚴密訪查，如有迹兆，會同該管督撫，不動聲色，人贓並獲，解京訊辦」，這兩樁事，是天字第一號的難題目，而且那位赫赫王爺，還要雷厲風行，限他一個月內辦妥，這不是要他老命嗎，却又不敢違命，只好硬着頭皮，帶着兩個貼身親隨，到浙江來，不期在瓜州渡口，碰着幻雲母女，他一看幻雲母女有這樣能耐，就想辦那兩樁事非求他們幫助不可，所以他死命留住幻雲，把皇上手諭也和盤托出，只望兩人答應下來。

## 第六回

### 幽谷迎賓幻雲結閨伴 畫樓落月飛燕逞奇能

當下幻雲聽他講畢，還未開口，貧尼心中已打好主意，走進中艙，在幻雲背後一站，代幻雲說道，榮大人要我們幫忙，也未始不可，不過頭一樁去探聽太湖虛實，倒還容易，只是第二樁有點可疑，上面既知

遣女飛賊藏匿杭州縉紳家，怎不派杭縣督撫搜勦，倒派榮大人文官來辦這樁事，而且那縉紳人家怎會容留飛賊呢，榮藩台朝貧尼看了一眼，似乎想說，却又遲疑了一回，幻雲知道他意思，慌笑道，大人既然想我們幫忙，我們總要問個明白，才好下手，至於我帶來這位，不瞞大人說，名義上雖是主僕，其實是我的師傅，我的本領，便是這位師傅教的，你這幾椿難題目，非我師傅出馬辦不了，榮藩台一聽，慌立起身呵呵大笑道，老弟你爲何不早說，使兄弟待慢了這位老英雄，快請一個坐下，可以暢談，貧尼笑道，話雖如是，究竟主僕還是主僕，大人請安坐，我們不講究這些，榮藩台也是官場中的老奸巨滑，這時差不多升官發財全在我們身上，也顧不到體統攸關，竟自過來添設杯箸，便讓貧尼坐在席上，幻雲也因貧尼立着，心裏不安，趁勢叫我坐在身旁，這樣一來，貧尼也落得舒服，坐下以後，榮藩台才開口道，尊師說的一層意思，兄弟當時也會想到，曾經在內廷走了許多門路，探出一點原委，原來大內丟失兩件寶物當口，在寶庫上飛賊留下一隻白粉畫的燕子，巧不過大內被竊以後，不到一月，有位王中堂，是德州人，接到家信，知道家中也鬧過幾次飛賊，也留下白燕子記號，不但王中堂家中，德州有名的巨紳家內，都蒙白燕子光顧過，不過也有留下記號，並不丟失東西的，凡丟失的都是希世奇珍，獨一無二的寶貝，據德州幾個有名捕快勦出飛賊腳影，說是三寸不到的金蓮，所以知道是個女飛賊，最後有一家紳士丟失了一副難得的透水綠的翡翠鐲，這回在牆上却留着兩句詩，『葢爾德州難駐足，且向西湖款款飛，』你聽他詩意不是又飛杭州去了嗎，這位王中堂想在皇上面前討好，便把德州鬧飛賊以及抄下詩句統統奏了一本，而且還上了條陳，說是這女飛賊專竊巨紳人家，只要在杭州縉紳人家留意，定可捉拿到手，他這幾句話，便把我坑在裏面了，這便是皇上叫兄弟密查飛賊的來因，現在我想了一個計較在此，不過有屈兩位一點，倘蒙兩位俯允，兄弟此



後一切福命，都是兩位所賜，兩位是頂天立地的英雄，兄弟不敢說鬧報的話，將來請兩位慢慢看我的心術便了，他這一套話，雖然說得動人，焉能動咱們的心，無如貧尼那時別有作用，否則就是他的三品頂戴讓與我們，也是不能幫他的，當時貧尼問他究竟是何計較呢，他說上面只給一個月限，如何辦得成功，只有說公事裏的老法門，來一個宕字訣，可是宕也要宕得得竅，皇上的殊論，豈是輕易宕得的，所以我把兩樁事，只想在一個月內，略辦出一點眉目來便可密奏一下，順便用個請訓法子，這一來，就可宕個不少日子。我們也容易着手了，我想密查太湖同躡緝女賊，來個變管齊下，兩位先陪我到杭州，待我接了印，請這位老師傅喬裝鄉農，到太湖匪巢左右，先不用驚動他們，只要探出一點匪巢情形，使我密奏內可以鋪張，如便得，一面請這位老弟担任查緝飛賊，可是老弟是個青年男子，那女飛賊專門在縉紳女眷內宅中隱匿，如何進得身來，因此我想了一條遮天瞞日的妙計的老弟救命救澈，暫時委屈一點，喬裝作兄弟的內眷，老弟面目韶秀，扮起女人來，誰也看不出來，除去我帶去的兩個親隨以外，誰也不讓他知道，這樣，老弟便可同官紳內眷來往，乘機可以察看有無女飛賊蹤跡了，他說到此處，我們母女二人幾乎大笑起來，你想幻雲本是女子喬裝男子的，他却要把真女子喬裝起假女子來，豈不可笑，照說想把幻雲裝成女子，再容易沒有，脫下喬裝的衣服，就成女子的真面目，可有一節，榮藩台認定他是真男子，如果真要再喬裝起女子來，下面一變金蓮，怎樣處置呢，決不能把天巧地設的一變小腳顯露出來，我只好對他說道，這事恐怕不易，他這變男子腳，怎能裝得成小小金蓮呢，不料他主意來得很快，兩手一拍，呵呵大笑道，這事在你們漢人固是為難，我們旗婦，那一個不是同男子一樣的呢，他這樣一說，事情倒越說越真，幻雲孩子皮氣，只笑得前仰後合。榮藩台摸不着她笑的緣故，以為教他改扮女人，並不動氣，十有其九是答應了，也高興得手

舞足蹈起來，幻雲忽然想起一事，正色問他道，你叫我改扮成女人模樣，跟你到衙門去，尊你家甚麼人呢，榮藩台大笑道，老弟，我們這事如同作戲一樣，何必計較於此，只要能夠同杭州官紳內眷應酬來往便了，老弟算可憐愚兄，暫時屈尊幾天，事情一有眉目，就可脫却女裝，那時愚兄悉聽老弟吩咐，老弟要說東，愚兄決不敢說一句西，可憐我這幾十年宦海風波，飽經憂患，只要這次老弟你助我一臂，以後早早退休，再下去，這付老骨頭要斷送在這裏面了，天可憐我一生沒有缺過大德，今天遇難呈祥，逢着老弟，這顆救星，老弟你算積德罷，說罷，老淚婆娑的又要跪下去，行起大禮來，我們慌把他止住，看他這樣乞憐，不禁也心軟起來，幻雲雖不大樂意，却知道我另有主意，也就勉強答應，於是一路同行，未到杭州，暗地又改扮成不旗不漢的女子，這就是我們下山來的一樁笑話，以後情形，諸位大約都已略知我倆的了，老尼講到此處，（接上回紅娘子等席地坐談的前文）紅娘子等兀自有點不解，包翩翩第一個性急，搶着問道，你老人家不是說跟榮藩台去捉女賊，一面又到太湖偵探嗎，怎的不到一個月功夫，幻雲姊姊就在撫台老太太做壽一天跑出來呢，而且藩台到任以後，杭州縉紳人家，正鬧着飛賊，等到幻雲姊姊一走，人家都疑心到幻雲姊姊，這樣一看，皇帝手諭上的女飛賊，並沒有發現，無非幻雲姊姊顯點神通罷了，老尼笑道，照表面上看來，好像是她一人的手脚，其實張冠李戴，其中還有一個身外之身，說起來頗也奇特有趣，原來榮藩台這次奉命暗地察訪皇宮丟失的兩件寶物，確有其事，這兩件寶物丟失的原因，可以說同那八寶朝珠是一個人做的案子，這人而且是一個小女孩子，是一個江湖上特殊人物，年紀不過十八九歲，心喜獨來獨往，武功不講，就是她一身絕技，足可當得神出鬼沒四字，在衆目炯炯之下，竊取人家寶物，毫不費事，非但被竊的看不出她來蹤去跡，連此道的老手，也自愧不如，有內行的說他這一手功夫，是乾隆時候鼎鼎

大名的方九麻子傳下來的，相傳這派功夫，叫作插天飛，凡這一派傳下來的人，綽號都有一個飛字，所以她的綽號叫做飛燕，因為她所到地方有白粉畫的燕子，又叫她白飛燕，叫得順口，人家遂以為他姓白名飛燕了，這人也是個奇特之才，貧尼也想會他一會，而且她這次居然在京地皇宮內院取來這兩件寶，她定必另有深意，不過一個年青女子，這樣胡鬧，總不是事，貧尼一片癡心，也想勸她一勸，有這兩層心意，所以將計就計，藉此隱身，在藩台衙門內，便是做點手脚，人家也看不出破綻來，我們母女正說得高興，猛聽得廳外不遠地方，有人咄的笑了一聲，慌向廳外四面一瞧，忽見對面一株高垂楊頂上，立着一個全身雪白的東西，仔細看去，却是個瘦小女子，那女子一身夜行衣服，實在特別，通體好像貼在肉上一般，偶然一看，好像全身精赤似的，那女子立在樹頂一枝軟軟的柳條上，人與柳條，隨風蕩漾，虛飄飄的條隨風化去一般，即此一端那人的輕身功夫，也就可以窺得一二，我們一見那女子，便料到是自飛燕了，也一幌身跳出窗外，走到柳樹底下，用江湖切口，向她一打招呼，她便翩然飛下身來，真像四兩棉花一般，我們逼近細細一打量，才見她穿的並不是夜行衣，是用整匹月灰銀光貢緞，將全身密密纏緊裹，宛如無縫天衣，頭上也包着同樣緞帕，看她臉上却同一身服色正正相反，身上白得似雪，臉上却黑得似墨漆一般，儼然黑得如此，眉目間依然英秀非常，尤其是一對剪水雙瞳，在一個小黑臉上，灼灼放光，宛如嵌着兩顆水晶明珠，就知與人不同，是從小練出來的，腳下也套着一雙白皮小盤靴，背上斜揹着一個長形包袱，腰巾也掛着一個白皮鏢囊，一下地來，就笑說道，兩位談話，我已聽明，據我猜想，江湖上傳說的飛龍師太，定是您老人家了，聽兩位口吻，這位姊姊是師太的千金，今天在此幸遇，真是想不到的，（早年湖邊因為從飛龍鳥出來，就改名飛龍，江湖上就稱為飛龍師太），俺答道，白小姐游戲人間，貧尼母女也異常欽佩，這規

天還是爲着小姐才到杭州來的，接着貧尼便把榮藩台情形，同自己意思說與她聽，白飛燕笑了一笑，說道：「其實我到杭州來，想順便玩一玩西湖，再渡錢塘江，去拜訪一位老前輩的，既然如此，倒要同她們開個玩笑，看他把我怎樣，此刻來到此地，却因路過鎮江，瓜州地方，聽人傳說一個到杭州上任去的藩台，路過瓜州，遇盜搶劫，幸而雇着兩個大本領的保鏢，把強盜弄得落花流水，我一聽這個消息，便存在心中，打聽藩台今天上任，特地連夜趕來，想會一會那兩個大本領的保鏢，萬不料就是兩位在此，其中又藏着許多轉折，倒出我意外了，貧尼又問她道：「白小姐想渡錢塘江拜訪人，不知拜訪的是那一位老前輩，白飛燕道：「提起人，真是現在市輦中獨一無二的奇人，便是人人欽佩的千手觀音，貧尼聽她說起千手觀音，慌問她爲何要去拜訪她，白飛燕笑這，我小時就知道這位了不得的人物，一直到现在，屢次想投到她老人家的門下，總是沒有機會，一半知道我這一派，不大合她老人家的脾氣，不敢冒犯去見她，兩月前碰着洞庭幫內的人，談起千手觀音有兩個得意女弟子，外邊稱爲雲中鸞鳳，非常了得，新近幫着太湖黃九龍，把洞庭幫的寨主，殺的殺，擒的擒，只一戰，殺的洞庭幫不亦樂乎，現在洞庭幫首領柳摩訶，正在臥薪嘗膽，想報此仇，幾次邀我加入他們幫內，我假作應允，却偷偷溜出來，一心想先會會那雲中鸞鳳，然後託雲中鸞鳳再引見千手觀音，可是離開湖南，心裏又變了一個主意，特地溜跡京城，從大內借了兩件寶物，再折回南來，想把那兩件寶物作個贖見的禮物，聊表我一片仰慕之忱，半路聽得榮藩台遇盜情形，今天趕到此地，正值他接印的日子，不想此刻會遇上兩位，這也是幸遇了，我母女二人聽她說話非常爽直，心地也還光明，便請她上樓坐談，不料她也同我們幻雲一般，年青好勝的心非常濃厚，她本來打聽榮藩台有兩位了得的鏢師跟着，才跳進來，想見個高下，不意碰着我們母女，雖經我們說出所以然來，尤其是露着躍躍欲試

的神氣，一想却也不便出口，此刻我們請她上樓，她笑了一笑問道，此地有榮藩台的耳目否，貧尼笑道，我們藉着喬裝的題目特地同榮藩台說明，在這清靜地方住下，閑人倒是沒有的，她一聽這話，又笑了一笑指着幻雲道，這位姐姐，得着您老人家親傳，定是了得，我斗胆想同這位姐姐玩一槍劍，您老人家可肯賞臉，那知她這一出口，正搔着幻雲癢筋，初生之犢不畏虎，不分皂白，竟滿嘴應允下來，貧尼想阻住她們已是不及，幻雲竟先解下紫霓劍來，她一看見紫霓劍，喝聲好劍，便向自己背後用下一個長形包裹，攔在一塊太湖石上，解開結扣，取出一件軍器來，外面却裹着黃綾，一解黃綾，立時寶光四射，奪目耀睛，原來並非劍光，外面還套着劍鞘哩，貧尼一見劍鞘，便知她從大內寶庫偷來的那柄雌雄劍了，就憑這八寶攔龍的劍鞘，已是希世之寶，她右手一按崩簧，鏗的一聲奇響，立時滿眼銀光亂閃，好像從劍鞘內飛出兩條玉龍一般，她却只取了一柄劍，那一柄依然插入鞘內，放在太湖石上，貧尼一看她手上的劍，心裏就犯了怯惱，因為她劍的尺寸光采，却是古代神物，比紫霓劍強得多，倘然她劍術得過高人傳授，配得上這柄神劍，兩人再冒失失的一比試，幻雲落了下風倒不要緊，我這柄紫霓劍就從此毀了，心裏這樣一轉，慌對白飛燕說道，小女初學乍練，豈是姑娘對手，彼此又都是自家人，並不是真砍真殺，不如遠遠的對舞一番便了，白飛燕笑道，您老人家萬安，無非向這位姊姊討教一點罷了，說畢，霍的一退步，劍交左手，一矮身，右手揸着劍訣，向肩際一橫，笑嘻嘻的嬌喊一聲請，幻雲嗤的笑了一聲，也自微退一步，吐了個門戶，這時貧尼最注意的是白飛燕，一看他露出這樣身法，便放了心，只看她這個比劍姿勢，就知她對於劍術沒有受過真傳，用的是普通劍法，這種劍法，不是真真劍術，是用少林單刀法變化出來的，諸位都是高手，毋庸貧尼細說，這時夢鳳等急於聽她下文，只笑了一笑，並不讒言，飛龍師太又說道，當時貧尼看得白

飛燕，沒有受過劍術真傳，以爲幻雲不致於十分落敗，那知天下事不可執一而論，你道如何，那時白飛燕同幻雲各自退後幾步，中間相差也有丈許遠近，只聽得白飛燕嘴裏喝聲請，劍光像閃電似的一閃，人已到了幻雲面前，身法之快，實在出奇，幻雲一生未曾經過大敵，起初也看得白飛燕，劍術並不高明，未免略存了輕敵之想，等到覺着人家身法奇怪，已踏進門戶來，自然吃了一驚，慌使了一着流水行雲的步法，一扭身，劍隨身轉，斜刺裏一個溜步，打算來個鸞鳳換巢，那知白飛燕並不用劍進攻，只把一個虛飄飄的身子，像膠膠似的貼在幻雲身後，幻雲使盡身法，總是解脫不開，連想同她對一對面，都不能夠，我一看白飛燕這手功夫，是從八卦連環掌脫胎出來的，看她那柄劍依然抱定左手，只用右掌虛按着幻雲腦後，讓你橫跳豎迸，只離不開她的掌心，像一塊膏藥貼定似的，這一來，幻雲早已輸到家了，白飛燕雖然好勝，却也有點尺寸，倘然她要進一步的話，她那隻右掌，只要在幻雲腦後微一使勁，幻雲便要好看了，可是她只有好勝的心，並沒有越禮逞強的心，即此一端貧尼又愛她又欽佩她，那時貧尼一見自己女兒沒有法想，慌喝道，幻雲住手，你不是白家姐姐敵手，得甘拜下風，白飛燕聽余一喝，一轉身，到了前面，握住幻雲的手笑道，妹子那裏抵得住姐姐的劍法，不過藉此同姐姐遊戲一下，聊以藏拙罷了，姐姐不要見怪，妹子在此賠禮了，說罷，連連萬福，其實她這幾句話倒是實話，幻雲也明白，這一來，她們倆小妹妹倒一見如故，格外親熱了，貧尼本來存心自己也同她玩一下，看她們一親熱倒不好出口了，那知白飛燕又好勝又頑皮，同我們幻雲活脫無二，忽然一掉臉，又向貧尼笑道，伯母，現在我們姐妹倆訂了交，是自己人了，您老人家可否教訓幾手，讓姪女開開眼呢，貧尼心裏暗想，這孩子實在淘氣，得隨望蜀，竟想佔老身的便宜了，順口答道，白姑娘一身絕藝，老身早已心服口服，也毋庸獻醜了，白飛燕認以爲真，越發要比試一下，

貧尼笑道，既然這樣，姑娘儘管用劍，老身老手陪姑娘玩玩，姑娘手下留神便了，白飛燕心高氣傲，一聽貧尼空手對敵，慌把手上一柄劍，也插入鞘內，對我說道，在長者面前，怎敢用兵器放肆，無非請伯母教訓罷了，說畢，兩掌虛合，下面左膝微屈，吐出一個錦雞步，貧尼一看她亮出童子拜觀音的招勢，神凝氣閉，形若木雞，便知雖不懂劍術，對於拳術功夫，已臻上乘，一望而知，貧尼向她笑道，白姑娘出手罷，白飛燕笑道，姪女不敢，預備接你老人家的招呢，貧尼一笑，也不露出門兒，隨便走進前去，用了一着單撞掌，試試她下盤功夫如何，白飛燕的輕身功夫是獨一無二，她一看貧尼右掌到了左肩穴，並不躲閃，却順着我的掌風像一張紙一般飄了開去，貧尼掌按下，宛似按在棉花上面一般，貧尼掌往回一收的功夫，白飛燕已到了我身後，依然用出同幻雲交手的老花樣來，貧尼明白，這是她們一派的獨門功夫，也是她的看家本領，你越閃避得快，她越貼得牢，因為她在你背後，是以逸待勞，你想轉身，是以逆攻順，非落敗不可，倘然貧尼未得峨嵋老師傳授以前，遇着她也是一樣落敗的，那時我一覺着她又用起老法子，並不疾閃轉身，只向前一個箭步，竄出丈許遠，明知她如影隨形的粘在身後，你若一轉身，她又走在你先頭，繞到身後去了，貧尼却出其不意，在一個箭步竄出去以後，腳方點地，倏的又來一個草地拔葱，本想在空中一轉身，用一隻鷹隼下擊的招數，攻她不備，那知白飛燕的輕身功夫，真真與衆不同，我竄起空中，白飛燕一樣離地而起，依然在余背後，可有一節，她好勝心盛，仗着輕身功夫出人頭地，竄起空中比我高了四五尺，她的本意，想在落下來時，把我頭上一頂帽子摘在手中，開個玩笑，也好乘此表示她勝利，那知她不起這個好勝心，我真還一時不易破解，她這一好勝，比我竄高了四五尺，我就乘隙而入，我一聽腦後風音便知她也竄了上來，而且比我還高，頓時得計，霍的在空中一扭腰，身子像陀螺般一轉，雙臂一圈，恰

巧她身子從面前落下來，趁勢抱住她柳腰，她格格的笑道，生齒倒底老的辣，想不到你老人家有這一手，姪女算被你制住了，我一鬆手，笑道，我們也不是比拳，差不多同小孩子捉迷藏一般，無非取個笑兒罷了，說起來，白姑娘的輕身功夫，真是無人比得，將來從這一手功夫裏，再把純正的劍術，下一番苦功，怕不是唐朝聶隱娘再世嗎，不料她一聽這話，笑客一斂突的向貧尼跪下，悽然說道，姪女是一個孤苦無依的女孩子，父母早亡，兄弟全無，恃着一點薄技，在江湖上亂闖，想起年紀一年大似一年，左右一個親人無有，像水上飄萍一般，別人最不濟，還有個師父，或者有幾個師兄弟，姪女因為父親教出來的，所以連這些人都沒有，孤鬼似的真真可慘，幸而今天遇着你老人家，同這位姐姐，雖是初會，不知怎的心裏好像會着親人一般，現在姪女不揣冒昧，想拜在你老人家門下，求點教訓，望你老人家可憐這個苦孩子罷，說罷，跪在地上，眼淚像珠子似的拋下來，幻雲同她也是天生緣分，被她這幾句話，早已說得心酸淚落了，貧尼也是惻然，想起自己年青逃出飛龍島時，何嘗不是這樣，那時肚子裏還懷着孕，女孩兒的苦處，有誰能知道呢，比眼前的白飛燕，還要悽慘幾倍哩，那時貧尼慌把白飛燕扶起，笑說道，姑娘不要哭壞了身子，老身一見姑娘，也非常愛惜，不過老身從來沒有收個徒弟，姑娘的本事，已經家學淵源，老身這點能耐，實在也不配做姑娘的師傅，何況姑娘已經存心去拜訪千手觀音，倘然能够如願，豈不強勝他人萬倍，至於我們母女，既承姑娘不棄，大家一見如故，也不必拘泥名義呢，白飛燕聽得半晌不作聲，忽然一顆小嘴一動，似乎還想說些甚麼，却又不即出口，霍的跳過去，拉住幻雲的手，在幻雲耳邊唧唧了幾句，幻雲異常高興，兩人手拉手的走過來，由幻雲開口道，白家姐姐誠心誠意的要給你做個義女，同女兒做過乾姐妹，以後彼此，都有個照應，母親，你就應許罷，貧尼方笑了一笑，白飛燕早已插燭似的拜了下去，兩姐妹也



對拜了一陣，論起年紀，還長幻雲兩歲，從此貧尼就收了這個義女了，三人回到樓上，又商量了一陣辦法，就從那天起，三人一到夜靜更深，專門查察杭州幾家爲富不仁的官紳，由白飛燕顯點神通，搜羅了許多不義之財，在藩庫裏也做了幾票，可是貧尼在榮藩台判任十天以後，借著探訪太湖爲名，先離開了藩台衙門，同白飛燕隱身別處，到了晚上，再跳進花園去會幻雲，後來白飛燕說起雲中鸞鳳在太湖，一心想先去會一會，却好搜來這許多財產，也要弄個妥當的存放地方，便叫幻雲暫時在衙門安坐幾天，貧尼同白飛燕到了太湖，一打聽，才知雲中鸞鳳先脚後步離開太湖了，一時不便進謁，却在四處遊覽之際，無意中發現了這葫蘆谷內的山洞，而且探明谷底有一條祕道，直通浙江省境的長興縣，中間只隔了一道不十分寬的湖面，由這條祕道到杭州，可以省却百餘里路，兩人一商量，便借這荒谷古洞，作爲藏寶之所，貧尼帶着白飛燕，把她歷年得到的寶物，統統運來，諸事妥貼，兩人再回到杭州，恰巧遇上巡撫老太太做壽，同幻雲想好了一條計策，教幻雲裝作藩台夫人進去拜壽，一進巡撫衙門，白飛燕早已喬裝成了孃模樣，躲在巡撫衙門內，趁人不留意時，便混在幻雲身邊，裝作幻雲帶來的貼身丫孃略使手段，就把那串八寶朝珠盜到手內，一隱身，飛上屋頂，先自出來，幻雲也按照預先計劃，在半路裏飛出轎子，三人會在一處，照貧尼意見，想帶着她們回到葫蘆谷，白飛燕却一心一意要去拜謁千手觀音，幻雲也要陪她一道去，貧尼拗她們不過，先自回到葫蘆谷，不料昨天她們兩人忽然又回來了，一打聽，才知她們兩人都改扮了男子，渡過錢塘江，在迎賓老店內，出了包小姐李代姚僵的一樁事，她們兩人一見包小姐，爲了她們的事，受了冤屈，就想法子去救包小姐，還未下手，第二天包小姐自己脫身下來，她們兩人知道這樁事，起因在迎賓老店的店東來錦帆身上，兩人恨他不過，在第二天晚上，飛進店內，想把來老頭子懲戒一番，不料來老頭子正同州

鼎大名的甘瘋子，還有一男兩女，在一桌上喝酒，兩人伏在屋上，不敢冒昧下手，沉了一忽兒，萬不料包小姐也到了，沉住氣留神一聽，才知其中包含着許多曲折，最欣幸的，從桌面上諸人口中，聽出兩位女子，就是早已渴想的雲中夢鳳，那男的也是太湖有名人物王元起，白飛燕這一喜非同小可，同幻雲格外留神細細偷聽，聽得一清二楚，才離開客店，又知道席面上的人回太湖的消息，兩人一商量，暫先回轉太湖，等候雲中夢鳳到來，會過面再定行止，又想到包小姐身上，雖然脫身出來，官面上事情，還是不了，於是又定了一個主意，兩人分頭去辦，幻雲寫了幾張紙條，兩張給教白飛燕分給明縣衙，同諸位，還有兩張，由幻雲當夜回到杭州，飛進藩台及巡撫兩衙門內，寄柬留刀，把這般臭官僚鎮住，然後急急趕回葫蘆谷來，等候諸位到來，再正式求見，不料諸位倒先光降草廬，真也算天緣巧合了，飛龍師太這樣把先後情形統統說明，紅銀子包翩翩夢鳳癡虎兒等，才澈底明瞭，舜華又問道，愚姊妹年青枝薄，承蒙小姐謬采虛聲，實在慚愧之至，但是現在怎的不見白小姐呢，飛龍師太笑了一笑說道，貧尼托她辦理一樁要事，不久就回，貧尼同小女，本應該今天立即跟諸位到貴堡，進謁黃堡主，因為這樁事尚未辦妥，只可稍待，今晚貧尼也要出外一輪，去幫白飛燕辦理那事，大約一天可了，後天決計率領他們趨堡候教便了，說畢，又掉頭向癡虎兒笑道，老身同尊大人雖未謀面，却是嫡派同門，論年紀，論入門先後，尊大人是我師兄，回去時煩先致意，後天再同尊大人面談一切好了，癡虎兒不慣謙讓，只張着嘴，連喊好，好，逗得幻雲翩翩又格格的笑出聲來，紅娘子等知道飛龍師太母女另有要事，坐得功夫也不少了，就一齊立起身來告辭，堅訂後天之約，飛龍師太也不堅留，送出洞來，諸人退出草廬，却不見包翩翩出來，半晌，才見幻雲挽着翩翩的手，笑着出來，翩翩向諸人笑道，幻雲姊妹因為她令堂太太今晚遠出，留她一人在此看守，想留妹子在此陪

他一夜，可以談談解悶，妹子已經應允，請諸位姊姊先回步罷，回去在甘帥伯黃堡主面前，替妹子回稟一聲，後天妹子準邀她們三位到堡便了，紅娘子等答應一聲，便飛身下崖，復着舊路回轉堡來，走出葫蘆谷外，日影已是過午，彼此一路談着，飛龍師太母女的事，不知不覺已走出許多路，距堡後約摸也不過幾里遠了，忽見對面一座山崗上有着人，像箭也似的飛下山來，眨眨眼那人已竄出崗間樹林，迎上前來，夢鳳早已看清是王元超，兩姊妹情不自禁的相視一笑，就在這一笑間，王元超已走到面前，眼光向夢鳳姊妹一溜，却對紅娘子說道，諸位大清早，就來遊山，教我們四處亂找，後來滕老丈一找癡虎兒，也沒有了蹤影，却見堡後那座柵欄門大開，才知道癡虎兒跟着諸位從堡後進山去了，說不定還是癡虎兒的主意哩，紅娘子先不答言，朝王元超面上一看，又向夢鳳臉上一掃，微微笑道，承你老遠的迎出來，實在太過意了，但是呂家兩位妹子，究竟不是小孩子，不見得便會去失的，再說，我還替你當心保護着呢，這幾句俏皮話，把夢鳳臊得拾不起頭來，王元超知道紅娘子這張嘴，說也說不過，只好表示不抵抗主義，訕訕的笑着，姑奶奶又說笑話了，小弟倒並不是關心諸位去失，實在因為我師母駕臨堡來，她老人家一到，便問呂家兩位妹子，我們一時答不出所以然來，只好推說踏勘前營去了，所以我急急溜到堡後，一路探望着，迎上前來，舜華瑤華一聽千手觀音已經到來，慌拔步就走，紅娘子也不敢再開玩笑，大家施展陸地飛騰之術，一男三女，就像騰雲般趕回堡去，這一來，又苦了癡虎兒，把他一個人丟在後面，他越急越走不快，身子又生得短面闊，一路上山下崗，好像滾着一個肉蛋一般，一抬頭，紅娘子等早已踪影全無，其實她們早已到堡了，在半路飛行時，紅娘子已把遇着飛龍師太母女的事，向王元超大體一說，一進後堡，一問湖勇們，知道黃九龍甘瘋子滕董東方弟兄夢啞等都在前廳，陪着千手觀音談話，各人慌把自己身上的土擲了

一擲，整了一整衣冠，解下了兵刃鏢囊，由王元超領着，轉到前廳，一進廳門，早見上面居中一把虎皮交椅上，巍然坐着神如秋水，清軼梅花的千手觀音，只見她穿着一身粗布毛藍衣服，如果不看面上，只看一身裝束，活像一個鄉村窮婆，誰知道是絕無僅有的奇人呢，一見妙鳳等一羣人踏進廳門，微一抬頭，一對老而不凋的秀目，神光遠注，便覺朗似秋月，湛若春波，却於一段溫和風光中，略帶嚴肅之氣，紅娘子初見千手觀音，就覺此人與衆不同，想不到偌大年紀，還保持着這樣清姿秀骨，本擬立即上前拜見，一想，應該讓妙鳳先去叩謁，恰好舜華瑤華已緊趨幾步，盈盈下拜，千手觀音微一抬手，姊妹倆妙妙起立，分侍左右，只聽千手觀音朗然說道，你們到百佛寺去的一節，我已知道，此刻從葫蘆谷勸視回來，你們看得怎樣呢，舜華垂手稟道，那地已經甘黃兩師兄詳細察看過，確是合宜，此刻同范老伯的姑奶奶偶然從堡後園遊到葫蘆谷，却不意碰着幾位奇人，此語一出，座上黃九龍甘瘋子等都詫異起來，暗想外人怎會進去，忙問呂師妹如何會在那谷裏見着外人呢，千手觀音也笑說道，這樣，他們才稱爲奇人了，舜華笑道，那位奇人同咱們很有淵源，此事說來很长，容慢慢細稟，此刻范老伯的姑奶奶，一同進來，快請進來，讓姑奶奶先進見了再說，邊說邊立起身來，紅娘子嬈嬈婷婷走近前來，花枝招展的拜了下去，千手觀音忙起立伸手扶住笑道，姑奶奶，不敢略，快請坐下細談，千手觀音一起立，大家都也立了起來，范高頭向千手觀音笑道，你的同孩子們謙遜起來，以後諸事要請你多多照拂呢，千手觀音笑道，范老英雄有這位孝順的姑奶奶，在身邊，也是堪慰娛晚景了，紅娘子行過禮，一退步，立在范高頭椅後，千手觀音笑道，大家不要因我來了拘束起來，一齊坐下，可以談話，連舜華瑤華也坐下，免得姑奶奶不安，千手觀音問滕鞏道，令郎與敝廬癡虎很有一點淵源，聽說也在此地，怎的不見呢，王元超慌起立代答道，滕老丈的世兄，一同到葫蘆谷

去的，此刻大約也快回來了，說猶未畢，癡虎兒已騰的跳進廳來，氣喘吁吁的向紅娘子等一指，大喊道，你們故意開玩笑，仗着本領，飛也似的跑回來，累得我跑出一身臭汗，原來王元超告訴她們千手觀音駕臨，癡虎兒在後面沒有聽到，故而癡心她們同他開玩笑，這時膝鞏坐在上面，看得自己兒子一進廳大呼大嚷，忙喝道，虎兒休得無禮，老前輩在此，快來叩見，癡虎兒睜着兩隻怪眼，向上面翻了兩翻，只見當中危坐着一個清秀異常的鄉下婆子，他也沒有留神平日人家的談論，兀自不知道上面坐的是誰，幸而黃九龍過去同他低低說了幾句，他才一吐舌頭，忙不迭三腳兩步走上前去，爬在地上老母雞啄米似的，叩了一陣響頭，嘴裏叨念道，我的仙爺爺，你老人家今天才到，快想死我了，這一陣傻話，把一廳的人幾乎笑得肚痛，千手觀音却非常愛他，一伸手把他扶起，週身端詳了一回，向膝鞏笑道，令郎得天獨厚，宛如一塊無瑕美玉，只要武功沒有走錯路，將來不可限量的，膝鞏聽她誇獎自己兒子，心裏這份快活也就不提哩，忙接口道，小兒愚蠢異常，倘蒙你老人家不惜教誨，真是他的天大幸運了，千手觀音略一謙遜，就掉頭向舜華道，你不是說葫蘆谷逢着奇人，究竟是誰呢，舜華就肅然立起身，把飛龍師太母女同白飛燕的事，自始至終細細報告一番，千手觀音等她講畢，微笑道，原來就是湘魂，想不到她能够走入正途，照你所說，她們母女三人很有親近咱們的意思，不過白飛燕一個少不更事的女子，這樣胡鬧，終非正道，如果想依附我們派下，應先革面洗心，去掉竊行爲才好，舜華等只可唯唯答應着，甘瘋子却開口道，師母的訓示果然詞正義嚴，倘然她們已知昨非今是，我們也與人爲善，可以不究既往，千手觀音道，人才難得，自然應該這樣，不過使她們知道從此就我範圍罷了，黃九龍也說道，現在人才濟濟，日見興旺，葫蘆谷應該早點佈置起來，師母要不要去踏勘一番，千手觀音道，這事讓你們師父來主持就是了，倒是海上一般人，我已命

他們幾個首領，造具花名，餉械，船隻，清冊，以及幾處水寨島寨山寨的地圖，統統預備完全隨身帶來，交與你們重行安排一下，這樁事一弄清楚，就沒有我的事了，至於我住了許多年的雲居山，是近海的一座深幽秀偉的高山，經我佈置以後，很可作爲一個海口塞基，將來不妨派幾個人駐在那邊，可以管理海上羣雄遙通聲氣，天下不久大亂，所以你們師父替你們安排一個可進可退的基業，現在支撐住這點根基，你們師父同你大師兄到來，大家再計劃一下，然後逐步做去，不愁不成大業，即使退一步說，我同志同道合，在此自耕自讀，做個海外扶餘，桃源隱窟，也未始不同呢，千手觀音說畢，衆人唯唯稱是，轉瞬過了兩天，紅娘子雙鳳，正盼着飛龍師太母女到來，忽見王元超跑進房來，笑道，你們盼的人兒來了，師母師兄們已迎出去了，你們快去罷，雙鳳紅娘子等大喜，忙忙掠一掠雲鬢，整一整衣角，趕到前廳，只見廳前廣場中，男男女女圍着一大堆的人，包翩翩已拜見了千手觀音，給飛龍師太幻雲白飛燕一一介紹，却見飛龍師太依然灰撲撲的僧裝，肩上抗着一枝黝黑光亮的禪仗，杖頭拴着一個大氈包，幻雲披着的一件玄色羽緞風氈，襯着俏生生的桃腮眼芙蓉臉，益顯得風流絕世，手上也提着一大一小兩個氈包，幻雲身後緊跟着一個夢東特別的黑臉女子，比幻雲還要瘦小一點，一副鵝蛋臉，好像貼着黑金似的，從黑中生出生光來，兩條長眉斜飛入鬢，一雙鳳目，精光奪目，雖然皮膚漆黑，却掩不住她珊珊秀骨，奔奔英姿頭上包着一塊杏黃生絹，把頂上烏雲通通遮住，餘絹垂在腦後，打了一個燕尾結，另外齊肩勒着一條大紅絲縑，當面絲縑中間，壓着一顆光芒四射的大珠子，身上披着猩紅哆囉呢的風氈，露出裏面短襟窄袖緊身銀灰夜行衣，下面套着一雙鹿皮小蠻靴，兩手都提着一個氈包，包翩翩一見紅娘子雙鳳出來，忙又拉着白飛燕替紅娘子等引見，她們正想敘，忽見飛龍師太一回頭，向紅娘子等含笑點頭道，我們初到貴堡，諸位英雄還未見面，回頭再同

姑娘們細談罷，說罷，紅娘子解鳳忙近前替她們各人手上的髻包禪杖代拿過來，飛龍師太首先搶步到千手觀音面前，合掌叫聲師傅，你可憐的弟子，想不到還能同師傅見面，說畢，一臉悽惶，含着兩包痛淚，就在草地上跪了下去，幻雲白飛燕看見自己母親跪下，忙也在後面一溜跪下來，千手觀音驚而聽她叫了一聲師傅，又這樣慘慘地跪在地上，想起從前百笏巖的事來，本來也是筠孃的詭計，湘魂也是上她們當的，以後還因此受了終身之辱，想起前情，也覺可憐，忙伸手把她攙起，笑說道，前塵如夢，還提他甚麼，濁者自濁，清者自清，你總算有根底有夙慧，能够跳出火坑，現在苦盡甘來，此後步步都是光明坦步，昨天我聽她們說起你的事，非常欣幸，以後彼此都是一家人，大家心同道合，不必稍存客氣，僕中幾個年青的姑娘，都仰仗你輔導她們哩，後事如何，且待下集分解。



上海勵力出版社